苏曼殊说禅

大荒　隐尘　编著

他虽寄居庙堂
但忧国忧民
虽芒鞋袈裟
但柔情万种
虽悟尽空色
但心系红尘

柳阴深处马蹄骄
无际银沙逐退潮
茅店冰旗知市近
满山红叶女郎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苏曼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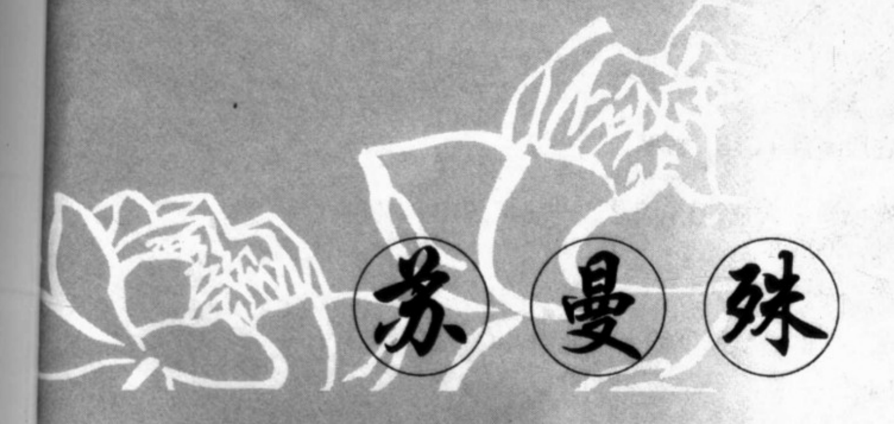


ISBN 7-5043-4976-3

9 787504 34976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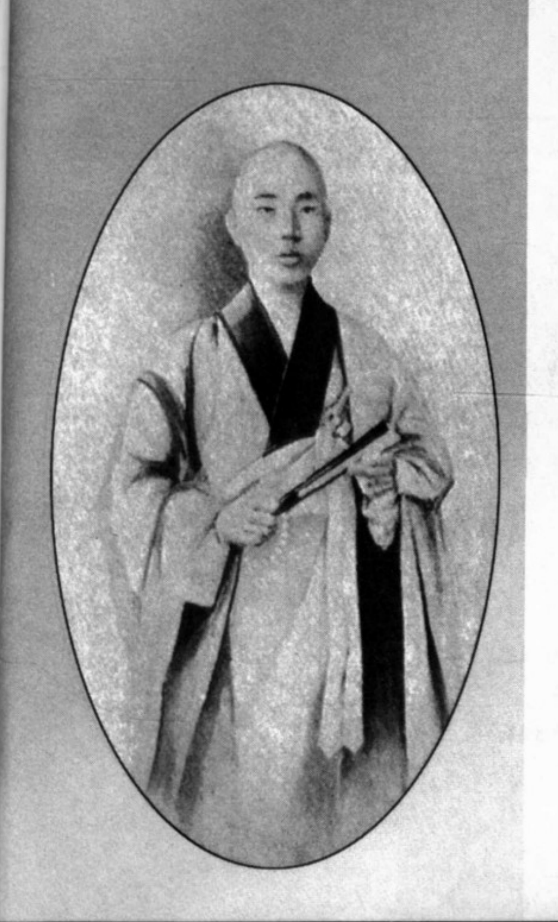
ISBN 7-5043-4976-3/B·105

定价：26.00元



苏曼殊说禅

大荒
隐尘 编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曼殊说禅 / 大荒，隐尘编著．—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6

ISBN 7－5043－4976－3

Ⅰ.苏…　Ⅱ.①大…②隐…　Ⅲ.禅宗—文集

Ⅳ.B94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3876 号

苏曼殊说禅

编　　著：	大　荒　隐　尘
责任编辑：	刘跃钊
封面设计：	郭运娟
责任校对：	张　哲
监　　印：	陈晓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装　　订：	涿州市西何各庄新华装订厂
开　　本：	68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　　数：	118（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 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4976－3/B·105
定　　价：	26.00 元

前 言

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一个谜。而苏曼殊就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

总的来说，苏曼殊是一个和尚——他曾经三次出家，而且一次比一次道心坚定。他虽寄居庙堂，但心系民族安危；虽芒鞋袈裟，但青春年少，柔情万种；虽悟尽空色，但却四处奔波，意在救国利民——半僧半俗，对他来说是最好不过的生活方式。

佛教有一个关于莲花生活佛的故事，其中的对话也许较能说明苏曼殊这种在家与出家、红尘与遁世的关系。

弟子问："活佛是否空了一切？"

"是的，这个世界就是大好的寂灭道场，静观万物而自心有得，一切随之流转而念念分分明明、清清楚楚，说事说理、混合万物却能时常安住于觉明空昧之中，这就是最好的修行。"

"活佛尚住家中？"

"是的。"

“活佛既然出了家，却又为何住在俗家之中？”

“出了家，就是以世界为家；而我的家，原本就在这世界中。处处为家，住在家中也是暂时，住在寺院也是暂住。不能坐享家园、安于法喜，而是不停地想住这儿住那儿，那就是执著生死，难出轮回。只要心境相应、不起烦恼，便是常住真心。”

“活佛与妻子儿女同住，是否是离一切相？”

“若能心常寂灭、安于常乐者，自然是离一切相。”

所谓“离一切相”，即是静观万物而自心悠然有得、如如不动。曼殊大师可以说是内心境寂光明、毫无挂碍，在他眼中没有男女差别之相。苏曼殊并非与众不同，而是证得佛家智慧、悟入涅槃之心。

曼殊大师有情，有义，又有才。他的才气，在当时群雄并起的文坛上，宛如一颗耀眼的新星。曼殊大师九岁起就开始向西班牙牧师学习英文，举凡诗歌、小说、绘画样样精通。

曼殊大师的小说流传下来的有：《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

现存苏曼殊的诗有一百多首。他的诗风格别致，状物则形象逼真，写人则栩栩如生。“柳阴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退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真可谓诗中有画、情景交融。

曼殊大师又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翻译家之一。他精通日文、梵文、英文、法文，译过《悲惨世界》、《拜伦诗选》和印度小说《娑罗海滨遁迹记》。

曼殊大师还编撰过《梵文典》、《初步梵文典》、《梵书摩多体文》、《埃及古教考》、《汉英辞典》、《英汉辞典》、《粤英辞典》等多部专著。

不仅如此，曼殊大师还擅画，他的画“所作多有所寄意，非挚友不能得片纸”。

面对着国破山河，面对着亲人的冷漠，曼殊大师只有将孤独之情寄托于文字，发诸于翰墨，面对生活的无奈，他只有寄身于沙门，但又不忍目睹人世间的黑暗，所以他极力想入世、救世、革命，振臂一呼，但似乎又力所不及——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瓦解之时，当然有风雨满楼之势，一个势单力薄的和尚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但是，曼殊大师眼中的禅是入世之禅，“出家”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所以，他从内心来说，已经超越了红尘与解脱、出世与入世的外象。所以，说他是和尚又不像是真和尚——虽然已出家，但他却经常吃肉喝酒，甚至谈“情”说“爱”；说他不是和尚他又是真真实实的和尚——因为他有积极的救世情怀，无私奉献自己的才华，他办教育，干革命，忧国忧民，悲悯众生、哀怜草木，慈悲心切！

1918年5月2日，曼殊大师留下八个字：“一切有情，都无挂碍”后，在上海广慈医院圆寂。



目录

第一章　孤独的禅

第二章　情色的禅

第三章　艺术的禅



第四章 流浪的禅

第五章 积极的入世态度

第六章 寂寞身后事



第一章

孤独的禅





孤云野鹤苏曼殊

人生的苦难虽能磨炼人的心智，但其中的痛楚不是一般人所能承担的。苏曼殊一生多情，恰又逢上多变的人生，自然造就了一代奇才，令人惋惜而感叹！

禅意：
静中思考

禅宗的“禅”字，是禅那（梵语Dhyana）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一般叫做“禅定”。学禅的方法就是将心专注在一个境界上，一心参究，以期证悟自己本来的心性，所以学禅又名“参禅”。

据记载，禅法是在梁武帝时由印度菩提达摩大师传至我国

的。在唐、宋时期，禅宗就非常兴盛，已经成为佛教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派别。印度传教者的庄重严肃和安宁平静，到了禅宗这里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变得机动灵活、睿智幽默。

到十二世纪时，禅宗由我国传到了日本，影响既广又大，在近代更产生了自然机智而又贴近生活的“生活禅”。

如果我们对佛教本身有所了解，我们就会知道，佛陀所亲证的真理，并不是寺庙的外形和仪式的宗教，而是一种建立在静中思虑之上的生活之道。而禅宗比佛教的其他派别更加接近佛教的内在宗旨。


与养母河合仙氏合影

清末民初，就有一位这样在“静中思虑”走过的禅师——他就是在近代文学史、佛教史、绘画史上都占有一定地位的曼殊大师。

苏曼殊的生母是他父亲苏杰生第四房妻子，名叫若子，即河合仙氏的妹妹。苏家是广东的豪门望族，长年在日本横滨经商。若子生下苏曼殊三个月后，被迫

离开小曼殊。小曼殊由苏杰生带回广东，由河合仙氏抚养。

回到广东后，大家族里对这个异族所生的孩子倍加欺凌。河合仙氏忍受不了家族的白眼，只好回到日本。同年，苏家经营亏本，家道逐渐衰落。



五岁时与外公、外婆合影

苏曼殊十二岁时，苏杰生去上海经商，将苏曼殊留在家乡读私塾。不久，曼殊大病一场，病中的曼殊被家人扔进了柴房里，这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虽然他逃过了那一劫，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给他孤独的一生埋下了伏笔。

随后，小苏曼殊去广州长寿寺出了家。但他那一次毕竟不是参透佛法、看透人生而出家的。一次，他偷吃鸽子肉，被老和尚发现后逐出了庙门。

十五岁时，苏曼殊跟随表兄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在养母河合仙氏的家乡，与日本姑娘静子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恋情遭到了苏家的反对。

苏曼殊的叔叔知道此事后，说苏曼殊的行为败坏了苏家的名声，甚至找到静子父母家中无理取闹。静子父母盛怒之下，当众对静子又打又骂。结果，静子不堪忍受，投海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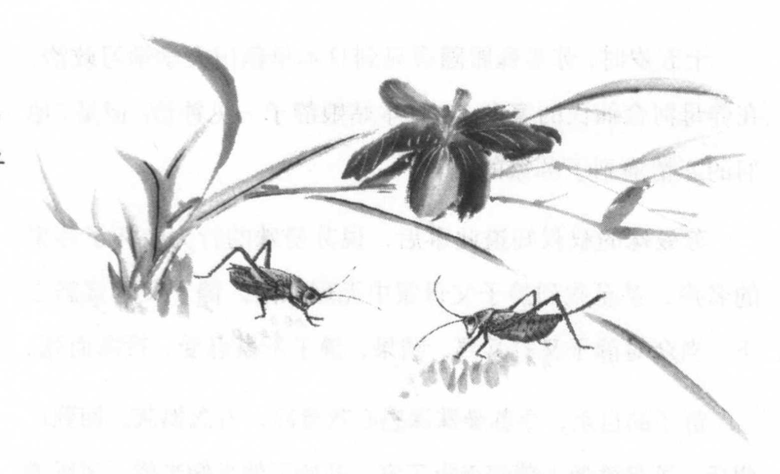
静子的自杀，令苏曼殊深感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回到广州后，苏曼殊便去蒲涧寺出了家，开始了他半僧半俗、风雨漂泊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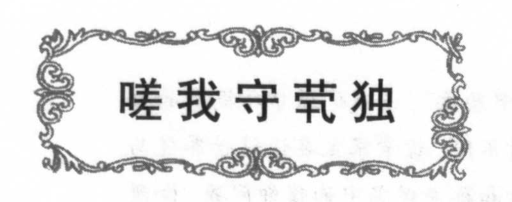
点评

禅的"静中思虑"，与我们通常所提到的哲学家思考有所不同，哲学家主要通过世界观与人生观来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信仰问题、伦理问题，以及逻辑地剖析世界上的一切等等。禅思却不是这样，它是意味着整体而不是分裂，意味着当下立决而不是枯燥乏味冥想。静中思虑更像我们所说的"当下直觉"或"潜意识"等词语的意思，它意味着：只要你运用，你将获得一种睿智而快乐的人生道路。

人们将会以这样的方法生活——思想和行为之间没有太多的分界与不必要的束缚；在意识和潜意识的心灵之间，没有了众所周知、人人尽有、令人麻烦的分歧；在自我内心世界和外部物质世界之间，甚至在外部物质世界的局部与整体之间，将不再有任何的绝对的分别与执著。







嗟我守茕独

苏曼殊在自己许多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孤独的情怀，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才华与理想、多情与惆怅。苏曼殊的诗大多数是在孤独时有感而发的，所以我们只有真正地读懂了苏曼殊的孤独人生，才可能读懂他的小说、诗和画。

或许苏曼殊从小就与禅宗有缘，自从生下来就一直受到家庭的抛弃，长大后加上爱情的失意，恰好使苏曼殊在孤独中较早地读懂了禅门深意——“无常如幻难说清，世事难料命如丝；看透人生诸不是，但莫执著心自平。”

据说，当初禅宗是不立文字，直指本性，当然后来也借用

文字以方便传教弘法。禅宗最重心灵相感、默契相应，举手投足间就可以悟道，如同钟子期与俞伯牙。

相传钟子期在山中砍柴，忽然听到乐师俞伯牙弹奏的古琴声，便凝神倾听，不知不觉间，在听到忘情处，竟情不自禁地用木柴敲打节奏以合节拍；听到沉稳处，不禁说道："壮哉，巍巍乎若泰山！"听到激荡处又道："壮哉，荡荡兮若江湖！"

当时，伯牙因曲调高雅而和者甚少，常恨世间没有知音，所谓"曲高和寡"。如今，竟有人能闻琴音而知雅意，伯牙自然惊喜不已，遂与钟子期结为知己。子期死后，伯牙为纪念知音，"人琴俱亡"，从此不再弹那一曲《高山流水》。

《庄子》中的这个故事正可以道尽人生的孤独际遇，禅宗的微妙境界。

由于性格的孤独，注定曼殊大师只能自己倾听自己的心声。而自己的心声，应该是最契合自心佛性的语言。这也许是苏曼殊对孤独的最好领悟与承担，也是禅宗之所以不立文字的真正



原因。

苏曼殊在自己的文稿中说道：

废寺无僧，时听堕叶，参以寒虫断续之声。乃忆十四岁时，奉母村居，隔邻有女郎手书丹霞诗笺，以红线系蜻蜓背上，使之徐徐飞入余窗，意似怜其蹭蹬也者。诗曰：

青阳启佳时，白日丽阳谷；
新碧映郊坰，芳蕤缀林木；
轻露养篁荣，和风送芬馥；
密叶结重阴，繁华绕四屋；
万汇皆专与，嗟我守茕独；
故居久不归，庭草为谁绿；
览物叹离群，何以慰心曲？

苏曼殊还说：

日本"尺八"，状类中土洞箫，闻传自金人。其曲有名《春雨》，阴深凄惘。余《春雨》绝句云：

春雨楼头尺八箫，
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
踏过樱花第几桥？

苏曼殊在自己许多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孤独的情怀，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才华与理想、多情与惆怅。曼殊大师的小说是自己经历的最好写照，情节委婉孤独，总给人一种“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慨。书中文字所讲述的故事，是他一生的浓缩。但文字中的禅意，也许真正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庄子曰“大辩无言”，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每一次经历的结局之后，苏曼殊只觉天地之大，竟无一人可诉衷曲，于是，孤独之感陡增，悲天悯人的情怀也就油然而生。

点评

所谓本性，所谓清净法身佛，其实并不复杂，即善恶不生时的当下。就像近代禅宗泰斗虚云老和尚在开示中所说的：“释迦牟尼佛说得很多，最简单的莫如一‘歇即菩提’一个‘歇’字。”所谓“万缘放下，一念不生”之时的本来面目。那如何修正呢？荷泽云：“妄起即觉，觉妄即离”这也许是最好的用功原则之一吧。



九年面壁成空相

1904年，苏曼殊第三次出家，先后受了比丘戒和菩萨戒。三戒（沙弥戒、比丘戒和菩萨戒）俱足之后不久，就开始他芒鞋破钵、参学四方的云游生涯，由此展开他那可歌可泣的半僧半俗生活。

苏曼殊从至情至性，再到遁入空门，体证空性，成就空相，真可以说是适得其所。“九年面壁”本是指佛法的修行；“成空相”，可以说是成就空相，即达到修行最终的目的、最高的心性成就。入空门，成空相……“空”字在佛教的位置极高，是最玄妙最难懂又最难解释的一个字。



日本江户初期，有位叫慧薰风外的僧人曾经说过：

"出家并不难，难的是出家后再走出寺院。"慧薰风外曾经隐居山中过穴居生活，有很多修行僧人听说后，都来找慧薰风外，向他讨教。慧薰风外厌烦这些讨教的僧人，就移居到其他山中，继续过着独自的穴居生活。

像这样一生漂泊、过着隐居生活的僧人，在我国古代也有很多。比慧薰风外稍晚的，有一个以挑水为生的人叫云溪，他因此被称为"挑水乞丐"。他总是一边化缘，一边为人做马夫，一边云游四海。到了晚年，开始做醋的生意，终于度过了他漂泊的一生。

这类僧人，不是为了追求物质上的富有，即使他们有很多财物也会很快分给他人，他们经常被礼请到寺院中，却不知何时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他们自己却过得无比的快乐，也就是禅宗所谓的"禅悦为食，法喜充满"。这种生活方式令大寺院一些追求声望的僧侣非常不舒服。

苏曼殊一生出过三次家，他在《断鸿零雁记》中记述了十二岁时第一次出家的情景：

计余居此，忽忽三旬，今日可下山面吾师。后此扫叶焚香，送我流年，亦复何憾！如是思维，不觉堕泪……。此时晴波旷邈，光景奇丽。余遂披袈裟，随同戒者三十六人，双手捧香鱼贯而行。升大殿已，鹄立左右。四山长老云集。《香赞》既阕，万籁无声。

少顷，有尊证阇黎以悲紧之音唱曰："求戒行人，向天三



拜，以报父母养育之恩。”余斯时泪如绠縻，莫能仰视，同戒者亦哽咽不能止。既而礼毕，诸长老一一来相劝勉曰：“善哉大德，慧根深厚，愿力壮严。此去谨侍亲师，异日灵山会上，拈花相笑。”余聆其音，慈悲哀愍，遂顶礼受牒，收泪拜辞诸长老，徐徐下山。夹道枯柯，已无宿叶，悲凉境地，唯见樵夫出没，然彼焉知方外之人，亦有难言之恫？

此章为吾书发凡，均纪实也。

“……夹道枯柯，已无宿叶，悲凉境地，唯见樵夫出没，然彼焉知方外之人，亦有难言之恫？”十几岁的少年，竟有这样悲观凄凉而又难割难舍的心情，可见苏曼殊一生孤独寂寞自有他的源头在。


苏曼殊僧装像

《燕子龛随笔》中有这么一段文字，记述他十七岁时第二次出家时

的情景：

余年十七，住虎山法灵寺，朝云推窗，暮雨卷帘，有泉有茶，有笋有芋。师傅居羊城，频遣师兄，馈余糖果饼糕，甚丰；嘱余端居静攝，毋事参方。后余辞师东行；五载，师傅圆寂。师兄不审行脚何方，胜余东飘西荡，忽忽八年矣……

1904年，苏曼殊第三次出家，先后受了比丘戒和菩萨戒。三戒（沙弥戒、比丘戒和菩萨戒）俱足之后不久，就开始他芒鞋破钵、参学四方的云游生涯。

点评

禅，最早的缘起是世尊拈花。当年，在灵山会上，世尊拈起一朵金色的花给众弟子看，但没有人知道世尊是什么意思，只有摩诃迦叶以心印心，破颜微笑，于是世尊将"正法眼藏"(即禅门心法)传给了摩诃迦叶，于是迦叶便成为禅宗西天(古印度)一祖，二祖阿难，三祖……递代相传，直至二十八祖菩提达摩渡海来华，在嵩山少林寺开创东土禅宗。





不敢厕身世间法

苏曼殊是一个真实的大才子，他工于诗，又善于文，能书能画，多才多艺。但是，苏曼殊虽然有非凡的艺术才能，却因世事多变而无法施展，这是时代的遗憾……他就像是一个奇迹，自身就充满矛盾：渴望真爱却无时不在逃避真爱，渴望尘世的某种自在，却只好向佛寻求心灵的庇护。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有了释迦牟尼的拈花，也就有了迦叶尊者的微笑。于是，在禅者的眼里，整个世界就是一朵花——人是花，花亦是他，人、花相忘不相即，相应而不

著，这就是禅者的意境。

《心经》那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话我们虽然不一定了悟，但都很熟悉。而“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苏曼殊，又是怎样理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句话呢?

有人曾问过苏曼殊，为何不在他所恋慕的女子中，挑一位贤良女子“抚而有室”呢?为此，苏曼殊没有直接回答，他在《答萧公书》上委婉地表达了自心的想法。他说：“不慧性过疏慵，不敢厕身世间法。”

静子的悲剧使他认为“与其结为百事可哀的夫妻，招尤招怨；倒不如各归四海，反留得后时的回味”。他说自己要“早证法身”，以不负此生出家一场。

如果苏曼殊仅仅是一个“花和尚”，那实在是不值得人们怀念的。苏曼殊是一个真实的大才子，他工于诗，又善于文，能书能画，多才多艺。但是，苏曼殊虽然有非凡的艺术才能，却因世事多变而无法施展，这是时代的遗憾。大变革的时代似乎加剧了他自心的矛盾，增加不少无谓的困惑。

曼殊大师就像是一个奇迹，自身就充满矛盾：渴望真爱却无时不在逃避真爱，渴望尘世的某种自在，却只好向佛寻求心灵的庇护。

郭沫若先生说：“屈原是个独身生活者，这不过是想当然的话罢。至于大师（苏曼殊），我们都知道他是‘三戒俱足之

僧’，他的色情的热烈，就如一般解释禁欲的基督徒的养处女的心理，所谓‘重叠的欲情，在他心中燃烧，而永无欲求的畅满，来熄灭这继续增加力量的光明的火焰’的缘故罢了。”

一个“空”字，已经说明了学佛学禅者的内心悟处，足以说明什么是智慧，什么是解脱，一切的应对也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这就是禅者的风格与特色。

有一次，一休禅师在行脚中带着一位徒弟，他们走到一条河边。平时，行人一般因河水甚浅，都能涉水而过。而那天恰逢下雨之后，水势大涨，流水汹涌奔驰。



河边有一位貌美如花的女子，裹足不前，一副想过去又不敢过去的样子。此时只有一休禅师和禅师的弟子在她的身旁。于是，一休禅师很慈悲地把女子背过了河。

经过了很长时间，这件事一休禅师早已忘记了，但是他的徒弟却一直记挂在心。一天，徒弟终于忍不住了，便问禅师："师父，习禅是否要远离色相？"

"是的。"一休禅师正色地说。

"那师父怎么能背负美貌女子过河？"

"啊！原来是那件事。"禅师叹口气说："我只是将女子从河的这边背到了那边，一背过去就放下了。而你竟然在心中背了好几个月，实在太辛苦了！"

这个禅宗的故事，正好说明"色即是空"的道理，禅师已离一切色相，而那位徒弟却执著于一时的表象，不能放下内心对色相的分别与执著。

苏曼殊很清楚，所谓"离一切相"，不是躲到深山丛林之中不见任何女色或物质，而以为"眼不见为净"，应该是于相离相、心境光明，不要过分的执著于表面现象。比如，就有人这样说苏曼殊："不过他的放浪，也还有个限度。他日醉卓氏炉前，而不愿与女子共住；他时从朋友乞贷，而却聘侯门，这是他的有所不为的精神，矫世易俗的抱负。"

真正的禅师，就算住在闹市之中，车水马龙，女人千娇百



媚，而禅师也不会丝毫动其心念的，这才是没有妄念的真正的“定”。所谓远离女色是心的远离，而不是“眼不见为净”的表面逃避。佛经中的“色不自色，因心故色”、“心不自心，因色故心”也是这个意思，万念从心起，有心故有色。有了“有”，才有了相对的“无”，有了“白天”的概念，才会产生“黑夜”的名词。

在佛教里，还有一句话更深地说明了这种对应关系，那就是要“空其所空”。这是强调，不仅要否定现实的各种人为概念，否定“有”，还得否定“无”。空则是对“有”、“无”的超越——所谓“矛盾的统一”，同时它还是对自身的否定，即空其所空，否定之否定，空无所有，连空也否定掉了，才能达到“无我”之境。否定内在世界，还得否定外在世界，但又不弃不离，无生无死亦不离生死，出入红尘却不著红尘，所

谓“出污泥而不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寻兔角”。而要修炼到这个高度，谈何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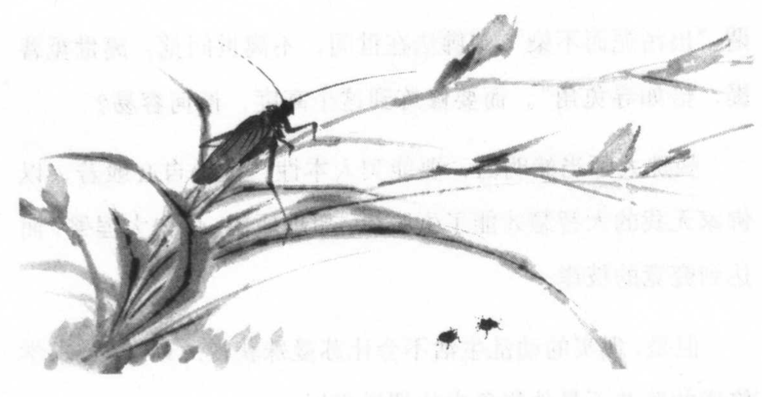
曼殊大师当然明白：要能契入本性，证得自心般若，以佛家无我的大智慧才能了生脱死、超越烦恼、证得大涅槃，而达到究竟的彼岸。

但是，现实的动乱生活不会让苏曼殊获得片刻宁静，求学修道的路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平坦……

点评

“禅”，就是去你的分别执著，执著从心而生，但能熄灭妄念，禅境自然现前。所谓“但学无心，顿息诸缘；莫生妄想，本心自现”。我人天生心性本自清净，只是被后天各种知识所污染了，只要返心自求，息诸妄缘，自然能体证本来面目——佛性。







别有伤心之处

苏曼殊对这个世界极端失望……然而，他终究无法承受宁静世界的孤寂以及内心的冷漠……最终，他只好在脱俗与入世间反复，努力挣扎，直至最后耗尽所有心力，以追求自心最高的禅境。

曼殊大师在日本翻译《哀希腊》前后，“唯好啸傲山林”，尝于月夜泛舟湖上，“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一个愤世嫉俗、傲骨凛然、隽美俊秀的少年，心怀着对祖国家园的忧虑和对清廷无能的无限愤恨，文字中浸透着对新世界的渴盼和激情，似有登高一呼之势。但是，现实的黑暗总是一次次将曼殊大师那渺茫的希望破灭，

常令他悲从中来，有诗为证：

契阔死生君莫问，

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

纵有欢肠已似冰。

对于这种心境，苏曼殊还在《冯春航谈》中这样说过：

前夕，（柳）亚子要衲往观《血泪碑》一剧，观毕，衲感喟无已。春航所唱西曲，节奏过促，只宜于Meet me by moon Light之调。又春航数年前所唱西曲，无如今日之美满，实觉竿头日进，剧界前途，大有望于斯人云。忆曩日观"九袭龙"一剧，衲始而歔，继则泪潸潸下透罗巾矣。人谓衲天生情种，实则别有伤心之处耳。

苏曼殊对这个世界极端失望，身心的交瘁令他不堪一击，于是疾病常伴左右，他更需要宁静；然而，他终究无法承受宁静世界的孤寂，以及内心的冷漠……于是，他只好在脱俗与人世间反复，努力挣扎，直至最后耗尽所有心力。

苏曼殊和佛的缘分，与一般的僧尼有所不同——他的心中常有佛在。因为佛教中的有些清规戒律必须终生奉行，装着、言行、举止极有讲究，而苏曼殊在这方面又与一般佛教出家人迥然有异。他每一次出入寺院都带有随意性，三番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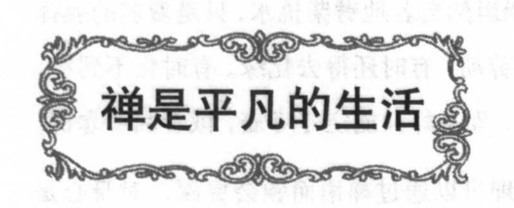
次投身佛门而又扬长而去。是随便？是洒脱？或许，那是苏曼殊对禅的另一种领悟和表现吧。

点评

所谓“忘机即是佛道，分别便成魔境”。许多烦恼多是庸人自扰、自求烦心，如果能少些计较，少些分别执着，自然是日出云散、自心明朗。有语云：“诸法本空莫执着，日出云开阴自散。”如果太过自己，总是以“我”为主，只会让烦恼增多，这就是《信心铭》中所谓的“智者无为，愚人自缚”。“我执”、“法执”就是禅宗最要对治的毛病。







禅是平凡的生活

悟，只有通过禅才可以体验得到的。可以说，悟是禅者习禅的必要手段，而禅则是悟的最终目的。真正的禅者，就是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体悟禅法的至高妙用。

“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这一禅语，都是禅者生活最真实的写照。对于禅者来说，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也都是“处处是禅机，事事有禅意”。

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薪水”一词，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古代，读书人和官吏大多都是淡泊名利、清廉爱民，重精神而轻物质，因而生活非常清苦，往往朝廷发放的俸禄仅够买柴（薪）烧水、少米煮粥，就连主、副食都不能基本满足，所

以“薪水”一词是由“俸禄”而来。

虽然，苏曼殊呆过很多寺庙，也有大的檀越（护法居士）上香布施，但他知道，禅修者的生活，应该比之于书生还要简朴，连柴与水都应自己劳作，所谓“自给自足”，人人需要参与劳动。在每天的功课之余，也得做一些运水搬柴的小事。所以说，粗茶淡饭、清心寡欲的僧人生活，也需要有坚定的意志或精神力量支撑才行。

起初，苏曼殊还能坦然自若地劈柴挑水，只是瘦弱的躯体不能承担过重的体力劳动，有时还得去化缘。有时化不到缘，在那阴雨连绵的日子，弄不好只能空守寺庙，饿着肚子念佛。

生活中有很多道理可以通过禅悟而领会更深，对身心是大有裨益的。现在的社会，除了家庭生活外，还得顾及到工作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文化、娱乐、餐饮等生活方式。不像古代的禅者，生活如此的简单，从早到晚，只有早晚功课、吃饭、睡觉、走路、念佛，以及厨房和菜园的工作，并且活动范围也只是寺院。所以在禅宗的语录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体现。例如：

有一位徒弟问师父：“我们作为僧人学习佛法，是否还需要用功呢？”师父回答：“需要用功。”徒弟又问：“那么，我们要如何做才叫用功呢？”师父回答：“饿了吃，困了睡。”

另一位僧人也问过自己的师父：“师父，您研究佛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师父回答：“一碗粥，一顿饭。”

又有位徒弟问师父："学人迷昧，请求师父指点。"

师父反问："吃粥了没？"

徒弟说："吃了。"

师父又问："洗碗没有？"

徒弟无语。

有一位师父曾经说过一段有名的话，大意是："每天从早到晚，吃了三顿饭却未曾咬着一粒米；每天从早到晚地行走，却没有踏着一片地。"

以上例子，所讨论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住、坐、卧。不了解的人也许把"道"看得神乎其神，就像孔圣人所说的"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是通常来说，真正有体验的禅者，他们并没有觉得禅有多么神秘。只要事事做到"离瞋、离爱、离贪、离我"，就达到了生脱死、道契真如、得大解脱的境界。总而言之，禅不是遥不可及——因为禅并没有



离开现实生活。

离开了生活，固然没有禅；离开了实践，则更加不能体悟到禅。说到“悟”这个字，并不是用语言可以解释得通的。悟，必然是通过禅才可以体验得到。

可以说，悟是禅者习禅的必要手段。悟，可以领略时间的永恒，可以体会无限的空间；悟，可以超越分别；悟，是一种“生佛平等”、“法界一如”的境界，而禅则是悟的最终目的。真正的禅者，就是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体悟着禅法的至高妙用。

曾经有僧人问赵州禅师：“什么是禅法？”

赵州禅师却叫他去洗碗，僧人不明白，又问：“什么是禅法？”

赵州又让他去扫地。结果僧人十分不满，责问赵州禅师：“难道除了洗碗扫地以外，就没有禅法了吗？”

赵州禅师说：“是的。除了洗碗扫地以外，我还真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禅法！”

点评

“平淡才是真！”这句话一般不容易懂，但如果你懂得了禅的思维方式，那么生活中的许多烦恼，以及不必要的忧愁就会迎刃而解——禅，就是如此的神奇，信不信在你。





独行赴渊的苏曼殊

曼殊大师那孤芳自赏的性格，是非分明的个性，令他与现实的世界格格不入，也是他艰难独行的最大原因。如若他不是深研佛法，并得力于禅，则会更早地忧郁而终。大凡命运多乖之人，不死必是大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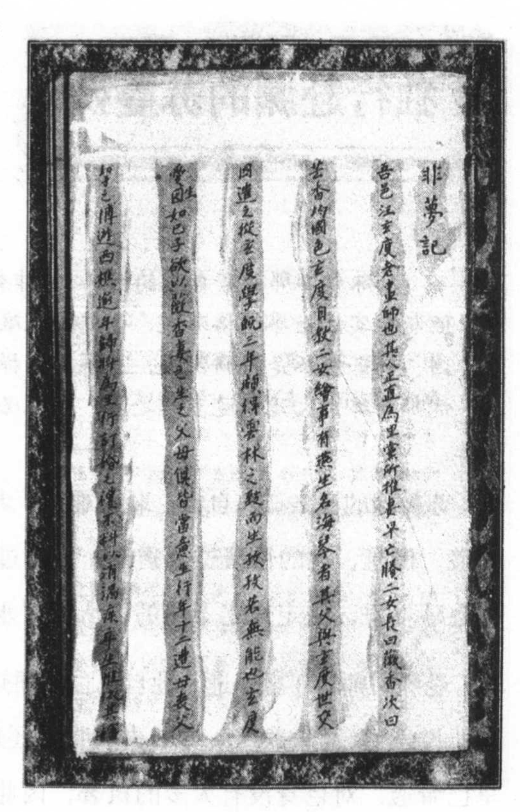
苏曼殊的性格孤芳自赏，耿介难平，大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但是，他的性情过于狷洁，是非过于分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注定是走不通的，所谓“水清则无鱼”。

曼殊大师的年轻早逝，他自己也是预知一些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余羁縻欲尽”、“嗟夫病骨，还剩几朝”。不过，他早已看透，对色身没有太多的执著，因此也并不注意身体的调养。他还说：“余结习未忘，犹负气如昔，病魔其如予何？”

真有视死如归之气概。大抵他对死的无惧，得力于对禅学的体证吧。

苏曼殊喜欢甜食是出了名的，虽然他身体很差（尤其是肠胃不好），但是对于饮食，他却无所顾忌，颇有一些自伤自残的意味。苏曼殊在上海时，交结革命志士之余，同芳居茶馆是他最常去的地方。一旦有润笔收入，就到同芳居茶馆大吃一顿。同芳居茶馆有一种名叫“摩尔登”的外国糖果，苏曼殊特别爱吃，还自封为“糖僧”。有一次，为了买糖身上没有钱，竟把自己的一颗金牙变卖后换糖来吃。

还有一次，他离开爪哇时，身上还有好几百块钱，可是他竟然全部用来买糖果，结果轮船还没有到岸，几百块钱的糖果就已经吃完了。


非夢記

吾邑江玄度老畫師也其人正直為里黨所推妻早亡賸二女長曰薇香次曰

蕊香均國色玄度自教二女繪事有燕生名海琴者其父與玄度世交

因遣之從玄度學既三年頗得雲林之趣而生孜孜若無能也玄度

愛生如己子欲以薇香妻之生之父母俱皆當意生行年十二遭母喪父

[illegible]之博遊西樵逾年歸將為生行訂婚之禮不料以消渴疾卒生往[illegible]

《非梦记》墨迹

以曼殊大师的为人，确是提得起放得下之人。当他在日本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时，真是置生死于度外；而平时，他则以“吃”来讽刺世人的执著。他的行为，就像许多禅宗小故事一样，在一般情况下，比较难读懂其中的真正含义。

这种生活，苏曼殊在他的文集也有所记载，而在自己的生活中，也有详尽的体现。苏曼殊有诗云：“山斋饭罢浑无事，满钵擎来尽落花。此境不足为外人道矣。余年十七，住虎山法灵寺。小楼三楹，朝云推窗，暮雨卷帘，有泉有茶，有笋有芋……”

苏曼殊在平淡的生活中体会到了禅的意境，但他又说“此境不足为外人道矣”——因为，“禅”道得即不是，道不得则更不是。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放得下”这个故事。从前，印度有一位得道高僧名为梵志，他运用神力，变出了两株漂亮的鲜花：一株合欢，一株梧桐花。他把这两株花分别装在两个花瓶中，左手拿着合欢，右手拿着梧桐花，来供养佛陀释迦牟尼。

佛陀见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放下”，于是梵志就把左手的花放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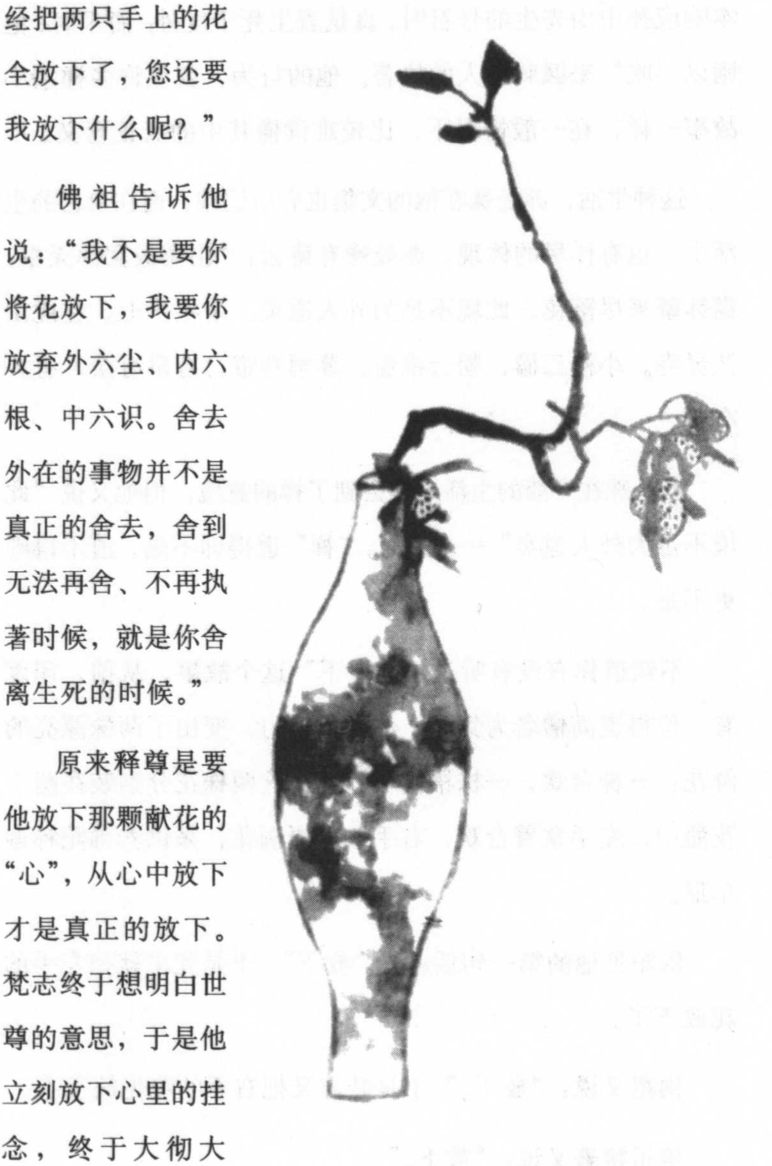
佛祖又说：“放下。”于是梵志又把右手的花也放下了。

佛祖接着又说：“放下。”

听完佛祖这句话，梵志糊涂了。他问佛祖："世尊，我已经把两只手上的花全放下了，您还要我放下什么呢？"

佛祖告诉他说："我不是要你将花放下，我要你放弃外六尘、内六根、中六识。舍去外在的事物并不是真正的舍去，舍到无法再舍、不再执著时候，就是你舍离生死的时候。"

原来释尊是要他放下那颗献花的"心"，从心中放下才是真正的放下。梵志终于想明白世尊的意思，于是他立刻放下心里的挂念，终于大彻大



悟，证得了不死的境界。

“禅”是让人们从内心去“悟”的，就像我们常说的：“你琢磨去吧！”因为语言并不能表达内心的一切含义。

禅虽然不能帮助人们去分析事物，却能给人们很多灵感与启迪。禅宗所提供给我们的各种启迪都非常有趣。即便有时很难体会，却往往意境深远、令人着迷而难以忘怀。禅总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深邃的启示。

点评

禅，就是学会超越自我。佛陀说过：“能统领百万大军的人，没有什么伟大；一个人如果能超越自己，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所以，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拥有外在的财富，而是要拥有洒脱的智慧，以及安详宁静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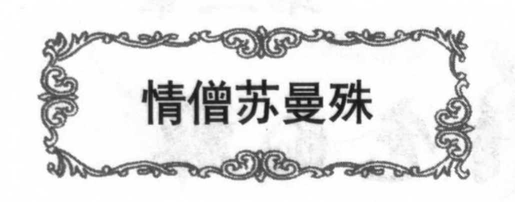

项孔彰

第二章



情色的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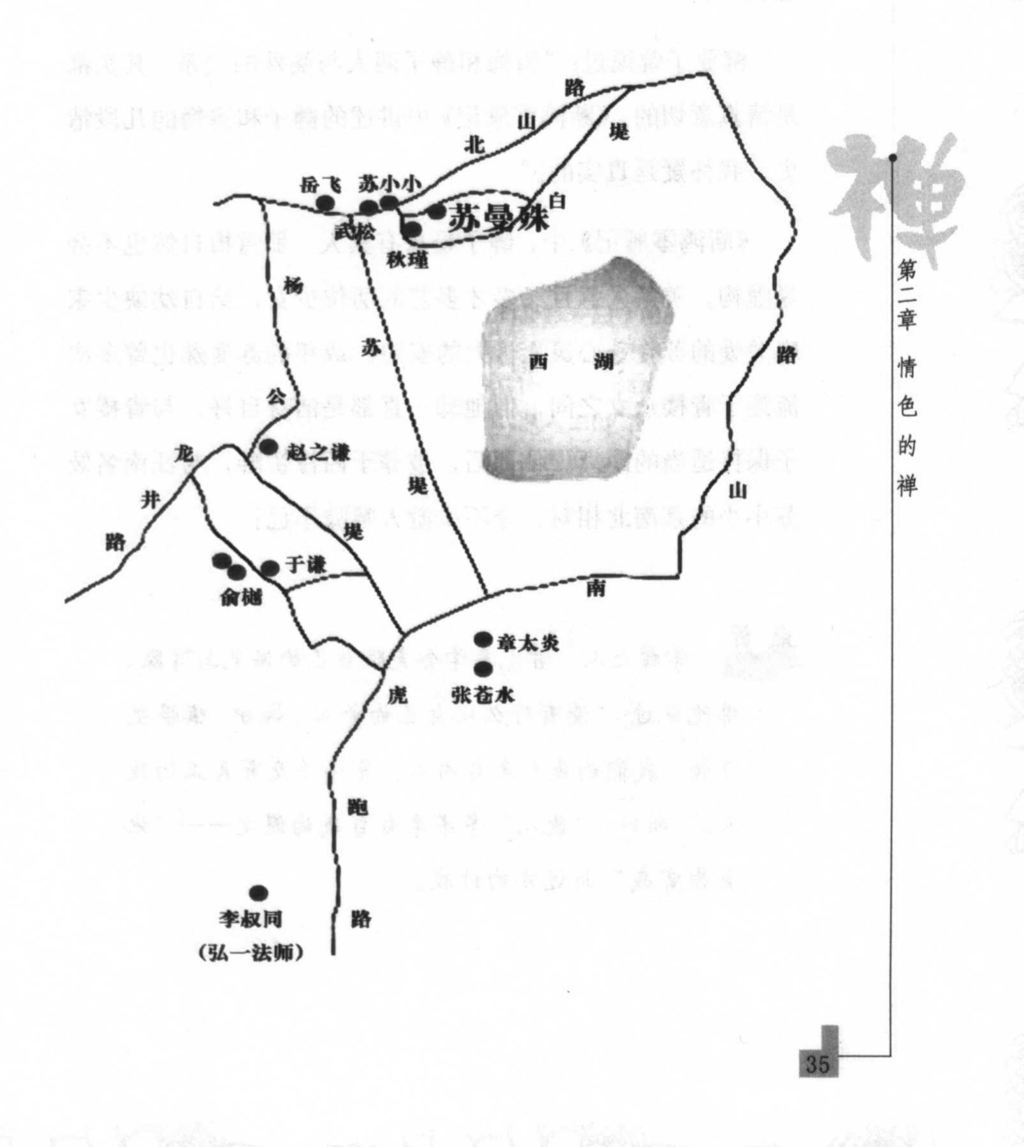
情僧苏曼殊

苏曼殊是一个“情僧”，这一点是大家都公认的。据记载，他的“女友”共有八位……善解人意且又多才多艺的少女，给自幼缺少家庭关爱的苏曼殊心灵上极大的安慰。

禅究竟是什么？可以这么说，禅就是法界的实体，万物的真相，是群体生命的原生状态，是一种不二智慧的具体体现。懂得了禅，你就可以超然物外、豁然自在。

禅，是一种绝诸尘缘、自心明朗的心境。虽然不能说出来，但至少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内在亲证。

禅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平等。事实上，我们所谓的平等还是有局限的；真正的平等是真实不二的，是超越对待的——那才是绝对的平等。如果你学了禅，但不能契入绝对的独立与平等，心灵得不到自由与解脱，那么说明你没有契入禅的核心，也就永远品尝不到真正的禅味。因为禅是理性的极至，



包容心的最大化，不是那种玩点小聪明所相应的深沉。

苏曼殊是一个“情僧”，这一点是大家都公认的。据记载，他的“女友”共有八位：雪梅、静子、马玉鸾、尹维峻、百助、金凤、花雪南、张娟娟。其中，雪梅和静子算是苏曼珠的初恋情人。

柳亚子曾说过：“雪梅和静子两人与曼殊的关系，其实都是情真意切的。《断鸿零雁记》中讲述的静子和雪梅的几段情史，我怀疑是真实的。”

《断鸿零雁记》中，静子是真有其人，那雪梅自然也不会是虚构。善解人意且又多才多艺的两位少女，给自幼缺少家庭关爱的苏曼殊心灵上极大的安慰。成年的苏曼殊也曾多次流连于青楼众女之间，但他却一直都是洁身自好，与青楼女子保持适当的距离。他死后，被葬于西泠桥畔，与江南名妓苏小小的墓南北相对，令不少游人唏嘘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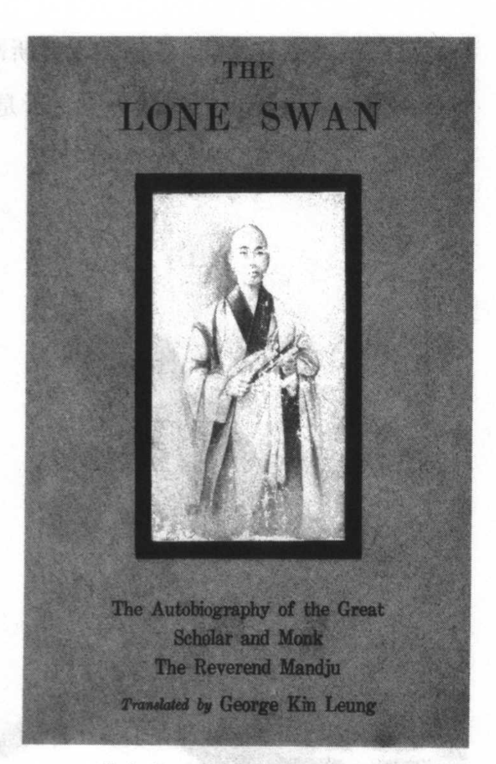
点评 学禅之人，首先要学会克服自己的偏见与浮躁。佛陀说过："没有什么比自己的贪心、嫉妒、嗔恨更可怕，我们的敌人来自内心，身外并没有真正的敌人。"所以，"敌人"多半来自自我的假定——"他会伤害我"与过分的计较。



为向摩耶问夙缘

《断鸿零雁记》是一部苏曼殊自传性很强的爱情小说，描述他与日本少女静子的恋爱悲剧。当年被老一辈视为大胆至极的言情作品，却使得千万个青年学子着迷不已。

《断鸿零雁记》被誉为“民国初年第一部成功之作”。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写出了自己飘零的身世和悲剧性的爱情际遇。主要是讲：主人公三郎幼年备受欺凌、孤苦伶仃，长大以后又经历了种种坎坷。



英文版《断鸿零雁记》书影

之后，他东渡日本寻找生母；母子重逢之后，三郎的日本表姐静子爱上了他，

静子对三郎痴情一片，两人心心相印，甚是有缘。母亲和姨母也赞成这门亲事，但三郎犹豫不决——虽然他对静子也是极端欣赏，但他不敢轻易地面对这份感情，于是只好对静子避而远之。

原来，三郎在中国有未婚妻雪梅，雪梅对爱情坚贞不渝，因为三郎之父破产，雪梅之父嫌贫爱富而悔婚。三郎深深地爱着雪梅，因受不了这份气愤以及巨大的打击，一气之下就出家当和尚了。

三郎虽然身在佛门，他仍然无法斩断世俗的烦恼：不明身世的困惑、儿女感情的纠缠……。于是，他决定下山去寻找



答案。雪梅因痴恋于三郎，曾于难中资助他东渡寻母。之后，雪梅在父母逼她改嫁之时深感伤痛，最终绝食身亡以殉她对三郎的那份痴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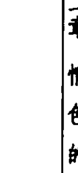
在《断鸿零雁记》中，随时可见苏曼殊对雪梅情之深之切，也可以看出他出家的原因所在。如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雪梅者，余未婚妻也。然则余胡可忍心舍之，独向空山而去？读者殆以余不近情矣。实则余之所以出此者，正欲存吾雪梅耳……余年渐长，久不与雪梅相见，无由一证心量，然睹此情况，悲慨不可自抑。默默思量，只好出家皈命佛陀、达摩、僧伽，用息彼美见爱之心，使彼美享有家庭之乐；否则，绝世名姝，必郁郁为余而死，是何可者？……当时余固年少气盛，遂掉头不顾，飘然之广州常秀寺，哀祷赞初长老，摄受为驱乌沙弥，冀梵天帝释悯此薄命女郎而已。

而从字句中，更可以看出他对雪梅的痴情与挚爱，如云："须知吾雪梅者，古德幽光奇女子也……雪梅固高抗无伦者，奚肯甘心负约？……雪梅是后茹苦含辛，莫可告诉，所谓庶女之怨，唯欲依母氏于冥府，较在恶世为安，此非躬历其境者不自知也。"

而雪梅也是一位多才深情、痴情贞烈的奇女子，从她给三郎写的信中可以证明，信的内容如下：

妾雪梅将泪和墨，裣衽致书于三郎足下：



先是人咸谓君已披剃空山，妾以君秉坚孤之性，故深信之，悲号几绝者屡矣！静夜思君，梦中又不识路，命也如此，夫复奚言？迩者连朝于卖花声里，惊辨此音酷肖三郎心声……

迨侵晨隔窗一晤，知真为吾三郎矣，当此之时，妾觉魂已离舍，流荡空际；心亦腾涌弗止，不可自持。欲亲自陈情于君子之前，又以干于名义，故使侍儿冒昧进诘，以渎清神，还望三郎怜而恕妾。

……嗟夫三郎！妾心终始之盟，固不忒也。若一旦妾身见抑于父母，妾只有自裁以见志，妾虽骨化形销至千万劫，犹为三郎同心耳，上苍曲全与否，弗之问矣。不图今日复睹尊颜，知吾三郎无恙，深感天心慈爱，又自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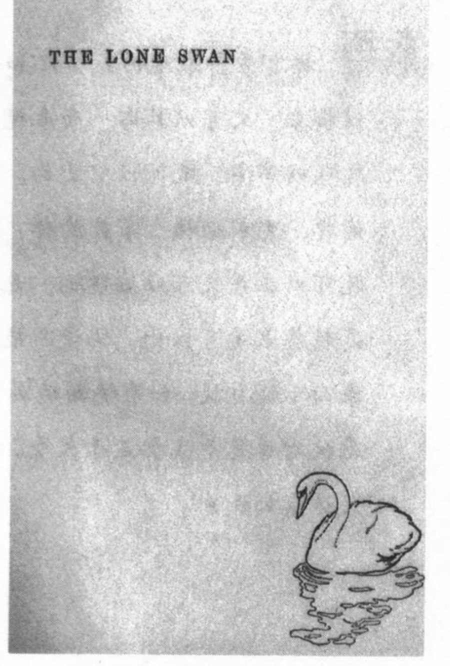
呜呼！茫茫宇宙，妾舍君其谁属耶？沧海流枯，顽石尘化，微命如缕，妾爱不移！今以戋戋百金奉呈，望君即日买棹遄归，与太夫人图之。万转千回，唯君垂悯！苫次不能细缕。伏维长途珍重！

此信读来，凄楚动人、催人泪下，文笔亦美不胜收。字里行间可见雪梅对苏曼殊情深意切，亦足见他们的心心相惜、尊重彼此，只是命运似乎在戏弄人生，总是波折多多，留下许多遗憾。

在《断鸿零雁记》中，苏曼殊这样讲述他与静子相遇的经过：

岁月不居，春序忽至。余自是遵吾乳媪之命，每日凌晨作牧奴装，携花出售，每晨只经三四村落。余左手携花筐，右手持竹竿，顶戴渔父之笠，盖防人知我为比丘也。踯躅道中，状殊羞涩，见买花者，女子为最多，次则村妪耳。计余每日得钱可二三百，如是者弥月矣。

一日，余方独行前村，天忽阴晦，小雨溟濛，沾余衣袂……余纡道徐行，至一屋角细柳之下，枯立小憩，忽睹前垣碧纱窗内，有女郎新装临眺，容华绝代，而玉颜带肃，涌现殷忧之兆。迨余旁睇，瞬然已杳。俄而雨止，天朗气清，新绿照眼。余方欲行，前屋侧扉已启，又见一女子匆遽出而礼余……良久，彼女复曰："吾之所以唐突者，乃受吾家女公子命，嘱必如是探问。吾女公子情性幽静无伦，未尝共生人言语，顾今如此者，盖听若卖花声里，含酸哽余音……若非"河合"其姓，"三郎"其名者耶？



英文版《断鸿零雁记》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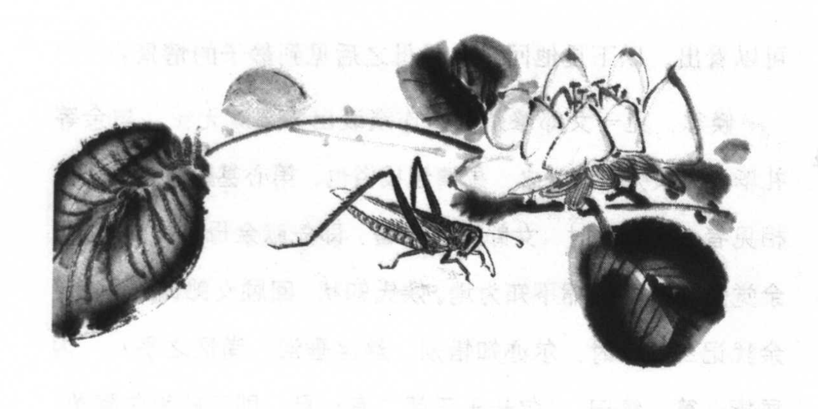
余骤闻其言，愕极欲奔，继思彼辈殆非为害于余，即漫声应之曰："诚然。余亟于东归寻母，不得不业此耳。尚望子勿泄于人，则余受恩不浅矣。"女重礼余，言曰："谨受教。先生且自珍重。明晨请再莅此，待我复命女公子也。"

余自是心绪潮涌，遂怏怏以归。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是真挚的、诚恳的，就一定会打动人心——因为感情是人的第一需要。禅，就是让你做一个至情至性的人。

点评

禅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表现在艺术上，既可以抽象，又可以具体；而表现在文学上的话，那么既可以写实，又可以空灵的。所以说，不论是文学的禅、艺术的禅、宗教的禅，或者生活的禅，都是既可以庄严又可以洒脱的，说它是存在也行，说它是超越也是可以的。倘使不能超越，无疑是缚于假象而不能自拔；如果脱离现实，则将落入空守沉寂。死板的禅是无法裨益于大众，更不用提心灵的拯救或道德的提升。





与静子初次见面

"情不自生，遇境方生。"苏曼殊虽然多情，但其源有自。在他一生中，最令他不能忘怀的有两个人，静子就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一位名叫雪梅的女子。

"情不自生，遇境方生。"苏曼殊虽然多情，但其源有自。而在他一生中，最令他不能忘怀的有两个人，静子就是其中一个。而静子，按年龄和血缘关系来说是苏曼殊的表姐。因为表姐的清雅不俗，令苏曼殊陷入了情海，但他觉得自己是出家人，因而无法坦然面对，进入了两难的境地。

苏曼殊对静子的感情也是非常深的，从《断鸿零雁记》中

可以看出。以下是他回日本寻母之后见到静子的情景：

倏忽，见一女郎擎茶具，作淡装出，袅娜无伦。与余等礼毕。时余旁立谛视之，果清超拔俗也。第心甚疑骇，盖似曾相见者。……此时，女郎治茗既备，即先献余母，次则献余。余觉女郎此际瑟缩不知为地。姨氏知状，回顾女郎曰："静子，余犹记三郎去时，尔亦知惜别，丝丝垂泪，尚忆之乎？"因屈指一算，续曰："尔长于三郎二有一月，即三郎为尔阿弟，尔勿踧踖作常态也。"女郎默然不答，徐徐出素手，为余妹理鬓丝，双颊微生春晕矣。

点评

学禅，不外识别真、妄二心，若识得此二心，你就可以归家稳坐、离道不远了。古德有云：真心在妄即凡夫，妄心无处即菩提。就像磨镜子，污垢尽处光明自现。而心是根本，外面的境界是浮尘，正如永嘉大师所说的："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痕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

禅，就是要心、法双忘，若能心法双泯、寂然有得，禅境自然现前。苏曼殊就是这样的人，所谓"至心一处，无事不办"。所以他能在情中而不为情乱，这或许就是所谓的禅者风范。





与静子恋爱经过

苏曼殊的文笔极美，言简意赅，语句美妙，总有一种忧郁的美，犹如西施纤弱之姿，爱文者多所收藏。而他在小说中描述的对话，以及对人物的刻画，也是独具风格，让人拍手称绝。

人本凡夫，若要超脱，自是不易，虽有禅理入心，胸怀广阔，但要灭尽烦恼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苏曼殊是因情而出家，因情而困惑，但也因情而悟道，因情而卓越。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苏曼殊来自凡间，自然具有凡人都有的七情六欲、忧悲苦恼。自然，他也遇到了常人必须

要面临的情感问题。

一时雁影横空，蝉声四彻。余垂首环行于姨氏庭苑鱼塘堤畔，盈眸廓落，沦漪泠然……忽有风声过余耳，瑟瑟作响。余乃仰空，但见宿叶脱柯，萧萧下堕，心始耸然知清秋亦垂尽矣。遂不觉怀中惘惘，一若重愁在抱……步至石栏桥上，忽闻衣裙窸窣之声。少选，香风四溢，陡见玉人靓妆，仙仙飘举而来，去余仅数步，一回青盼，徐徐与余眸相瞩矣。余即肃然鞠躬致敬。尔时玉人双颊虽赪，然不若前此之羞涩至于无地自容也。

余少瞩，觉玉人似欲言而未言，余愈踧踖，进退不知所可，唯有俯首视地。久久，忽残菊上有物映余眼帘，飘飘然如粉蝶，行将逾篱落而去。余趋前以手捉之，方知为蝉翼轻纱，落自玉人头上者。斯时余欲掷之于地，又思于礼微悖，遂将返玉人。玉人知旨，立即双手进接，以慧目迎余，且羞目发娇之声曰："多谢三郎见助！"

苏曼殊的文笔极美，言简意赅，语句美妙，总有一种忧郁的美，犹如西施纤弱之姿，爱文者多所收藏。而他在小说中描述的对话，以及对人物的刻画，也是独具风格，让人拍手称绝。

此为余第一次见玉人启其唇樱，贻余诚款，故余胶胶不知作何词以对。但见玉人口涡动处，即使沙浮复生，亦无此庄艳，此时令人真个销魂矣！

玉人寻复俯其颈，吐婉妙之音，微微言曰："三郎日来安乎？逗子气候温和，吾甚思造府奉谒，但阿母事集，恐岁内未能抽身耳。是间比逗子清严幽澈则一，唯气候悬绝，盖深山也。唐人咏罗浮诗云：'游人莫著单衣去，六月飞云带雪寒。'吾思此语移用于此，颇觉亲切有味，未知三郎以吾言有当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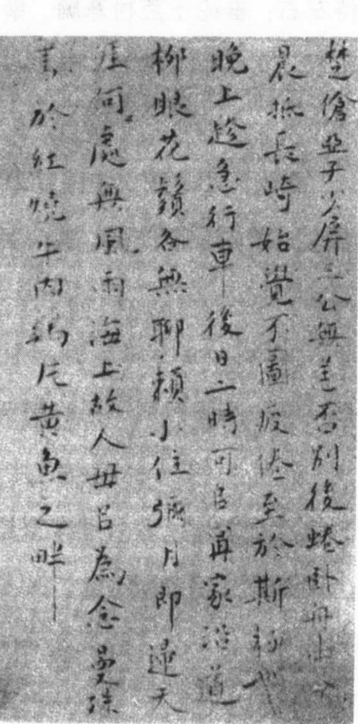
余聆玉人词旨，心乃奇骇，唯唯不能作答，久乃恭谨言曰："谢阿姊分神及我！果阿姊见枉寒舍，俾稚弟朝夕得侍左右，垂纶于荒村寒濑，幸何如之！否则寒舍东西诗集不少，亦可挑灯披卷，阿姊得毋嫌软尘溷人。敢问阿姊喜诵谁家诗句耶？"

玉人低着凝思，旋即星眸瞩我，赧然答曰："感篆三郎盛意！所问爱读何诗，诚为笑话，须知吾固未尝学也。三郎既不以吾为渎，敢不出吾肝膈以告？且幸三郎有以教我。"遂累累如贯珠言曰："从来好读陈后山诗，亦爱陆放翁，唯是故国西风，泪痕满纸，令人心恻耳。比来读《庄子》及陶诗，颇自觉徜徉世处，可见此关于性情之学不少。三郎观吾书椟所藏多理学家言，此书均明之遗臣朱舜水先生所赠吾远祖安积公者。盖安积公彼时参与德川政事，执弟子礼以侍朱公，故吾家受朱公之赐。吾家藏此书帙，已历二百三十余年矣。"此语一发，余更愕然张目，注视玉人。

玉人续曰："吾婴年闻先君道朱公遗事，至今历历不

忘，吾今复述三郎听之。”于是长喟一声，即愀然曰：“朱公以崇祯十七年，即吾国正保元年，正值胡人猖披之际，孑身数航长崎，欲作秦庭七日之哭，竟不果其志。迨万治三年，而明社覆矣。朱公以亡国遗民，耻食二朝之粟，遂流寓长崎，以其地与平户郑成功诞生处近也。后德川氏闻之，遣水户儒臣，聘为宾师，尤殚礼遇。公遂传王阳明学于吾国土，公与阳明固是同乡也……朱公以天和二年春辞世，享寿八十有三。公目清人腼然人面，嫉之如仇。平日操日语至精，然当易箦之际，公所言悉用汉语，故无人能聆其临终垂训，不亦大可哀耶？”

玉人言已，仰空而欷。余亦凄然。二人伫立无语，但闻风声萧瑟。忽有红叶一片，敲玉人肩上。玉人蹙其双蛾，状似弗惬，因俯首低声曰：“三郎，明朝行耶？胡弗久留？吾自先君见背，旧学抛荒已久，三郎在，吾可


楚傖亞子少屏三公無恙否別後蜷卧舟中
晨抵長崎始覺不圖疲倦至於斯極
晚上趁急行車——後日二時可至東京沿道
柳眼花鬚各無聊賴小住旬日即返天
涯何處無風雨海上故人毋以為念曼殊
書於紅燒牛肉雞片黃魚之畔——

苏曼殊手札

执书问难。三郎如不以弱质见弃，则吾虽凋零，可无憾矣。"

余不待其言之毕，双颊大赪，俯首至臆，欲贡诚款，又不工于词，久乃嗫嚅言曰："阿母言明日归耳。阿姊恳恳如此，滋可感也！"……饭罢，枯坐楼头，兀思余今日始见玉人天真呈露，且殖学滋深，非但容仪佳也，即监守天阍之乌舍仙子，亦不能逾是人矣。

毕竟红尘与遁世是不同的，虽然遁世不等于逃避，但依然让人有诸多的不自在。如果了知"万法皆空，诸相不有"的真理，自然不会过度的沉浸入失望之中——即使能得到，但不一定非得独自占有，有时站在对方的立场着想，为她付出也是一种满足。苏曼殊就是想通了这点，所以不会太过于执著凡人所谓的"拥有"。从小说的语句可以看出，爱慕并不一定非得拥有。

思至此，忽而昂首见月明星稀，因诵忆翁诗曰："千岩万壑无人迹，独自飞行明月中。"心为廓然。对月凝思，久久，回顾银烛已跋，更深矣，遂解衣就寝。复喟然叹曰："今夕月华如水，安知明夕不黑云叆叇耶？"余词未毕，果闻雷声隐隐，似发于芙蓉塘外，因亦威威无已。寻复叹曰："云耶，电耶，雨耶，雪耶，实一物也，不过因热度之异而变耳。多谢天公，

幸勿以柔丝缚我！"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句话让苏曼殊明白，既然已经遁入空门，就要摒弃尘世上的种种欲望，拥有并不一定要占有。禅宗追求的最终目的是绝对自由，也就是生命的彻底解脱。如果生命得不到解脱，心灵得不到最大的自在，那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想要能获得大解脱的自由，就必须通过顿悟人心、体证世界，才能与禅的绝对自由而发生感应，自然佛家的最高智慧就能让你得到自在与解脱。

《金刚经》是禅宗印心的重要经典之一，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精髓所在，是佛教徒最为熟悉的一部经书。《金刚经》有云："若以色见我，以声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大意就是，人要学会放弃对外在的各种内心的执著，而获得内心的自在与安详，追寻外在的物质，会迷失内在的觉性——佛(如来)。苏曼殊那"幸勿以柔丝缚我"的表白正是要摆脱外相执著的表现。

还俗？还是躲避？该何去何从。苏曼殊在《断鸿零雁记》的最后讲出自己的心迹：

明日，晨餐甫竟，余母命余易旅行之衣，且言姨氏亦携静子偕行。余闻言喜甚，谓可免黯然魂销之感。余等既登车室，玻璃窗上，霜痕犹在。余母及姨氏，指麾云树，心旷神怡。瞬息，闻天风海涛之声，不觉抵吾家矣。自是日以来，余循孩之余，静子亦彼此常见，但不久谈，莞尔示敬而已。

余母言已，即将吾姊来书置桌上，以慈祥之色回顾余曰："三郎，晨来毋寒乎？吾觉凉生两臂。"余即答曰："否。"余母遂徐徐诏余曰："三郎，坐。"余既坐，余母问曰："三郎，尔视静子何如人耶？"余曰："慧秀孤标，好女子也。"

余母尔时舒适不可状，旋曰："诚然，诚然，吾亦极爱静子和婉有仪。母今有言，关白于尔，尔听之：三郎，吾决纳静子为三郎妇矣。静子长于尔二岁，在理吾不应尔。然吾仔细回环，的确更无佳偶逾是人者……兹事以情理而论，即若姨必婿吾三郎，中怀方释。盖若姨为托孤之人，今静子年事已及，无时不系之怀抱。顾连岁以来，求婚者虽众，若姨都不之顾；若姨之意，非关门地，第以世人良莠不齐，人心不古，苟静子不得贤夫子而侍，则若姨将何以自对？今得婿三郎，若姨重肩卸矣。"余母言至此，凄然欲哭曰："三郎，老母一生寥寂，今行将见尔庆成嘉礼，即吾与若姨晚景，亦堪告慰。后此但托天命，吾知上苍必予尔两小福慧双修。"

余母方絮絮发言，余心房突突而跳。当余母言讫，余夷犹不敢遽答。正思将前此所历，径白余母；继又恐滋母之戚，非人子之道。心念良久，蕴泪于眶，微微言曰："儿今有言奉于慈母听纳，盖儿已决心……"

余母急曰："何谓？"

余曰："儿终身不娶耳。"

余母闻言极骇，起立张目注余曰："乌？是何言也？尔何所见而为此言？抑尔固执拗若是？此语真令余不解。尔年弱冠不娶，人其谓我何？若姨爱尔，不徒然耶？尔澄心思之，此语胡可使若姨听之者？矧静子恒为吾言，舍三郎无属意之人。尔前次恹恹病卧姨家，汤药均静子亲自煎调，怀诚已久，尚不知尔今竟岸然作是言也！"

余母言至末句，声愈严峻。余即敛涕言曰："慈母谛听，儿扪心自问，固爱静子，无异骨肉，且深敬其为人，


哀情小說 斷鴻零雁記 曼殊[illegible]著

第六章（續）

余自得雪梅一紙書，遂知彼姝所以許我者良厚，是時心頭轆轆，不能為更行止，竟不審上窮碧落下極黃泉，捨吾雪梅而外，尚有何物。即余亂媼以半百之年，一見彼姝之書，亦[illegible]因身受，淚潛潛下。余此際神經當作何狀，此讀者自能得之。須知天下事由愛而生者，無不以為難，無論溼化卵胎四生，綜由此故而入生死，可哀也已。

初版《断鸿零雁记》

想静子亦必心知之。儿今兹恝然出是言者，亦非敢抗扰慈母及阿姨之命，此实出诸不得已之苦衷，望慈母恕儿稚昧。”

余母凄然不余答，久乃哀咽言曰：“三郎，尔当善体吾意。吾钟漏且歇，但望尔与静子早成眷属，则吾虽入土，犹含笑矣。”

点评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苏曼殊非不爱静子，实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正因为他深爱静子，所以才说出“终身不娶”之语，因为他受过痴情之伤，更要守至情之则，由此而引出他与雪梅的恋情来。诸君读后，自然觉得曼殊大师所说，真真出自内心。









忏尽情禅空色相

苏曼殊对佛教中不近女色的戒律有很深禅悟，但他没有罗什一样高深修为，或许他根本不想那样去做——因为不少人能赞叹他的才华，甚至劝他还俗的大有人在。而苏曼殊有他至深的禅解以及对男女之事独到的诠释，这就是他为何选择半僧半俗的缘由。

自佛教创立以来，从来就没有僧人娶妻这一说，更不用说有这种事情。这其中的原因大家都是很明白的，那是因为戒除淫欲是佛教对出家修道所制定的根本原则之一。尤其是

男女情爱，更是视为不能脱离生死轮回的根源之一，这些道理在佛教《四十二章经》等经典中有很多阐述。所以，淫欲是佛家绝对禁止以及对治的欲念。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出家人谈情说爱是佛所明令禁止的；但佛陀住世时，就有出家的僧人犯邪淫之事，因而佛陀才制定了这条戒律。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说出家人犯淫欲就可以允许。在佛教中，出家人沾着“情色”二字，多半还是让人无法理解，只会招人讥笑和轻慢，所以这条戒律两千多年来一直还是非常重要。



佛教传入我国后，在南北朝时期，也有一则佛教故事中谈到了有关“僧人娶妻”的事情，不过这个事情千余年来还



存在争论，成了一个千年的悬案。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高僧，而且还曾贵为国师，他就是大名鼎鼎译经大师——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是西域龟兹国人，幼年从母出家，少而聪敏，善于辨析义理。罗什大师非常有才华，有时说出的话不要修改一个字都是一篇极好的文章。他还是我国佛教四大译经师之一。既然是一位高僧，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出家人，理应遵守佛陀的教法，过着清心寡欲的出家生活，怎么会与犯戒扯上关系呢？

原来，前秦时期，有高僧释道安听说罗什大师通达佛法、才智过人，所以一再劝说当时的国主苻坚迎请来华。于是，苻秦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苻坚派大将吕光攻打龟兹国，得罗什；后吕光自立凉州之主（即后凉），罗什自得随到凉州。但吕光本人是不信佛的，他见罗什年纪不大（当时约四十岁），





所以常戏弄他，还逼他和国王之女成婚，百般戏辱。但罗什始终没有生气，而是尽量忍气吞声，读经打坐，潜心于修行，前后凡十七年。

到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后秦国主姚兴出兵攻后凉，吕隆（吕光之子）兵败投降。之后，鸠摩罗什被迎入关中，时年五十八岁。罗什通多国语言，而且文学的造诣极高，据说他是外国来华的译经师中最通晓中土语言的人，所以秦王姚兴极尊重他，待以国师之礼，让他居住在逍遥园以方便译经讲法；而姚兴本人常以罗什没有后代继承法统而深感惋惜。

一天，姚兴试探地对罗什说："法师才学出众，天下无双，然而现在年近六十了，还没有子嗣，实在是件憾事。"姚兴还暗示：愿从宫妃中挑选十人送与罗什，希望他能留下一子，罗什法脉后继有人。

虽然姚兴所说似乎有些过了限度，但罗什知道，那是他出于对自己的尊敬和珍惜。于是，罗什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我经常梦到有两个小孩站在我的肩上妨碍我修行，看来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罗什所指的两个小孩，一个是吕光，另一个就是姚兴。姚兴听到罗什同意自己的看法，大喜过望，立即下令为罗什修建府邸，请罗什搬出了寺院，并将十位宫女送与罗什。于是，罗什真的与宫女结婚了，听说后来真的生了一个儿子。

这件事在僧人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不少人羡慕罗什的"自在"，还想效仿他的行为；有的十分愤慨，认为他破戒犯规、以身谤法，认为他不配受僧、俗二众的尊重。

看到这种种现象与议论，罗什很担忧，他认为有必要向众人述说因缘经过，否则他将成为佛法的罪人。心意一定，罗什就召集了所有的僧人。然后，罗什准备了整整一满钵的钢针和一碗毒酒，告诉大家是钢针毒酒之后，他一言不发地用毒酒把钢针都吞下了肚子里。接着，他神奇般把毒酒和钢针统统从毛孔中逼了出来，竟一点事也没有。

之后，罗什诚恳地对僧人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娶妻生子是贪男女情爱，是堕落下流，其实你们不知道这里面有一些特殊的因缘在。如果你们之中，有人能修到我这样'饮毒吞针而无碍'的地步，那你们也可以像我一样娶妻生子。否则，希望大家不要再有那种想法。"

此后，大家都很佩服他的修为，不再议论他，敬重如前。

罗什大师的弟子很多，号称门人三千，弟子中有杰出者，后世有“四杰”、“八俊”、“十哲”之称。而罗什娶妻生子之事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谜。据史料记载，大多数人对罗什大师极为敬重。当然，不管僧与俗对他的尊重，多半是因为他的学识修养、对译经事业的贡献。而吞针之事，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如他“娶妻”的行为。



苏曼殊手书条幅

罗什大师临终前曾说过，如果他所译经典没有违背佛教真理，是符合佛陀意思的话，他的舌头将不会被烧坏。后来，他死

后火化，据说舌头真的烧不坏。总之，他的一些不解之言行，就像是济癫和尚，充满了神秘，这可能是佛教最高深而又不解的内容之一吧。

苏曼殊对佛教中不近女色的戒律有很深禅悟，但他没有罗什一样高深修为，或许他根本不想那样去做——因为不少人能赞叹他的才华，甚至劝他还俗的大有人在。而苏曼殊有他至深的禅解，以及对男女之事有他独到的诠释，这就是他为何选择半僧半俗的缘由。

苏曼殊本人是一位好学深思之人，颇有才华，而他对有才之人也多是赞叹与欣赏，尤其是女性。苏曼殊八位最要好的异性朋友中不乏是他心仪的对象，其中一位女友就是玉鸾。

玉鸾是广东香山人，姓马。马玉鸾不但有才有貌，而且品德高洁，据说她在十七岁时，曾割自己的手臂给父亲治病。苏曼殊十分欣赏她的才华，说她“居英伦究心历理五稔，吾国治泰西文学，卓尔出群者，辜鸿铭先生之外，斯人而已”。然而，马玉鸾的身世十分凄凉。

正因为苏曼殊对马玉鸾很欣赏，所以对她所学之事记录得很详细，从中可以看出苏曼殊对马玉鸾的倾慕之情。他在《天涯红泪记》中讲的女郎即是马玉鸾：

一日，母命游圣恩寺。圣恩寺者，古寺也……时为暮春，犹带微寒，斜月窥帘，花香积水。生乍听疏篱之外，有人低咏曰：“石鱼尚怀海，我宁亡故乡？”生审此声凄丽，必出自

女子，心生怪异。

翌日，天朗无云，湖水澄碧……湖之西，古榕甚茂，可数百年物也。生就林外窥之，见飞泉之下，有石梁通一空冥所在，生喜，徐徐款步，不觉穿榕林而出，水天弥望，生不知其为湖为海。

读吾书者思之：夫人遭逢世变，岂无江湖山薮之思？况复深于患忧如生者！生凝伫，觉盈眸寂乐，沾恋不去。忽隐约中，见高柳之下，有老人踞石行渔，神采英毅，唯老态若骊龙矣，因迤逦就老人之侧，微叩之曰："叟之渔，渔者之渔，抑隐者之渔？可得闻乎？"老人闻言，始举首瞩生，自颅及踵，多须，答曰："善哉，客之问也！无畏无虑，纵意所如，渔者之渔，老夫未能也。若夫姜、尚父、严子陵，名垂青史，后世贤之，此隐者之渔；夫隐者固非钓鱼而钓名耳，老夫何与焉？"

老人言至此，收拾钓竿，以手指南岸树林示生曰："老夫居是间，历十余



文姬图



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谈话不过农夫田父。老夫观客玄默有仪，无诱慕于世伪者，客其一尘游屐乎？”生恭谨答曰：“小子既入仙乡，此生难得，今叟见招，敢不如命？”

生随老人行，山角凡四转，泉水激石，泠泠作响，既见柳岸，复行半里，得板桥。老人笑面生曰：“至矣”。言讫，又导生行。板桥渡已，乃过竹围，入老人茅屋矣。老人命生坐，言曰：“吾女当来见客。客了无凡骨，可为吾友。”生重复致谢老人厚遇。老人既出菜圃，生见竹壁悬烂剑一柄，几上奇石如斗大，外无他物。忽而，老人携其女入，修臂下垂，与生为礼。生正视之，密发虚鬓，非同凡艳。生问老人姓氏，并是地何名，老人都不答，但摇其首。久之，询生奚得至此，生一一告以故，老人甚欣欢。



少选，老人之女捧果以进……食果毕，老人为生谈者，均剑术家

言，蝉联不觉日暮，生请告辞，归慰慈母。老人起立曰："且慢，吾女当以舴艋送子，吾女亦宿邻岸姨家。子明日请再临存，或客吾许，可乎？"生以母氏同来，因约老人以明日再行奉谒。老人伫立岸上，女领生登舟，舟小如芥，既左出，始不见老人颜色。时日落崦嵫，微风送棹。生自念如是风光中，得如是名姝垂青。复感老人情极真朴，以为天壤间安得如是境域？实令生无从着思。猛忆老人垂纶之际，面带深忧极限之色，意者老人其任侠之流欤？

生此时心事乃如潮涌，于是正襟危坐，径问女曰："名姝何姓？地是何名？望有以见教也。"女赧然良久，嘤然而呻曰："吾禀老父之命，未能遽答先生，幸先生容之。老父固有隐怀。先生善人，异日或有以奉述于先生之前耳。昨日马上郎君，投止姨氏邻家，非先生也耶？"生曰："诚不慧也。不慧奉母游名刹，不图失道至此，然母氏正乐是间风物。敢问名姝，昨日黄昏，何人诵陆机诗句者？名姝其或识斯人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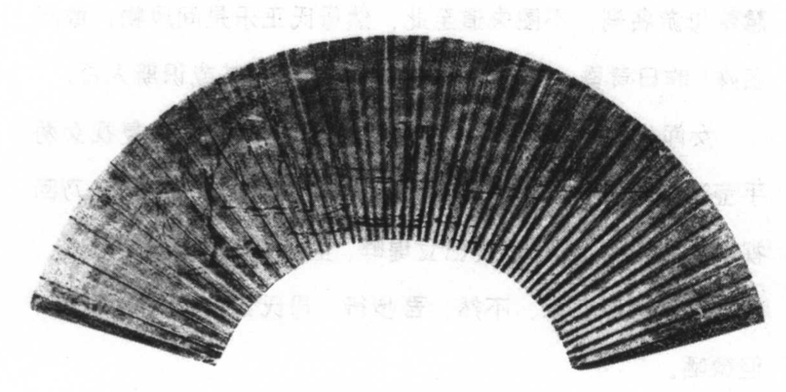
女闻生言，低首无语。生视女双涡已泛淡红，复视女两手莹洁如雪，衬以蔚蓝天色，殆天仙也。生自省唐突，乃回视前岸，渔灯三五，母氏已立堤畔。生启女曰："余母望余久，敬谢名姝棹我归来，不然，吾步行，母氏迟余矣。"女无言，但微哂。

此燕影生第一次与绝代名姝晋接之言，即亦吾书发凡也。

从苏曼殊评马玉鸾是"非同凡艳"、"复视女两手莹洁如

雪，衬以蔚蓝天色，殆天仙也”；又有“……生自念如是风光中，得如是名姝垂青。复感老人情极真朴，以为天壤间安得如是境域？实令生无从着思”、“此燕影生第一次与绝代名姝晋接之言，即亦吾书发凡也”的感言，可见他对马玉鸾的爱慕之情是发自内心。所谓“非天女而不能动吾心也”！马玉鸾是令苏曼殊真正动心的人之一。

苏曼殊与马玉鸾不但彼此相惜，而且还心灵相通，都是有才有情之辈，所以才会惺惺相惜、互生爱意。只可惜人言可畏，一对玉人最终没有成为最佳眷属，或许是苏曼殊始终对雪梅不能忘怀，而欲守志终身吧。从下文“然吾今生虽抱百忧，又奚可申诉于婴婴婉婉者之前？唯苍苍者知吾心事耳”。可知苏曼殊志在弘法和报国，不想因儿女私情而耽搁一生。



苏曼殊为陆灵素绘折扇



一日，女肃然谓生曰："吾闻人生哀乐，察其眉可知。然则先生亦有忧患乎？" 莺吭一发，生已泪盈其睫。女仰天而唏，已而出纤手扶生腰围，令坐于树根之上，低声曰："先生千万珍重！晨来见先生郁郁，是以不能无问，幸恕唐突耳。"

生闻言，不禁感动于怀，心念："此女肝胆照人，一如其父，匪但容仪佳也。然吾今生虽抱百忧，又奚可申诉于婴婴婉婉者之前？唯苍苍者知吾心事耳。尝闻老人言，此女剑术亦深造而神悟，兼有侠骨。斯人真旷劫难逢者矣。"生寻思至此，立坠于情网之中，不自觉也。

编者于书中常说，苏曼殊的行径当属大禅师之风格，而在书中极少看到苏曼殊有关禅理的诠注；但下面之文读者切莫轻易读过，此中有苏曼殊对禅体证领悟的难得言论——虽然他托名书生。

忽而，老人偕一新客至生侧，谓曰："此吾弟，刚自外归。"生愕然，起立恭迎，微有枨触，揖而问之曰："长老似曾相识？"其人亦长揖答曰："前此舟中卜者，忆念之乎？"生始洒然有省，因叩行止。其人展掌笑曰："行时绝行迹，说时无说踪。行说若到，则垛生招箭；行说未明，则神锋划断，就使说无渗漏，行不迷方，犹滞彀漏在，若是大鹏金翅，奋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驹，驰骤四方八极。不取次啖啄，不随处埋身，且总不依倚。还有履践分也无，刹刹尘尘是要津。"

生恍然大悦曰："得聆謦欬，实属前缘。舟中胡以吝教？"其人骤执生手，喟然叹曰："良友，鄙人仰企清辉久矣！顾为罗网所隔，不忆江上吾屡欲与良友晤谈而未果耶？然吾既然彼伧右臂，今对良友可告无愧。彼伧者，耀武扬威、残贼人民之某将军也，姑隐其名，以存忠厚。今且语良友以吾何由知君高义干云、博学而多情者也。"

言次，出小影一幅示生曰："此君玉照，即曩日女郎临授亲别鄙人，且言曰：'此妾生生世世感戴弗忘之人，或因相遇，幸为口述，妾虽飘瞥，依然无恙；并为妾贡其诚款，或者上苍见怜，异日犹有把晤之期，报恩于万一，亦未可料。'女郎言已，泪如绠绯。鄙人故珍藏之。今兹女郎情愫已达君前，即此玉照亦敬以还君耳。"

生太息曰："甚矣哉，请网之罥人也，此女以无玷之质，生逢丧乱，遇人不淑，致令流离失所。然而哀鸿遍野，吾又何能一一拯之，使出水火之中耶？此女既云无恙，深感天心仁爱。复愿长者为言其详。"其人抚膺续曰："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阵，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至于任侠之流，为人排难解纷，亦所受于天耳。"

从小说的末段可以证之，苏曼殊是天生情种，可信不疑了！

点评

悟是禅的伴侣，悟是禅的生命。不论是在家、出家，一切修行都得悟后起修，否则不落魔道，必多不能得禅受用。悟是禅的真实生命体现，离了悟禅就无从说起来，所以禅宗有语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正如六祖所说的："迷时师度，悟时自度。"苏曼殊也总是在默默中潜修，而不在乎外在的表现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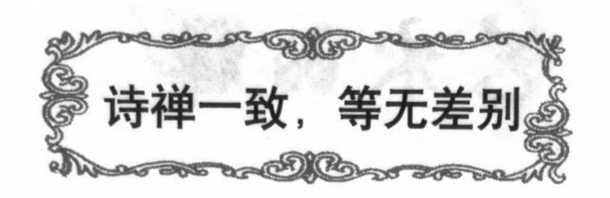


第三章

艺术的禅







诗禅一致，等无差别

禅，可以说就是无言的境界。虽然禅宗动辄说“禅不可以言传，只可以意会”，但禅宗的典籍非常多，不少还是流传千古的经典，深受文人士子的喜爱，像柳宗元、王维、刘禹锡等。苏东坡还自号“东坡居士”(居士，是指居家学佛之士)，而大诗人李白也自称“青莲居士”，佛学对于中华文明可谓“功不可没”。苏曼殊寄生于佛家，正是他一生创作艺术的最好方式。

正因为禅学的洒脱，而又不留诸多痕迹，所谓“不立文字、以心印心”，但又不能不借助文字，所以禅宗又把阐述佛法的

文字称为文字般若；把体证悟境的静定或思维称为“观照般若”；而把自性本俱、自心流露的佛性称为“实相般若”。正是如此，可以说禅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显，只看我们能不能深入其中的禅境了。

诗是艺术的本质之一，是最能体现作者文学素养与才华的表现手法；而禅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最佳的文学艺术表现手法之一——虽然禅并不只是这些内涵，甚至更高。那么，禅与诗的融合，结果会如何呢？我想，那只会让艺术得到了进一步完美的升华。

在禅与诗融合的历史上，一共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分流而沟通时期”、“沟通而融合时期”和“融二为一时期”。

分流而沟通时期：是指在禅与诗交流的历史中，首先出现的了艺术是“不得其心，而逐其迹”的观点。



在中唐以前，虽然有李白、杜甫等写出了很多与禅观相关的诗句；并且，王维、皎然、贯休等人，在他

们的创作中试着沟通禅与艺术，并因此而名垂于世。王维还因此被誉为“境界派”唐诗的宗师，世人认为他的诗达到诗意与禅境融而为一的境界，因此他被后世尊称为“着重气韵禅境与素笔融合”的“文人画”的始祖。

总体而言，他们在作品中虽然讲到了禅与艺术的联系，但是在思想上却不一定都能体现出禅的内在的深厚韵味，也没有提出禅和诗融洽相和的较为完整的理论。因此，这个时期可称为禅与诗的沟通时期。

到了晚唐后，经历了“以禅喻诗”的过程。这个时代的禅与艺术之间是相互沟通的，并达到了一定的默契。“以禅喻诗，莫此亲切”的说法在两宋时期非常流行，这与佛教禅宗在两宋时期兴盛发达有关。因为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



对我人的内心具有启发性，而且可以给予我们灵性以启迪。所以，这一时期的禅和诗是沟通与融合，使人读诗颇有禅味。

后来，禅与艺术走向了“诗禅一致，等无差别”的融合境地——也就是禅即诗，诗即禅的境界。到了明清时期就形成了“诗、书、画、禅”融为一体的艺术风格。所以，王渔阳曾有说：“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的评语，可以作为一个最好的注脚。这个时期可以称作是诗与禅融二为一的时期。

佛教中有“无我相、无人相、无寿者相、无众生相”的说法，就是让人超越自我，超越一切狭隘的礼节与名词概念，最终就可以达到物我一如、浑然一体的境界。

说到这里，编者又想起一件事，与这一风格颇有相似之处。是说近代一位高僧，即大家熟悉的、人称“政治和尚”的太虚大师。

听说有一次，太虚大师从上海到北京，一路上可能是人太多，没有来得及小解。可是快到站时又找不到厕所，一下火车就很快被政府官员、政要记者所围住，但小解告急怎么办呢？可人家太虚大师修行多高呀，他可不会像咱们一样爱面子什么的。大师一下车就要在站台上小解，但所有的男女老少（他的弟子多是政府要员、达官贵人）都没有说什么，只是让太虚大师：“师父，您到旁边来解，路中间人家要走路！”太虚大师就真的在站台边上小解起来，没有丝毫害羞和恐慌。

由此可见，大修行人的风范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这只是体现在做人方面的一个小故事而已；而体现在艺术方面自然也是意境深远、妙趣横生。

点评

正是因为禅法不离文字相，因而禅宗将一切行为举止、起心动念，无不纳入禅悟的对象中来，所谓“举心动念无非禅意，运水搬柴皆是禅机”。禅，大多时候是不能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但禅有着无限的妙机，无限的含义，或者说有无限的意境。所以，禅与诗等艺术的表现手法完全可以融二为一，如是，就有了所谓的艺术禅。







苏曼殊与拜伦

从某个角度讲，苏曼殊是一个自由主义信仰者，说他是远离红尘也可以，说他是与时俱进也行。正如他评论拜伦一样："他是个热情真挚的自由信仰者——他敢于要求每件事物的自由——大的、小的，社会或政治的……他是一位心地坦白而高尚的人。"

这简直就他自己的真实写照。

说到禅，说到佛，我们不少人会想到菩萨、寺院、和尚、尼姑等，还有迷信。其实，佛教是最不主张迷信的，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佛教不但不崇拜偶像，不赞同盲目的信仰，而且是追求真理并客观实证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也



说："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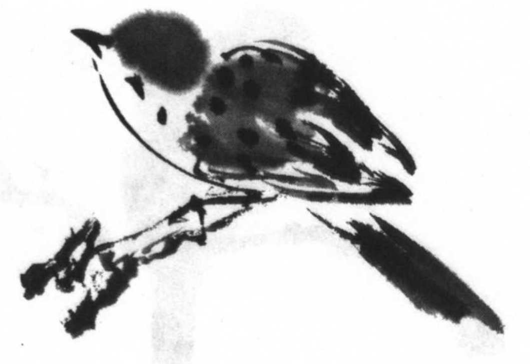
清末民初，外国文学作品如春潮般涌进中国，从而打开了中国人狭隘闭塞的眼界。苏曼殊也像许许多多的有识青年一样，如饥似渴地从外国文学中汲取养料，并试图从中寻求一些对人生有价值、有意义的理论或哲理，也希望能从中找到触发自身激情的外在动力。

向西方世界学习，是当时中国仁人志士最前卫、最激进的举动，也可谓是最时髦的青年时尚。苏曼殊从某个角度讲，也是这样一位青年。他不仅自己努力在汉诗和英诗之间寻找结合点，探究不同民族诗歌的情感、意识的倾向和艺术表现手法；并希望寻找到中西方文明的融合点，而且他还自愿地充当起这种文化沟通与传播的使者。


苏曼殊西装像

1908年至1909年间，曼殊大师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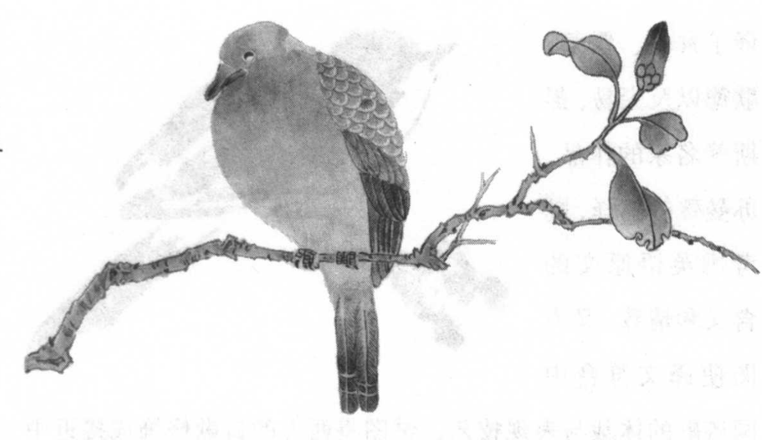
译了拜伦、雪莱、歌德以及豪易、彭斯等名家的作品。苏曼殊的翻译，既考虑英语原文的含义和情致，又力图使译文符合中国诗歌的体裁与表现技艺，试图将西方的诗歌修饰成接近中国古典的风格，以期使中国读者能产生认同感和亲切感。



曼殊大师就是用这种超越时空的眼光和优雅含蓄的胸怀，以及竭尽所学才华，而将中、西文化融入到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共同性中。

点评

在古代，禅师们多半没有形式上的迷信和崇拜，甚至不会烧香拜佛、念经打坐。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只有你自己救自己，谁也救不了你，更替代不了你解脱困苦与烦恼；而所有的经书或导师，也只能指引你如何趋向解脱，但如何达到开悟与离苦得乐，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也许是这个原因，苏曼殊才不在意外在的形象，追求自己的理想。





拜伦诗选自序

苏曼殊与其说是受佛学、禅学影响大，不如说他受爱情影响大，从他在《潮音·自序》中可以看到，他的一生除了受佛教影响之外，在文学和行为上影响他最大的人是拜伦和雪莱。就像他所说的：雪莱是一位“哲学家的恋爱者”，他不但喜好恋爱的优美……他也爱着“哲学里的恋爱”，或“恋爱里的哲学”；……雪莱在恋爱中寻求涅槃。这好像是苏曼殊内心的话语和对自身的总结。

苏曼殊读诗读得最多的是拜伦的诗，他最倾心的诗人也是拜伦。就因为他过于醉心拜伦的诗歌境界，所以他后来还甚至想到要倡办拜伦学会。苏曼殊翻译过拜伦很多诗，

他在《拜伦诗选·自序》中说：

去秋，白零大学教授法兰居士游秣陵，会衲于祇桓精舍，谈及英人近译《大乘起信论》，以为破碎过甚，衲喟然叹曰："译事固难；况译以英文，首尾负竭，不称其意，滋无论矣。又其卷端，谓马鸣此论，同符景教。呜呼，是乌足以语大乘者哉！"居士属衲为购《法苑珠林》，版久蠹蚀，无以应其求也。衲语居士："震旦万事蠹坠，岂复如昔时所称天国(Celestial Empire)，亦将为印度、巴比伦、埃及、希腊之继耳！"此语思之，常有余恫。比自秣陵遄归将母，病起胸膈，濡笔译拜伦《去国行》、《大海》、《哀希腊》三篇。善哉，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尝谓诗歌之美，在乎气体；然其情思幼眇，抑亦十方同感，如衲旧译《颖颖赤墙靡》、《去燕》、《冬日》、《答美人赠束发》、《毡带诗》数章，可为证已。古诗"思君令人老"，英译作


拜伦像





"To think of you makes me old", 辞气相副，正难再得。

若《小雅》：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译如：

"At first, when we set out,

The willows were fresh and green;

Now, when we shall be returning;

The snow will be falling in clouds.

Long and tedious will be our marching;

We shall hunger; we shall thirst.

Our hearts are wounded with grief,

And no one knows our sadness."

又陈陶《陇西行》：

誓扫匈奴不顾身，

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

"They swore the Huns should perish;

they would die if needs they must,

And now five thousand, sable-clad,

have bit the Tartar dust.

Along the river bank their bones lie

scattered where they may,

But still their forms in dreams arise

to fair ones far away."

顾视元文，犹不相及。自余译者，浇漓散朴，损益任情，宁足以胜鞮寄之任！今译是篇，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义悱恻，事辞相称。世有作者，亦将有感乎斯文！

光绪三十二年，佛从"多罗夜登陵奢天"下还日，曼殊序于太平洋舟中。

点评

苏曼殊对拜伦的欣赏可在《潮音·自序》中多有体现，其中有开篇就说："拜伦和雪莱是英国最伟大的诗人，同样创造性地把崇高的恋爱作为他们表达诗意的主题。"而苏曼殊对拜伦的诗歌也是极高的，他说："拜伦的诗像一种有奋激性的酒，人喝了愈多，愈会甜蜜地陶醉。他的诗充满魅力、美丽和真实。在情感、热忱和坦率的措辞方面，拜伦的诗是不可及的。"

而他在《拜伦诗选·自序》中所说："善哉，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尝谓诗歌之美，在乎气体；然其情思幼眇，抑亦十方同感……"从中也可以看出苏曼殊一腔爱国之情，以及他对拜伦的赞叹之情。



苏曼殊与沈燕谋、郑桐荪合影





是空是色本无殊

一部《心经》、一部《金刚经》、一部《六祖坛经》，令无数文人心生喜爱，并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创作灵感与人生智慧。无论是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还是画家，无不如此。

苏曼殊也是如此，他从佛家、儒家典籍中汲取了大量的养分，最终成就了一代文艺俱全的天才。究而论之，还是禅的空灵以及洒脱给他带来了大智慧，也因此而抉择了自己混迹红尘的人生道路。

禅宗诗歌是禅宗思想表述的载体之一。同禅宗的终极关怀——明心见性相同，禅宗诗歌的主旨同样也是明心见性。





所有的禅诗，其主旨无非都是为了达成明心见性，或明心见性后而呈现自心的悟境。

由于禅宗诗歌的终极关怀是明心见性，禅宗所有公案、机锋、诗偈都指向我们自心本性的“真实面目”，也就是禅宗常讲的“本来面目”，即指纯洁无瑕的妙明真心、天然本性。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所评论的那样：“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它视善良和慈悲为促进健康，不可以仇止仇。”苏曼殊就是这么一位追求真实的禅者。

一部《心经》、一部《金刚经》、一部《六祖坛经》，令无数文人心生喜爱，并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创作灵感与人生智慧，无论是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还是画家，无不如此。

苏曼殊也是如此，他从佛家、儒家典籍中汲取了大量的养分，最终成就了一代文艺俱全的天才。究而论之，还是禅的空灵以及洒脱给他带来了大智慧，也因此而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近代有很多著名人物与曼殊大师都有过来往，其中不少

还是很要好的朋友，陈独秀就是其中一位。在近代思想家中，很少有不通晓佛学的。陈独秀虽然是当时新学潮的领袖，但他对佛学仍是充满崇敬之心，他在《答李大槐》的信中曾经讲道："佛法为广大精深之哲学，愚所素信不疑者也。"因他与苏曼殊来信较密，也证明他对曼殊大师的人格持肯定态度。

在交往中，陈独秀曾经劝苏曼殊脱下僧服穿西装，甚至还说过"穿僧服不方便吃花酒"之类的话，这段时期，苏曼殊交游之广，令人吃惊。其实，曼殊大师是何等修为，他当然明白"心"与"法"、外相与内在的禅修道理。



苏曼殊西装像

曼殊大师说："夫人遭逢世变，岂无江湖山薮之思？况复深于患忧如生者！"这正好一语道破了他自己为何出家的缘故。

自小苏曼殊就对自己的身世很是在意，尤其是思念亲生母

亲；幼年时又受他父亲苏杰生第二个妾大陈氏略似虐待的冷落，加上他父亲不管不问、没有多少感情，所以从小就养成了悲观厌世的情怀。甚至，父亲临终前想见他一面，大师都以自己出家为由而没去，并几乎与苏家断了来往。后面一句更是说明了他志在出家的意愿。

禅宗的向上一着很难领悟，从一些公案中我们可以略知一二。有一位禅师，史料中说他悟道之后，有人在他面前说个“禅”字，他会跑到河边把耳朵洗一洗，并说“禅”这个字把他的耳朵给弄脏了。又有一位禅师，书中说他悟道以后，不小心说了一个“佛”字，他要漱口三天，说“佛”这个字把他的口弄脏了——这就是有名的“闻禅洗耳”和“说佛漱口”的公案。





当然，这里面大有玄机，只不过不是一般人所能体悟。所以，我们不可以轻易指责曼殊大师放任自流、放流形骸之举。

曾经有一位住在九华山禅师。一天，几位僧人来到九华山拜访禅师，求教“心”与“法”的内在关系，禅师回答说：“佛经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请问：这块石头是在心内还是心外呢？”他指了指庭院的石头问僧人。

其中一位僧人回答道：“佛经既然说‘心生万法’，以此来推断，石头应该在心内。”

禅师十分生气，说道：“蠢货！你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行走，心里却装着一块大石头，你不觉得累吗？”

佛教非常重视“心”的，然而那位僧人的答案的确与佛法真正的深层含义相去甚远，因为那位僧人忘记了佛法更深一层的含义——一分为二的偏执。一位学佛人心中若有偏执、限制，则追求洒脱与自在就无从谈起。

其实，佛教的教义和戒律都不可当成教条，那些只是修学求道的阶梯，是因地而制宜、因事而定的规律。如果看成是死板的教条，佛法就会成为生活中的负担，平添更多的忧郁和痛苦。

说到此，我想到一个小故事，那就是有名的“三心不可得”公案：

德山宣鉴禅师是四川人，年轻时就器宇不凡、夙具慧根。平素博通经论，对《金刚经》尤其下了一番功力，颇具心得，自认为佛法精义尽数掌握，没有难得倒他的问题，并著了一部金刚经注疏——《青龙疏钞》。

后来，德山宣鉴禅师听说南方的禅宗讲研“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认为绝不可能，气愤地说：“修行人千劫学佛威仪，万劫学佛细行，尚且不能成佛，为什么南方那些魔子居然说‘以心传心，见性成佛’？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我要去捣毁他们的巢穴，扫除那些败类，以报佛恩。”

于是，德山挑着一担《青龙疏钞》离开了四川。当他走到湖南沣阳时，正好肚子饿了，他看到一个卖饼的老太太，于是放下担子向老太太买点心——饼。老太太看了他一眼问：“你这个担子挑的是什么东西啊？”

德山答：“《金刚经青龙疏钞》。”

老太太一听是《金刚经》，便对德山道：“我有一问，你若

答得，我施与点心；若答不得，我这饼也不卖给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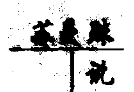
德山说："老人家，您请问吧！"

老太太说："金刚经上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上座您要点的是哪个心呢？"

这么一问，把德山给问住了，弄得哑口无言，只好灰头灰脸地走了。与老太太一番问答，令德山的锐气大挫。到了龙潭崇信禅师那里，一进法堂就说："久闻龙潭大名，一旦来到此地，潭又不见，龙又不现。"

崇信禅师回答他说："你已亲到龙潭！"





这一问一答，又把德山问住了。挫败的德山只好在龙潭安顿下来，跟随崇信禅师参学。

一天夜晚，德山站在崇信禅师身旁，久久不去。崇信禅师说："夜深了，你该回房休息了！"

德山向外走了几步又回来说："外面太黑。"

崇信禅师拿个纸捻子点燃了交给德山，德山刚要伸手去接，崇信禅师却把纸捻子吹熄了。于是德山因而大悟，倒身便拜。

"你见到了什么，就拜？"龙潭问。

德山说："从今以后，不再怀疑天下老和尚的舌头了！"

点评

禅是不从外得，但自内求的。禅师们有时并不是想故弄玄虚，而只是想启发人们返本还真。即：不要太过执着追求外在的一切外相，而智慧就在本心，一切珍宝具足，毫不欠缺。就如黄龙诲机禅师悟道那样简单——去粘而已！



尚留微命作诗僧

大家对曼殊大师的诗艺术评价颇高，说“旷观海内，清艳明隽之才，若曼殊者，殊未有匹焉”(王德钟:《燕子龛遗诗序》)。但是，也有人持批评态度的，说他“高逸有余，雄厚不足”(胡怀琛:《说海感旧录》)。

总之，曼殊大师是清末民初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他的才华得到很多的肯定，正如柳亚子所说的“曼殊的思想是没有系统的……在文学和艺术上，却都有相当的天才，不可磨灭……不过，在中国文学史上，我想总不好把曼殊的名字抹去吧。”



北新刊苏曼殊全集书影

苏曼殊小时候并没有多少机会多学习汉语，后

来到上海时，苏曼殊就向陈独秀请教汉语，学作诗填词。天资聪慧的苏曼殊在陈独秀指点下进步很快，后来陈独秀也感到教不了他，无能为力，又由章太炎指教。柳亚子曾评论说："曼殊的文学才能，不是死读书读出来的，全靠他的天才。"由此可见，他除了勤学之外，天赋极高，因此才有他后来的奇诗妙文。

苏曼殊的诗不喜欢引用典故，讲究境由心生、随意发挥，有时还会虚构故事情节。苏曼殊曾用中国古体诗形式译成了《拜伦诗选》，出版于宣统元年(1909)。其中，他译的《赞大海》、《哀希腊》、《去国行》等篇章，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译作之一。



苏曼殊诗墨迹

曼殊大师不但是一位佛学渊博的僧人、多才多艺的才子，而且还能诗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等多种文字，和陈独秀、柳亚子等文学大家交往甚密。在佛学上，他著有《梵文典》、《汉英辞典》，现存的著作有《文学因缘》、《焚剑集》等。

苏曼殊写过《无题诗三百首》，可惜已经有大半失传了。今幸存者有一百零一首，绝大部分是七言绝句。他的诗在当时影响很大，有“诗僧”之称。

曼殊大师的诗内容多是感怀之作，这种倾向在辛亥革命后的诗作中体现更为明显。据学者考证，苏曼殊的艺术风格受李商隐和龚自珍的影响比较多，诗风幽怨凄恻，弥漫着自伤自怜以及对自己身世的无奈与感叹，《东居杂诗》、《何处》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然而，在苏曼殊诗歌创作的早期仍有一部分风格与后期迥异的作品，如《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所体现的爱国热情表现方式苍劲悲壮，与一般诗歌有区别；《过平户延平诞生处》一诗，抒发了他对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敬慕与怀念之情。



另外，苏曼殊还创作了一部分风景诗，这些诗基调轻松，色彩鲜明，极富形象化，情文并茂，色调明朗，节奏欢快，宛如

一幅清新的画卷，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代表作有《过薄田》、《淀江道中口占》等，表达出他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苏曼殊是南社的重要成员，别人评论他的诗风是“清艳明秀、别具一格”，在当时影响很大。除诗歌外，苏曼殊还翻译过《拜伦诗选》和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在当时译坛上引起过很大的轰动。

苏曼殊的诗主要写他个人的身世，以及他流浪生涯的感慨。不过，他的诗中有很多是描写爱情与女子的哀怨之情，如《本事诗》、《无题》等，以清润的笔墨，表现出了幽怨凄婉的感情。以下是笔者挑选的精美诗句，以供读者欣赏。

本事诗

春雨楼头尺八箫，

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

踏过樱花第几桥。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契阔死生君莫问，

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

纵有欢肠已似冰。

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

海天龙战血玄黄，

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

一天明月白如霜。

东来与慈亲相会，忽感刘三、天梅去我万里

九年面壁成空相，

万里归来一病身。

泪眼更谁愁似我，

亲前犹自忆词人。

柬金凤兼示刘三

生天成佛我何能？

幽梦无凭恨不胜。

多谢刘三问消息，

尚留微命作诗僧。

本事诗

无量春愁无量恨，

一时都向指间鸣。

我亦艰难多病日，

哪堪重听八云筝。

本事诗

丈室番茶手自煎，

语深香冷涕潸然。

生身阿母无情甚，

为向摩耶问夙缘。



苏曼殊诗墨迹

本事诗

碧玉莫愁身世贱，

同乡仙子独销魂。

袈裟点点疑樱瓣，

半是脂痕半泪痕。

本事诗

九年面壁成空相，

持锡归来悔晤卿。

我本负人今已矣，

任他人作乐中筝。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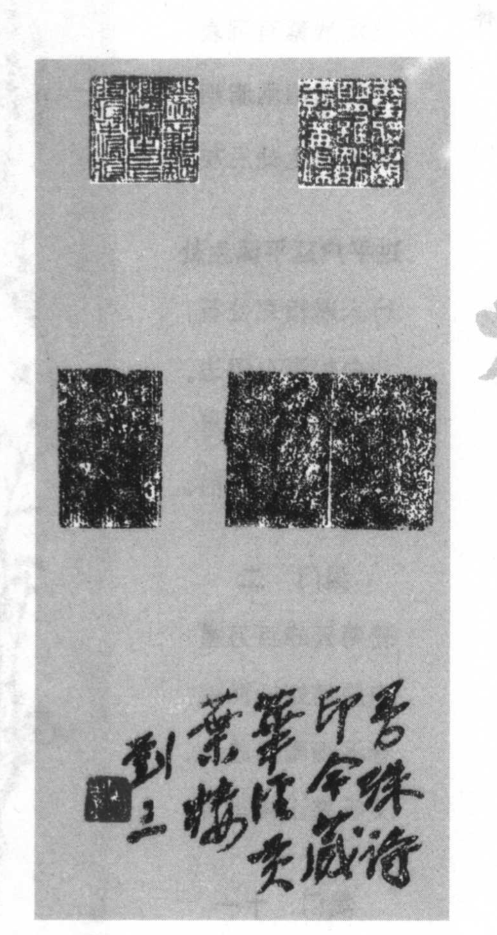
孤灯引梦记朦胧，
风雨邻庵夜半钟。
我再来时人已去，
涉江谁为采芙蓉？

失题二首

禅心一任蛾眉妒，
佛说原来怨是亲。
雨笠烟蓑归去也，
与人无爱亦无嗔。

西凉步枫子韵

生憎花发柳含烟，
东海飘蓬二十年。
忏尽情禅空色相，
琵琶湖畔枕经眠。



苏曼殊诗印拓本

读晦公见寄七律

收拾禅心侍镜台，

沾泥残絮有沉哀。

湘弦洒遍胭脂泪，

香火重生劫后灰。

过平户廷平诞生处

行人遥指郑公石，

沙白松青夕照边。

极目神州余子尽，

袈裟和泪落碑前。

吴门 二

碧海云峰百万重，

中原何处托孤踪？

春泥细雨吴趋地，

又听寒山夜半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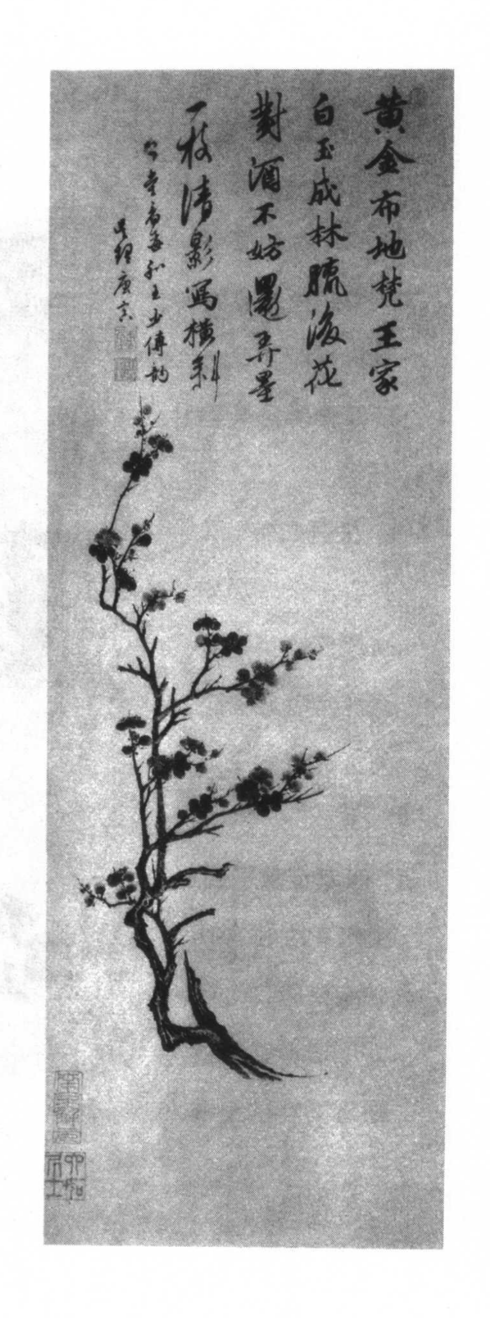
吴门 十一

白水青山未尽思，

人间天上两霏微。

轻风细雨红泥寺，

不见僧归见燕归。



次韵奉答怀宁邓公

相逢天女赠天书，
暂住仙山莫问予。
曾遣素娥非别意，
是空是色本无殊。



苏曼殊的诗作，确实不同一般，他的诗情文并举、意境深远，诗中有画、情景交融，确实是清新秀丽、难得一见的好诗。郭沫若就曾说过："苏曼殊的诗很清新。"

点评

苏曼殊对诗的灵感创作与他对禅学的深刻领悟是分不开的。而且，因为有了禅的空灵与顿悟，使他对诗的解读比一般人更彻底。于是，可以从他的诗中读出他的内心——有禅也有情、爱中似有恨！







苏曼殊的禅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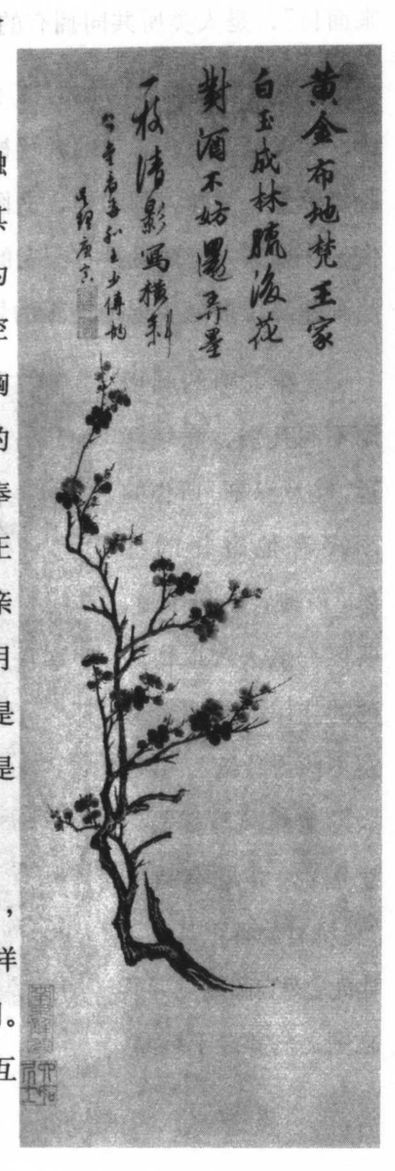
曼殊大师的画，与他的文才一样出色，就像一首无言的诗，又像是一位沉思中的睿智禅师，总会给你带来清新洒脱的感受。

佛教是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文明的集中表现，是东方智慧的结晶，确是东方文化宝库中稀有难得之瑰宝。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几乎涉及了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美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伦理道德等社会的各个方面。

对于禅学与绘画的融合，有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论画者如论禅相似，贵不存知解。"这是禅学与美学的对比与世人

对禅与艺术的评论。石涛的“不似似之”的经典论述，就是产生于这个禅和艺术融合的时期。

中国画的发展与演变，融会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其中，对中国画影响最大的则为佛教，佛家思想的超越与空灵、传神与自在，能使画家心胸开阔、思维微妙，因而对绘画的创作极有帮助。例如唐代信奉佛教的大学者、工诗善画的王维，他说自己的山水画是“手亲笔研之余，有时游戏三昧，岁月遥永，妙悟者不在多言”。这是画家对自己心境的表述，也是他对禅的体领与会心处。



禅师追求的是身心脱俗，画家追求的是意境脱俗，同样都是为了自在无碍、洒脱空明。可见，禅法与画技是可以相互融合的。

所以说，禅是人间一朵奇异花卉，是人间的一道奇妙的风景；禅是智慧、是幽默、是真实，是我人未生之前的“本来面目”，是人类所共同拥有的一大宝藏！

曼殊大师的画，与他的文才一样出色，就像一首无言的诗，又像是一位沉思中的睿智禅师，总会给你带来清心、洒脱的感受。曼殊大师的画，文图并茂，意境深远，清雅而脱俗，一如其人，而且具有一定的启发含义。他那清雅的淡墨绘画作品，多是表现他纯正的思想或禅悟的境界。

曼殊大师的画格调不同凡俗，意境深远，喻意深刻。所作的画多有他寄托的深思，但他轻易不作画，所以一般人难以得到他的佳作，所谓“非挚友不能得片纸”。曼殊大师曾作《写忆翁诗意图》，并题有诗文“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无主月自圆”，可见其亡国之痛溢显于纸面。



陆元孝题奇石壁图



曼殊大师无论是在小说、诗歌还是绘画作品中，无不流露出作为一名佛弟子的慈悲情怀，当他自己对未来无所适从时，大师将一腔忧伤的心情用诗文或绘画来舒缓、来消愁——因为独臂难挡狂澜，他也只能如此。

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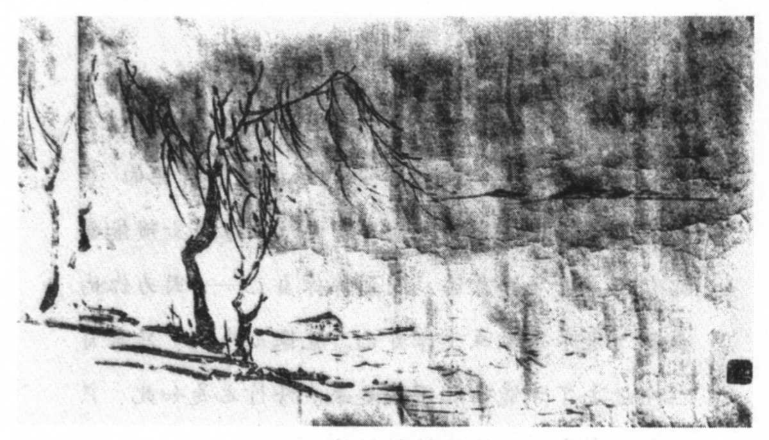
学禅，只能依靠自己。正如一位禅师所说的：如果你想要体证到生命中的真实真理，你就必须依靠你自己、教导你自己，并训练你自己——因为你的痛苦与快乐是来源于你自己。就像是吃饭，只有自己吃进去了才能让肚子饱起来。修行也是如此，只有自己去体证，才能解脱烦恼。



画谱自序

从苏曼殊的诗文书画中可以体会到，他的情绪总是起伏不定，心情多半总是郁闷忧虑的。因为苏曼殊内心更多是推崇禅宗的平实与睿智，所以他时僧时俗，感情波澜起伏——时而壮志激烈，时而放浪不羁，但这一切都来自他独特的生活经历、禅思的沉淀以及忧郁的个性。

自南北朝以来，禅宗在中国广泛的传播过程中，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断地碰撞、融合。在融合过程中，禅宗对我国



苏曼殊为刘三绘横幅

的绘画、文学、雕刻、音乐等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禅宗与绘画融合的背景下，禅的意境对中国画产生了极大影响。

唐朝之后的八九百年中，山水画日趋平淡萧散，至明末清初，终于出现了石涛的“不似之似”和“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的富有禅宗风格的画派，深受世人所喜爱。

苏曼殊没有像弘一法师（李叔同）一样把传统的佛学与修正作为毕生的志愿，而是把学梵文、翻译、学画、作诗当作是寄托精神、陶冶性情以及安身立命的主要方式，把这种方式作为自己体证佛法、追求生命终极关怀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人物画像中，苏曼殊通过撷取生活中的平凡的事件和场景来实现那些胸怀大志，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时表达了一腔爱国之情。即使在国破家亡之后，苏曼殊依然保持着高尚的气节，并将内心的悲愤与感慨诉于笔墨。

曼殊大师对画有很深的造诣，可以说功底深厚、精研深透，这可以从他的理论上得到印证，读者可以从曼殊大师在自己的画谱——《曼殊画谱·序》上看到，其中的绘画理论及与禅意相比附的评语极其精彩，言简而意丰，是难得的文字资料。如下：

昔人谓山水画自唐始变，盖有两宗，李思训、王维是也。(后称王维画法为南宗，李思训画法为北宗；又分勾勒、皴擦二法：勾勒用笔，腕力提起，从正锋笔嘴跳力，笔笔见骨，其

性主刚，故笔多折断，此归北派；皴擦用笔，腕力沉坠，用惹侧笔身拖力，笔笔有筋，其性主柔，故笔多长韧，此归南派。）李之传为宋王诜、郭熙、张择端、赵伯驹、伯骕及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皆属李派。王之传为荆浩、关同（《宣和画谱》作“仝”）、李成、李公麟、范宽、董元（一作“源”）、巨然及燕肃、赵令穰、元四大家，皆属王派。

李派板细乏士气；王派虚和萧散，此又惠能之禅，非神秀所及也。至郑虔、卢鸿一、张志和、郭忠恕、大小米、马和之、高克恭、倪瓒辈，又如不食烟火人，另具一骨相者。及至今人，多忽略于形象，故画焉而不解为何物，或专事临摹，苟且自安，而翊翊自矜者有焉。明李流芳曰：“余画无师承又







不喜规摹古人，虽或仿之，然求其似，了不可得。”夫学古人者，固非求其似之谓也。子久、仲土学董、巨，元稹学荆关，彦敬学二米，亦成其为元稹、子久、仲圭、彦敬而已，何必如今之临摹古人者哉？



苏曼殊遗画

衲三至扶桑，一省慈母，山河秀丽，寂相盈眸。尔时何震搜衲画，将付梨枣。顾衲经钵飘零，尘劳行脚，所馈十不一存，但此残山水若干帧，属衲序之。

嗟夫，汉画之 衰久矣！今何子留意于斯，迹彼心情，别有怀抱。然而亡国留痕，夫孰过而问者？

佛灭度后二千三百八十三年，粤东慧龙寺曼殊。

从苏曼殊的诗文书画中可以体会到，他的情绪总是起伏不定，心情多半总是郁闷忧虑的。因为苏曼殊内心更多是推崇禅宗的平实与睿智，所以他时僧时俗，感情波澜起伏——时而壮志激烈，时而放浪不羁，但这一切都来自他独特的生活经历、禅思的沉淀及忧郁的个性。

点评

禅宗是以顿悟为特色，因而无迹而寻。正因为它总是以心印心、不落文字、离言说相，所以它那独特的魅力和空灵的神韵征服许多人——无论古往今来，也无论是诗人学者、文人墨客乃至帝王将相、士子百姓，无不被它的超脱所折服。可以说，禅是中华文明及民族智慧传承中的一座重要的丰碑。苏曼殊也是这样，被禅所折服，因而才有他“半是流浪半是僧”的禅师生涯。







苏曼殊的画，许多是舍表求神的，用笔细腻，注重整体的表意效果，符合了顾恺之"传神论"中"气韵生动"的表现手法。他的画多是意境的，潇洒飘逸、画外含情，总是以山水来寄托他的复杂情怀，疏导他内心中压抑的情感。

文学上的成就，若以语言表达，不一定能诉说得尽，有时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因为言不尽意，意不能尽。或许，正如美学大师朱光潜所说："最上乘的语言，是对自己说；次之，是对一个人说；最下乘的，才是对很多人说。"

受到禅宗的影响，后世的"禅画"可分为带有禅的意境的山水画和佛教人物画两种。山水画的发展与禅宗的兴起是

处于相同的历史时期。禅对山水画的理论与绘画创作均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东汉之后，人们开始从对文化的深刻思考转向退避山林、精研玄理的独善之道，即三国时期所谓的“魏晋玄学”——谈玄说妙渐成风气；到了两晋时期，玄谈就已经风靡全国了，并产生了如“竹林七贤”等著名的清谈之士。

因“魏晋玄学”与禅学的精妙，也使得山水诗由此而繁荣起来，而文人们也多与寺庙、僧人走得很近。他们的作品也自然受到空灵、洒脱、玄妙的禅学的影响——即诗、画中自然

万里飘蓬双布履
十年回首一僧依



就融入了禅的空灵以及清微淡远的意境。

另一方面，很多僧人都有着极高的绘画素养，他们的作品中增加了禅的意境，自然更显出意境深远、回味无穷的功效，因而就有了贯休、石恪等这样的奇才。这种融禅于山水画或人物画之中的现象，就是受到禅宗影响的具体表现。

曼殊大师的画，许多是舍表求神的，用笔细腻，注重整体的表意效果，符合了顾恺之“传神论”中“气韵生动”表现手法。他的画多重意境，潇洒飘逸、画外含情，总是以山水来寄托他的复杂情怀，疏导他内心中压抑的情感。

曼殊大师交游甚广，尤其喜欢以文会友，这在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来：

（一）

癸卯，入吴门，道中闻笛，阴深凄楚，画示诸同学。

癸卯，参拜衡山，登祝融峰，俯视湘流明灭。昔黄龙大师登峨嵋绝顶，仰天长叹曰：“身到此间，无可言说，唯有放声恸哭，足以酬之耳。”今衲亦作如是观。入夜，宿雨华庵，老僧索画，忽忆天然和尚诗云：

怅望湖州未敢归，

故园杨柳欲依依；

忍看国破先离俗，

但道亲存便返扉。

万里飘蓬双布履，

十年回首一僧依；

悲欢话尽寒山在，

残雪孤峰望晚晖。

即写此赠之。



苏曼殊绘纨扇

癸卯，南游客盘谷，西村澄君过我，以《耶马鸡夕照图》一帧见赠，并索予画。予观西村杰作，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之雄；去其犷，空谷之音也。遂纵笔作此答之。

（二）

甲辰，由暹罗之锡兰，见崦嵫落日。因忆法显、玄奘诸公，跋涉艰险，以临斯土，而游迹所经，均成往迹。余以系身情网，殊悔蹉跎。今将西入印度、佩珊，与余最亲爱者，属余作图。适刘三赠余诗云：

早岁耽禅见性真，

江山故宅独怆神；

担经忽作图南计，

白马投荒第二人。

因画此留别。呜呼，异日同赴灵山会耳！

甲辰，南归岭海，风雨连绵，故友念安属作《茅庵偕隐图》。及后归自星州，忽闻念安已辞尘世矣。但见三尺新坟，芳草成碧，邻笛之恫，乌能已已！

（三）

乙巳，泛舟西湖，寄怀仲子。

乙巳，羁秣陵，偕季平登鸡鸣寺，观台城后湖，百感交集，画示季平。

乙巳，与季平行脚秣陵，金凤出素绢索画，未成，而金凤他适。及后渡湘水，作此寄之，宁使殷洪乔投向石头城下耳。



苏曼殊遗画

（四）

丙午元旦，与申叔过马关作。

丙午，赠别钵逻罕归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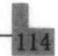
波逻罕居士西归梵土中，因作《江干萧寺图》一幅赠别。佛灭度后二千三百八十四年，曼殊。



余作《江干萧寺图》，将寄梵土；及过申江，周子柏年见而爱之，则以转赠。

钵逻罕居士西归梵土，余尝作《江干萧寺图》赠别，距今半载，刹那间耳。扶病作此，以寄知音。

怀宁鄧绳侯先生艺孙，为石如老人之曾孙，于其乡奔走教育。余今夏至皖江，就申



叔之招，始识先生，与共晨夕者弥月。后余离皖之沪；月余，申叔亦来，出先生赠余一绝云：

寥落枯禅一纸画，

欹斜淡墨渺愁予；

酒家三日秦淮景，

何处沧波问曼殊。

今别先生，不觉半载，积愫累悕，云何不感？画此奉寄。丙午，曼殊记。

丙午，重过莫愁湖，画寄申叔。

丙午初秋，须磨海岸，送水野氏南归。

点评 曼殊大师一直都不为世俗的浮华与喧嚣所动，并尽力去做佛弟子的本分事，坚守着禅宗的内在精神。正因为他做了不少自觉觉他、自度度人的事情，（哪怕只是言论，因为鲁迅先生不也是用笔革命的么！）所以他赢得很多人的赞叹——尤其是受到当时激进青年们的崇拜。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精神重又显示出夺目的光彩和别样的吸引力。





画跋二

我国的文明属衣冠文明，着重于体现思想及个人修养，多以柔美和含蓄为表现手法，主要看能不能传达作品的内涵为主，所以我国最早的绘画艺术理论就是顾恺之的“传神论”。而曼殊大师的画就是以传神为主，寓意颇深，但他不轻易作画，而且视心情而为，故他的画少有传世。

曼殊大师的画有不少汉唐的遗韵风味，故他的画好像既有顾恺之的神韵，又有“唐画之祖”展子虔的遗风，所以他的画别具一格，表达了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而又“是空是色本无殊”（《次韵奉答怀宁邓公》）的禅画风格。

所谓“禅画”是指禅意的文人画，禅意画是透过画面的平淡清雅而体现出禅机意境，提倡“以禅入画”和“以画喻禅”，苏曼殊的许多作品就是最好的例证。

曾经有一次，石涛在他自己画的山水画中提道：“论画者如论禅相似，贵不存知解，入第一义，方为高手，否则入第二义矣！”强调第一感知，把禅与绘画融合的关系作了一个很好的表述，这就是以禅论画。

禅画影响过无数的人，历经千百年而不衰。最具代表性的可以说是明末的四大画僧：八大山人、石溪、弘仁（浙江）、石涛。这四大画僧提出了深入禅悟的“无法为法”，并且特别强调了“平淡”与“萧散简远”。平淡就是指简洁，萧散简远就是指写意与传神。将简洁、写意与传神落实到画面，来实现画境超脱的内涵，自然就容易静里生奇、平淡生辉了。



苏曼殊赠程演生印章拓本

从两汉到南北朝直至初唐时期，可以说是以人物画为主；而到唐宋时期，山水画就开始独立而自成体系，应该说都是受到禅学的影响。至此，崇尚清淡便成为画家追求的意境，从而促进了绘画的新的发展。

自董其昌之后，画坛开始有南、北两宗之分，而且历代都有各自的传承之人。从画风上看，苏曼殊大约属于崇尚南派的，这个可以从他在《曼殊画谱·序》中看出，因为他的画风是属南派风格的——“其笔有筋，其性主柔”。

从他的《曼殊画谱·序》中对画的评述可知，苏曼殊深知中国山水画的源流和得失。毋庸置疑，他付出了极大的揣摩、



赏析、分辨和临摹，所以他的画是有很深的功底的。甚至，他还对画坛的现状表达不满，呼吁人们不要忽略中国画所具有的历史和文化的深远价值。但，这并不影响他同时将外国的画家介绍到中国。

我国的文明属衣冠文明，所以着重于体现思想及个人修养，多以柔美和含蓄为表现手法，主要看能不能传达作品的内涵为主，所以我国最早的绘画艺术理论就是顾恺之的“传神论”。而曼殊大师的画就是以传神为主、寓意颇深，但他不轻易作画，而且视心情而为，故他的画少有传世。

画中题诗也是曼殊大师表现他那超人才华的方式之一，他的文笔向来简洁朴素，没有太多的华丽的东西。不过，虽然简练，但佳作频频，从中足以看出他的志向与忧思。现摘录数篇于后，以供读者欣赏。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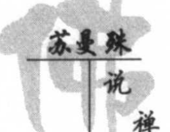
昔人出《山海关》诗，有“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哪得不回头”句，然稍陷柔弱，嗣同仁者《潼关》诗云：

终古高云簇此城，

秋风吹散马蹄声；

河流大野犹嫌束，

山入潼关不解平。



余常诵之。今奉慈母迁居村舍，残冬短晷，朔风号林，吾姊榎本荣子属画，泚笔成此。

（二）

晦闻居士客余于藏书楼，寒风萧瑟，落叶打肩，居士命画，作此质之。居士得毋有"夕阳无限好"之感耶？

闻道孤山远，

孤山却在斯；

万方多难日，

一坞独棲时。

世远心无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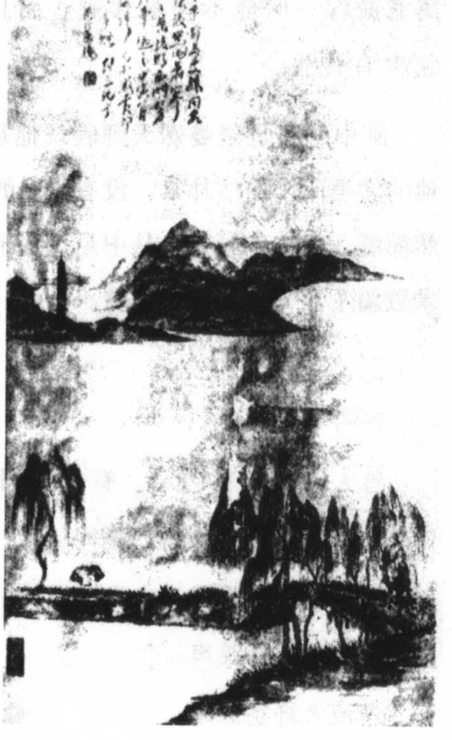
云驰意未移；

归途指邓尉，

且喜夕阳迟。

孤山非自，邓尉非也，偏此法界，达摩羯逻。曼殊。

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



白门秋柳图

（三）

始夜枫林初下叶，

清秋弦月欲生华；

凉凝露草流萤缓，

云断西峰大火斜；

藏壑余生惊逝水，

迷津天上惘星槎；

兴亡聚散经心地，

高柳萧森隐荻花。

曼殊写王船山诗意。

（四）

谁知卧处徘徊，谢庭风景都非旧，画堂尘掩，蓬生三径，门垂疏柳，白昼初长，清风自至，流年空又。看多情燕子，飞来还去，真个不堪回首；

昔日娇随阿母，学拈针临窗挑绣，斜阳楼外，熨残铜斗，线纹舒皱，蚕欲三眠，莺还百啭，落花时候。问重来应否销魂？试听江城笳奏。

右录明末女子素嘉《水龙吟》一阕，绿惨红愁，一字一泪。呜呼，西风故国，衲几握管而不能下矣！

倾城大家命画《一顾楼图》，曼殊馈于鬋夷。



汾堤吊梦图

（五）

华严瀑布在日光山，蓬瀛绝胜处也。仲子曾作《华严瀑布诗》十有四章，词况丽赡。又忆昔入罗浮，过黍珠庵，读破壁间何氏女诗，有："百尺水帘飞白虹，笙箫松柏语天风"，亦可诵。吾今作是图，未识可有华罗之胜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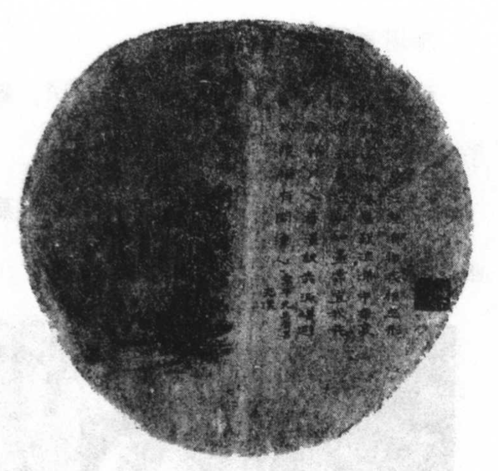
（六）

唯东汉孝明皇帝永平七年，岁次甲子，勅郎中蔡愔、中郎将秦景、博士王遵等一十八人，西寻佛法。至印度国，延迦叶摩胜，竺法兰，将白氎上画释迦像，及《四十二章经》一

卷，载以白马，以永平十年，岁次丁卯，十二月三十日，至于洛阳。帝悦，造白马寺于城西雍门外，译《四十二章经》，是为佛教东流之始。曼殊画此，并识。

（七）

昔人天津桥《听鹃词》云："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鸦。"衲今秋弛担韬光庵，夜深时闻鹃声，拾笔图此，并柬季平一诗。诗曰：



苏曼殊为刘三所画纨扇

刘三旧是多情种，
浪迹烟波又一年；
近日诗肠饶几许，
何妨伴我听啼鹃。

（八）

久别慧子，忽辱寄诗，有"乞写《万梅图》诏我，一花一佛合皈依"句，因馈此以报。

"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无主月空图。"写忆翁诗意。

（九）

题百助眉史小影片寄天笑

无量春愁无量恨，

一时都向指间鸣；

我已袈裟全湿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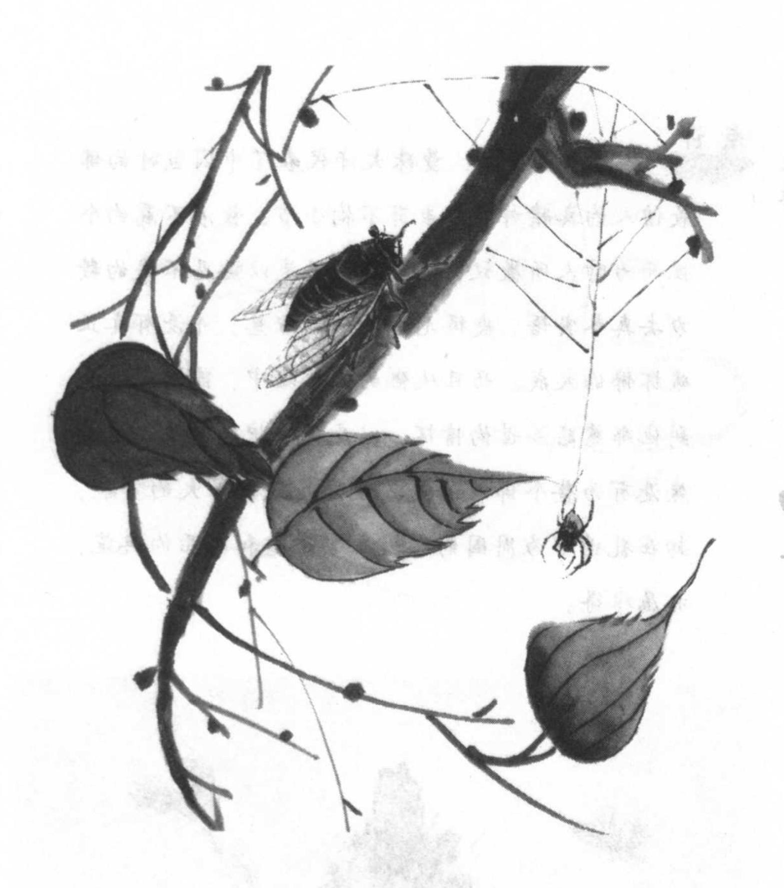
那堪重听割鸡筝。

楼上玉笙吹彻，白露冷飞琼珮玦，黛浅含颦，香残楼梦，子规啼月；

扬州往事荒凉，有多少愁萦思结，燕语空梁，鸥盟寒渚，画栏飘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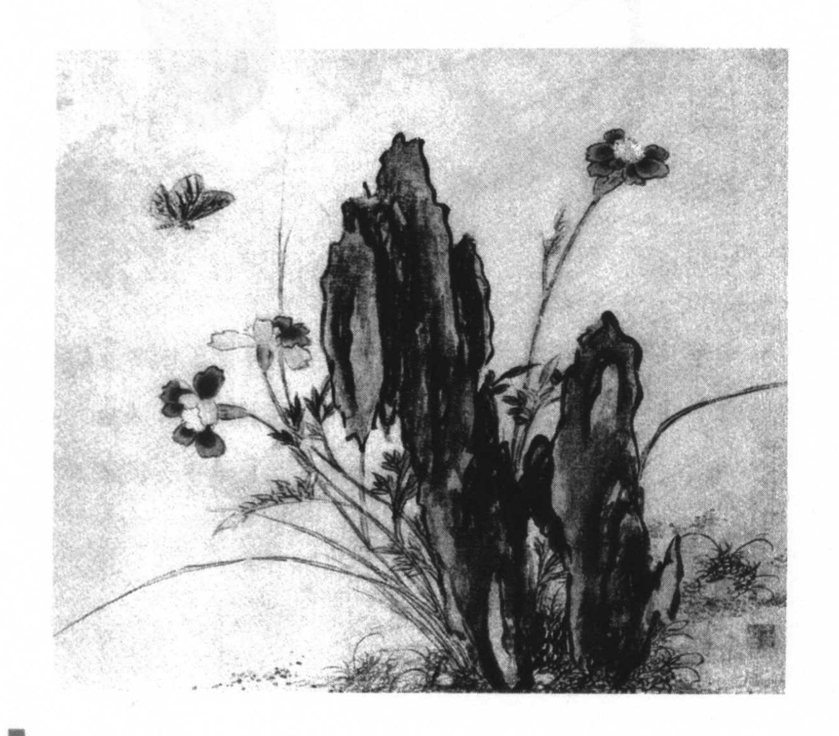


调筝人小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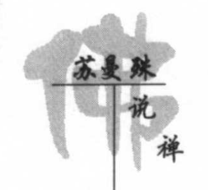
余尝作《静女调筝图》，为题二十八字，并录云林高士《柳梢青》一阕，以博百助眉史一粲。日来雪深风急，念诸故人，鸾飘凤泊；衲本工愁，云胡不感！故重书之，奉寄天笑足下。雪蝶拜。

点评 从某个角度讲，曼殊大师代表了中国当时的佛教僧人的真精神。他虽有不拘小节、放浪不羁的个性而为时人所微议，但他最终还是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去真参实悟，获得无上甚深的智慧，并没有真正破坏佛的大戒。而且从他的笔墨之中，随时可以见到他那慈悲济世的情怀，以及弘法护教志愿。他虽然没有为整个佛教的复兴或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却在乱世中为周围的人树立了道德和人品的典范，亦属难得。





第四章 流浪的禅







他从始至终，总是保持一个浪漫不羁的才士形象，或者半僧半俗、近于疯子，但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他将是一个极富典型的人物。

一般来说，社会的文明现象往往可以在那个时代的绘画等艺术品中看到她的身影。即一件好的美术品，有时也是可以体现出一个国度的文明现状，以及画家本人的气质和修养。从读者的角度来说，一件艺术品会给我们带来精神食粮的同

时，也可以陶冶我们的学识与修养，以及理想等。这也许就是艺术家为什么能得到人们尊敬的原因之一。

大家知道，我国宋朝有一位高僧名叫济癫，行为疯疯癫癫，还经常饮酒吃肉，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高僧，是故意以不执著的外相来度化人的，因此大家都很尊敬他。听说济癫和尚出家的寺院——苏州灵隐寺现在的香火极旺呢！所以，禅者的风范就是这样，总让你感到意外，但又不是故意作怪。苏曼殊也是如此，他并不是要标新立异，而是在特定的时代而选择了他特定的生活方式。

曼殊大师自始至终总是保持一个浪漫不羁的才士形象，或者半僧半俗、近于疯子，但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他将是一个极富典型的人物。

禅，其实是很重视自我规范和自律自守的——除非你大彻大悟之后。自六祖大师之后，马祖创建了丛林制度，百丈建立了佛门清规，所以近千余年以来，没有一个禅者敢不守清规。大凡一个禅者，都会做到自我监督、自我思维、自我反省，并且要求时时刻刻能把握心念，不可起恶。

禅，虽然是古老的文化遗产，但更是现代人美满生活的智慧之源——因为禅可以使人心胸开阔、启发灵感、调和精神、净化陋习、增强记忆力和判断能力。

自清代中叶以来，禅学呈衰落之态，曼殊大师对此忧心忡忡，他抨击佛门积弊甚深，众僧对痼疾习以为常，不思更

张。他认为“法门败坏，不在外缘，而在内深”，所以他和章太炎作《儆告十方佛弟子启》，意在提醒、劝诫佛门弟子正视自身的弊端。同时，他又为佛法辩护，以回应各种谬说。苏曼殊还批评了东南各寺所设学堂不切实际的做法，他对杭州等地僧人学习英文感到不可思议，他认为佛教寺院就应该学习汉文、梵语，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世界语言中梵语最美，而且西方的语言是源自梵文，但学英语就没有必要。他说：“印度大、小乘经论，中土未翻译的甚多，经文典则，不明字学，何能精通？”这也是苏曼殊为什么要努力学习梵文的缘故。

点评

禅宗有一句话说：“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是注重平凡而潜修的，故在我们的眼里，禅师们似乎与我们常人没有两样——同样是吃饭穿衣，同样是日作而息，但禅师们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睿智，让人惊叹不已，也许就像儒家所说的“大智若愚”吧。或许，苏曼殊就是这样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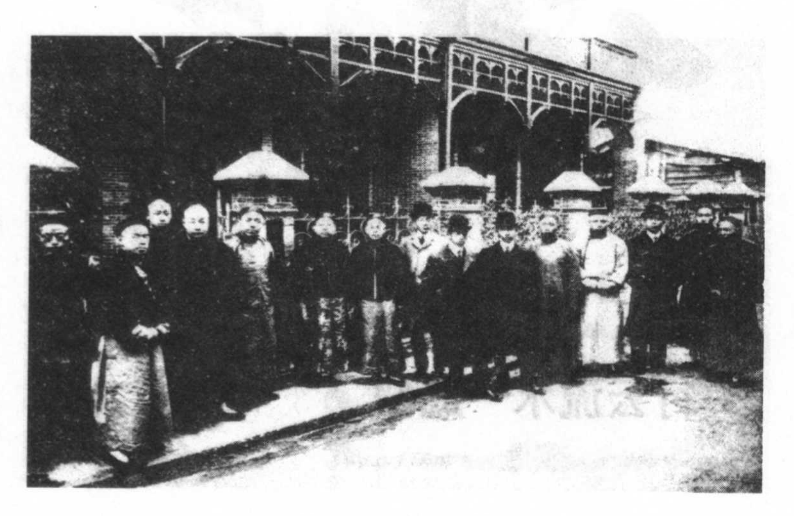
行云流水一孤僧

苏曼殊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一直以坚定的信念，始终坚贞不渝地追求着佛法的最高真理和生命的究竟解脱。但他的这种追求方式，并不是在理论的思辨中进行的分析——因为理论的思辨只是知识与感性的纠缠，与真实的佛法及悟道无关，这也是禅宗一向比较反对的。

我国历朝历代的僧侣都有为国奉献之举，将布施化为报国之恩的具体行动。曼殊大师也是如此，为支持中华民族的统一事业，在海内外到处呼吁奔波，或诉诸笔墨。

曼殊大师以上海为中心，频繁来往于大江南北、日本和

东南亚各地。有时以教书为生；有时靠卖文过活；有时寄居于寺庙；有时乞贷于友朋；有时“赀绝穷饿不得餐，则拥衾终日卧”（柳亚子语），居无定所；有时一年之内，所住之处多达数十处。



国学保存会藏书楼

颠沛流离的生活，让苏曼殊身心交瘁、心劳不已，但同时也因而丰富了他的阅历，以及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深刻思考。下面是他云游四方时写下的随笔，从中可见一斑：

（一）

余至中印度时，偕二三法侣居芒碣山寺。山中多果树，余每日摘鲜果五六十枚啖之，将及一月。私心窃喜，谓今后吾

可不食人间烟火矣，唯是六日一方便，便时极苦，后得痢疾。乃知去道尚远，机缘未至耳。

（二）

缅人恶俗极多，有种族号曰“浸”，居于僻野之山社。凡遇其父母年岁老者，筑台一座甚高，恭请老人登其上，而社中幼壮男女相率而歌舞于台下，老人从台上和之，至老人乐极生狂，忘其在台上歌舞，跌下身死，则以火焚葬之。谓老人得天神之召，为莫大之荣幸云。



苏曼殊与沈燕谋、郑桐荪合影

（三）

《佛国记》耶婆堤，即今爪哇。万历时华人至爪哇通商者已众，出入俱用元通钱，利息甚厚；而今日华侨人口已达八十余万，自生自灭，竟不识祖国在何方向。

（四）

末里洞有人造石山高数十丈，千余年物矣。其中千龛万洞，洞有石佛，纡回曲折，层出无穷。细瞻所刻石像，较灵隐飞来峰尤为精美。询之土人，云此石山系华人所造。日惹水城为南洲奇迹，亦中土人所建，黄子肃芳约余往游，以病未果也。



苏曼殊与马小进

（五）

土人称荷兰人曰"敦"，犹言主也。华人亦妄效呼之，且习土人劣俗。华人土生者曰"哗哗"，来自中土者曰"新客"。

（六）

梭罗为首都，其酋居焉。酋出必以夜，喜以生花缀其身，画眉敷粉，侍从甚盛，复有弓箭手。酋子性挥霍，嗜博饮，妻妾以数十，喜策肥马出行，敷粉涂脂，峨峨云髻，状若好女

焉。酋之嫔妾，皆席地卧起，得幸而有孕者，始得赐以床褥。宫人每日给俸若干，使自操井臼。宫中见酋，无论男女，皆裸上体，匍匐而前。酋每一语毕，受命者必合掌礼拜，退时亦蛇行也。

（七）

余巡游南洲诸岛，忽忽二岁，所闻皆非所愿闻之事，所见皆非所愿见之人。茫茫天海，渺渺余怀。太炎以素书兼其新作《秋夜》一章见寄，谓居士深于忧患；及余归至海上，居士方持节临边，意殊自得矣。

（八）

塞典堡植物园，其宏富为环球第一。有书藏，藏书二十余万，均是西籍。余以《大乘起信论》寄之。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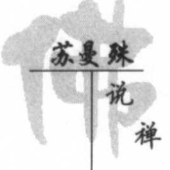
自巴利八版出石叻，途次多悲感。晦闻见寄七律，温柔敦厚，可与山谷诗并读。诗云：

四载离悰感索居，

似君南渡又年余；

未遗踪迹人间世，

稍慰平安海外书。



向晚梅花线数点，
当头明月满前除；
绝胜风景怀人地，
回首江楼却不如。

后一年，余经广州，留广雅书院，一醉而去。抵日本，居士复追赠一律云：


苏曼殊与桂弟

五年别去惊初见，
一醉殊辜万里来；
春事阴晴到寒食，
故人风雨满离杯；
拈花众里吾多负，
取钵人间子未回；
自有深深无量意，
岂堪清浅说蓬莱。

居士有蒹葭楼，余作《风絮美人图》寄之。

（十）

印度气候本分三季，热季、雨季、凉季。昔者文人好事，更分二阅月为一季。岁共六季：曰“伐散多”为春季；曰“离

斯磨"为夏季；曰"缚舍"为雨季；曰"萨罗陀"为秋季；曰"诃伊漫多"为冬季，曰"嘶嘶逻"为露季。



苏曼殊遗画

（十一）

伽摩（Kama）者，印度情爱尊天，貌极端美，额上有金书，字迹不可辨。手持弓，以蔗干为之，蜜蜂联比而成弦。又持五矢，矢尖饰以同心花，谓得从五觉贯入心坎。腰间系囊二，用麻布制之，实以凌零香屑。其旂画海妖状，相传尊天曾镇制海妖云。余随婆罗门大德行次摩俱罗山，于散陀那古庙得瞻礼一通。散陀那者，译言"流花"。

（十二）

秦淮青溪上有张丽华小祠，不知何代初建，至今圯迹犹存。新城王士祯有诗云：

璧月依然琼树枯，

玉容犹似忆黄奴；

过江青盖无消息，

寂寞青溪伴小姑。

二十八字，可称吊古杰作。《后庭花》唱乐，天下事已非，当年风景，亦祸苍生之尤者耳。



葬花图

（十三）

《送郑邵二君序》

余游东岛归，遇郑孟硕邵中子于春申江上。二君天性孝友，宽平而不忮，质净而无求，昔人所谓"术素候船而志素定，不以时胜道"者；故与之游，忘日月之多也。今孟硕就王博士之召，中子作边地之游，悱然有感于离合之数；余亦将有意大利之行，绝域停骖，胡姬酒肆。遥念二君白马骄行，山川动色。即他日以卧雪之身，归来乡国，复见二君含饴弄孙于桃花鸡犬之间，不为亡国之人，未可知也。民国六年二月十一日。

（十四）

《与柳亚子书》（癸丑十二月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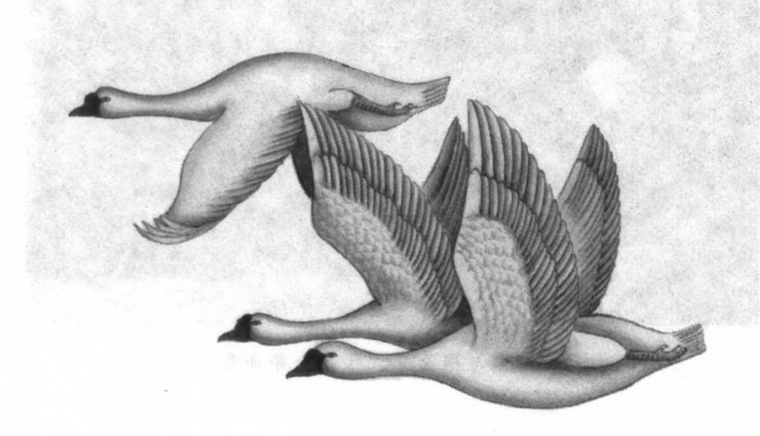
至大久保，复得疟疾。顷至牛达，少试西药。明后日赴大森，大森有梅花数百株，并是古物，“已知无奈姮娥冷，瘦损梅花更断肠。”亚子宁谓山僧此时情绪不如放翁乎？大森小住，更赴热海，热海风候至佳。吾结习未忘，犹负气如昔，病魔其如予何？赐教径寄石井方，余虽浪游，必能转致余逆旅也。此草，敬叩双安。燕谨状。



苏曼殊与柳亚子、叶楚怆等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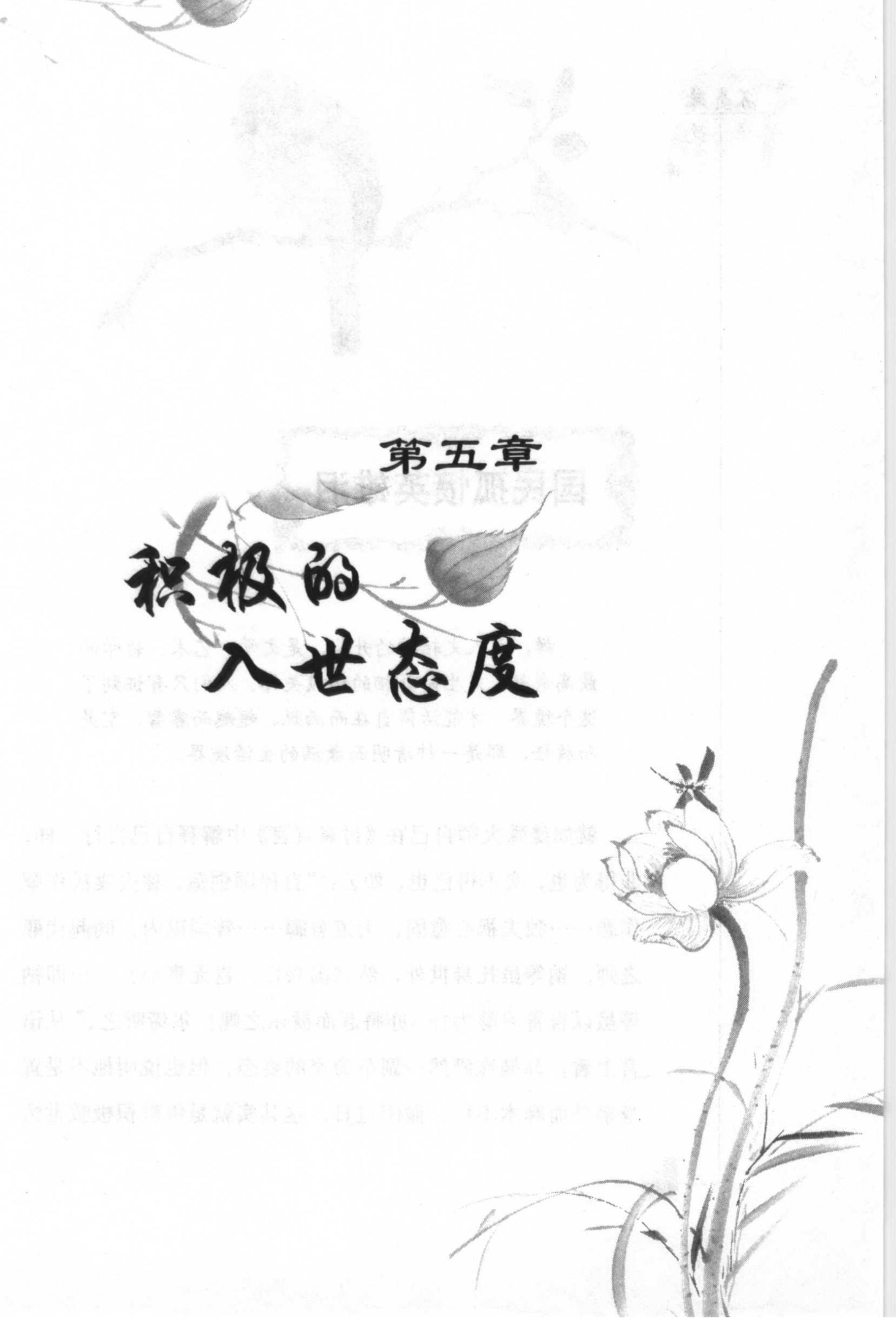
点评 一般人以为，禅的洒脱是随意，禅的空灵是不想（不思维），大错而特错！要知道，禅宗初祖达摩大师并没有叫人空心静坐，他甚至还传授了"二入四行"的禅法——二入，即理入、行入；四行，即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大意就是相信佛所说一切真理，依照教理而实行修正，修正的方法就是以德报怨、随顺一切众生、无欲无求、与法相应。而只是耍口头功夫、谈玄说妙的人，往往会被禅师们批评为狂禅、口头禅，也为真懂佛法者所讥笑。

苏曼殊整体上就是按祖师所说去做的，只是默默而为，不在表相上下工夫而已，不过这也是禅师风格所许可的。



第五章

积极的入世态度





国民孤愤英雄泪

禅，是人文精神的升华，是文学、艺术、哲学的最高成就，是生命真相的终极关怀。人们只有证到了这个境界，才能活得自在而洒脱、超越而睿智、空灵而放任，那是一种清明而潇洒的生活境界。

就如曼殊大师自己在《讨袁宣言》中解释自己言行一样，非得为也，实不得已也。如云："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独夫祸心愈固，天道愈晦……普国以内，同起代罪之师。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尔谛听之。"从语言上看，苏曼殊俨然一副革命家的姿态，但也说明他不是置身事外而麻木不仁、偷闲过日。这其实就是佛教积极救世情

怀的最好体现——因为佛教所说修行并不消极，而是无我无私、爱国救世的积极主义。

祖师禅，就是达摩大师所传授的顿悟天生本然佛性、当下悟道成佛（理即佛，不是果位佛，所谓悟后起修即指此）的禅。而禅如此玄妙难解，如何来体认呢？我们来看看以下二公案。

丹霞天然禅师曾说过一句有名的禅语："'佛'这个字，我一辈子都不爱听。"他参破迷情而悟道后，经常做一些奇特的动作，有的让人很是疑惑。他悟道后，立马爬到佛殿的佛像头上，并像骑马似的坐在佛像的脖子上，让寺院的其他人大惊失色，只有他的师父马祖道一见了后赞叹说："善哉，我子天然！"



丹霞禅师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烧佛。一天，他路过一座名叫慧林寺的寺院，就在此挂单（落脚住宿的意思）。到了晚上，因为天气寒冷，他竟毫无顾忌地把佛殿上一尊木头佛像搬下烧火取暖。这下把那个寺院的住持给气坏了，指责他说："我好心留你挂单，你为何要烧掉我的佛？"

丹霞禅师用木棍拨了拨木炭说："我烧佛取舍利。"

住持生气地说："木佛哪有舍利！"

丹霞一听，便说："既然没有舍利，那我再搬两尊来烧。"

这便是有名的"丹霞烧佛"的公案。

从这两个公案中可以看出，悟道与不悟道是大不一样的。悟道后，自然处处自在、事事圆融。从展禅师曾说过："至理真谛是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所以我说多了，反使你们离道更远。"禅师们的言传身教，无非是让人们学会体认自心本有天然佛，不要向外盲目索求。正如岩头禅师对雪峰禅所说的："从门外进来的不是自家珍宝。"

所以，禅师喜欢把他们的开示指引说成是引导见到月亮的手指——见月之指；指引虽然重要，但毕竟手指不是月亮，所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切不可把手当月。

事实上，禅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从生活中去实践。一屈指，一拂袖，无一不是禅的具体体现。只有不停地从生活中去参证，在山林或世间去修行，才能真正体验到禅。

曼殊大师所处的清末民初，内忧外患，国势颓败，佛教界亦面临同样的危局。对佛教虔诚的信仰是苏曼殊的精神之皈依，所以他为佛教的发展而呼吁，一直是勇往直前。他把佛教与现实关系结合起来，用哲学而理性的观点透析着社会各种现象。当时有人提出要废止佛教的偏见，曼殊大师立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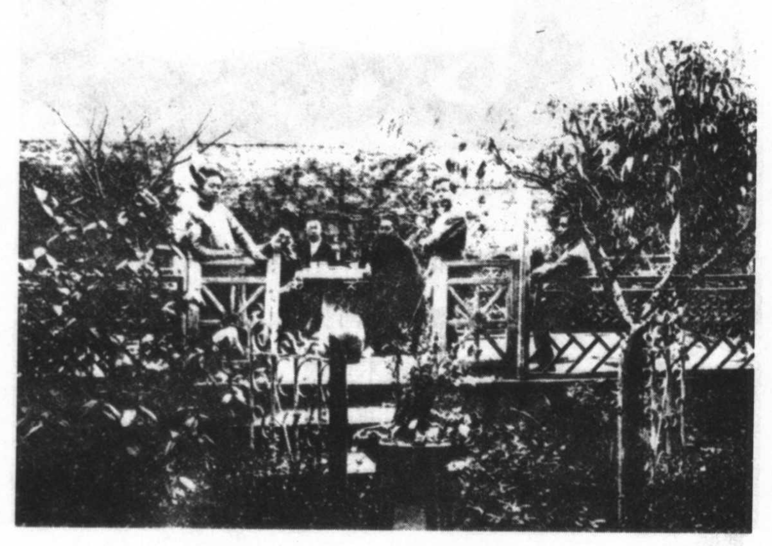
苏曼殊与邓绳侯、江彤侯合影

反驳，指出佛家的戒律和普度众生的精神是有助于社会安详，有助于民俗淳厚；佛法就如同哲学、天文学，也如诗歌、小说、音乐、绘画一样，虽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但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从曼殊大师的呼吁看，可以说他为佛教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使人看到他护法与弘法的殷切意愿。

点评

禅师们的生活，是一种平淡无奇却又让常人难以理解的生活方式。正因为它平凡而又洒脱，所以才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特别魅力。在我们看似矛盾而复杂的世界，在禅师们看来却是纯粹而又超凡脱俗的，他们像是生活在另一个和谐而又安详的世界里。

禅的内在让他们充满了神奇的色彩，而他们的言行给我们常人却是古怪而幽默、平易近人而又莫名其妙的感觉。其实，他们只是顺其自然、任性而为，虽然是同样的吃饭穿衣，而禅师们的无比智慧和潇洒风度却令人目瞪口呆、甘愿倾倒，甚至是望尘莫及。



苏曼殊与邵元冲、宫崎寅藏等合影









修行不离世间法

据说，曼殊大师是嗣受禅宗曹洞宗的法脉和衣钵，由此可见苏曼殊渊博的学识，以及灵慧睿智，否则他若不能悟透深奥的曹洞宗经义旨意，曹洞宗怎会选中苏曼殊作为传人？这也恰好证明苏曼殊在佛法与禅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和密行实证。

据说，苏曼殊是嗣受禅宗曹洞宗的法脉和衣钵，由此可见苏曼殊渊博的学识，以及灵慧睿智，否则他若不能悟透深奥的曹洞宗经义旨意，曹洞宗怎会选中苏曼殊作为传人？这也恰好证明苏曼殊在佛法与禅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和密行实证。

禅师超出凡俗之见的行径，在《五灯会元》、《碧岩录》等禅宗典籍中随处可见，正如太虚大师所说的：禅是最能代表中国佛教的。而以禅宗传播的风格和特色比较，可分为“悟心成佛禅”、“超佛祖师禅”和“各派宗门禅”。

“悟心成佛禅”是指，禅宗自南北朝时期宋朝末年由达摩大师传入，一直到六祖慧能大师下五代而止，这一时期是以悟心成佛为特色。

“超佛祖师禅”，是指禅宗自六祖慧能大师昌盛发达，门下子孙人才辈出，将禅宗发扬光大，并形成了几大支派，就是后来所谓的“五宗七家”，这一时期是以超佛的祖师禅为特色。

“各派宗门禅”，是指“五宗七家”的支派信徒，各自秉承家风，以寺院法脉及宗师开示为依归，而各守本派门风参悟禅宗最高旨意为特色。

神宗自六祖慧能大师之后，经过马祖与南岳石头二位禅师的发扬，培育出一大批杰出的禅门巨匠。下面是一个公案，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大师风范。



夹山善会禅师门下有一位弟子，一天，这位僧人到石霜庆诸禅师那里参学，他刚见到石霜禅师就说："我什么都不知道。"石霜禅师就告诉他不必多说。那禅僧道："彼此珍重。"

他又到了岩头禅师那里，见到岩头禅师也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岩头禅师没有理睬，只嘘了一声。禅僧又道："彼此珍重。"当他准备离开时，岩头禅师说："你虽然年轻不懂事，但还是一个可造之才。"

夹山善会禅师的那位弟子回到了夹山，然后把一切经过对夹山善会禅师讲了一遍。第二天，夹山禅师说法，先让那位弟子把他的参学过程讲了一遍，然后问众弟子："你们中有没有悟出道理的？"结果没有人站出来。



苏曼殊与朱少屏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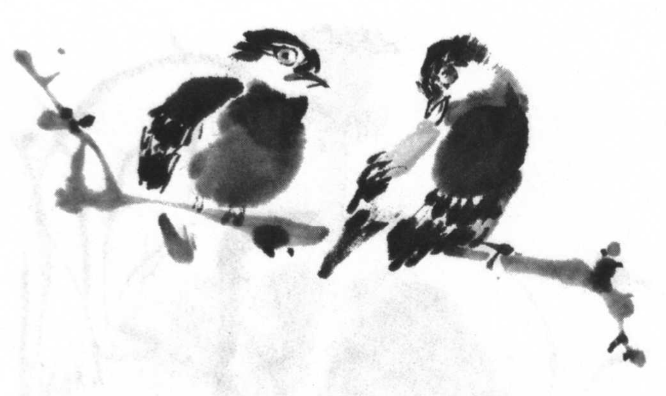
夹山禅师说："还是我来说吧。石霜禅师那里虽有杀人刀，可惜没有活人剑。但岩头禅师那里既有杀人刀，也有活人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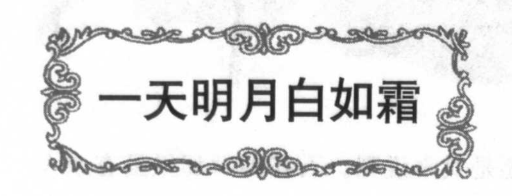
这就是禅宗的风格——同样的话语、相似的对话就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

点评

正如太虚大师所说的：禅是最能代表中国佛教的。







这就是苏曼殊，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精神，虽是世外之人，但正如他在《讨袁宣言》中所说的："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

苏曼殊虽然出家为僧了，但是民族的危难又使他不能置之度外、忘情于现实。

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在日本东京加入留日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次年，他又加入了拒俄义勇队。1907年，

他在日本与幸德秋水等组织了“亚洲和亲会”，公开提出“反抗帝国主义”的主旨。同年，他还和鲁迅等人筹办文学杂志——《新生》，但没有成功。1913年，他还发表了《讨袁宣言》，历数袁世凯祸国殃民的罪恶。

这就是苏曼殊，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精神，虽是世外之人，但正如他在《讨袁宣言》中所说的：“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

曼殊大师认为，禅能深入并影响人心，丰富人的精神和心灵，如甘霖之滋润，如春风之温暖，给人开豁神智，给民族之奋发图强。甚至，其他意识形态或文艺类型是无法与它比拟的。

禅宗从来没有脱离人世间万事万物，她可以让你在贫富得失、荣辱苦乐、寒暑冷暖、是非人我面前不动心、不动气，并且让我有智慧能更好的处理或超越它们。



禅者虽然重视师父的言传身教，但六祖大师所倡导的"迷时师度，悟时自度"，更能代表禅者的风范。诗云："赵州八十犹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及至归来无一事，始知空费草鞋钱。"由此可见，一个参禅者为了求真的精神，虽然八十岁的高龄，也得找到自己生命的答案，这样才能不辜负自己的一生。

曼殊大师早在1902年就参加了留日学生中以反清为宗旨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是辛亥革命运动时期的觉悟分子之一。1903年，他又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再后来，拒俄义勇队改组为带有反清色彩的军国民教育会。不仅如此，曼殊大师与孙中山先生也有密切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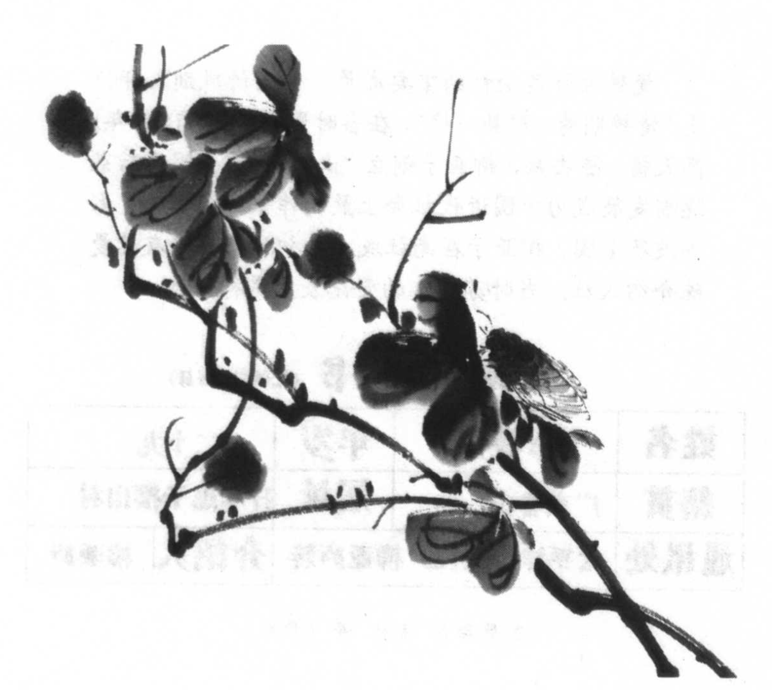


孙中山为苏曼殊墨迹题字

辛亥革命后，苏曼殊又回国了，并进入上海《太平洋报》工作。1913年，发表《反袁宣言》，历数袁世凯窃国的罪恶行径。这就是苏曼殊，不甘人后的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点评

禅，无形无相，无有定论，但又无所不在。可以这么说，禅可以是打坐，禅可以是走路，禅可以是做人，禅也可以是革命。那么，苏曼殊也自然是在参禅悟道间了。









加入“南社”

曼殊大师是南社的重要成员，他的诗风别人评论是“清艳明秀、别具一格”，在当时影响很大。1909年，高天梅、陈去病、柳亚子创立“南社”，这个团体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上最的作家社团之一，影响波及全国。柳亚子在南社成立之初就将其好友苏曼殊介绍入社。当时苏曼殊的登记表上这样记载：

南社入社书（元年四月五日）

姓名	释曼殊	年岁	二十九
籍贯	广东香山	居址	日本逗子樱山村
通讯处	太平洋（报社）柳亚庐转	介绍人	柳亚庐

苏曼殊入“南社”表（局部）

有人总结说：苏曼殊的小说，多是争取婚姻自由的——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们追求自由、幸福，以及相思的爱情，矢志不二、至死不渝，但大都为礼法、门第、家族、金钱等社会势力阻挠，不能如愿，最终以悲剧结束。而在小说中，苏曼殊却将它转化为主人公的反抗和屈服、入世和出尘、痛苦与解脱之间的矛盾心理，但最终是完美至善占了上风。总之，他的作品就充满了浓厚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情调。他的小说多是以爱情为线索，而表达他了追求自由的心愿，以及禅宗的洒脱风格。比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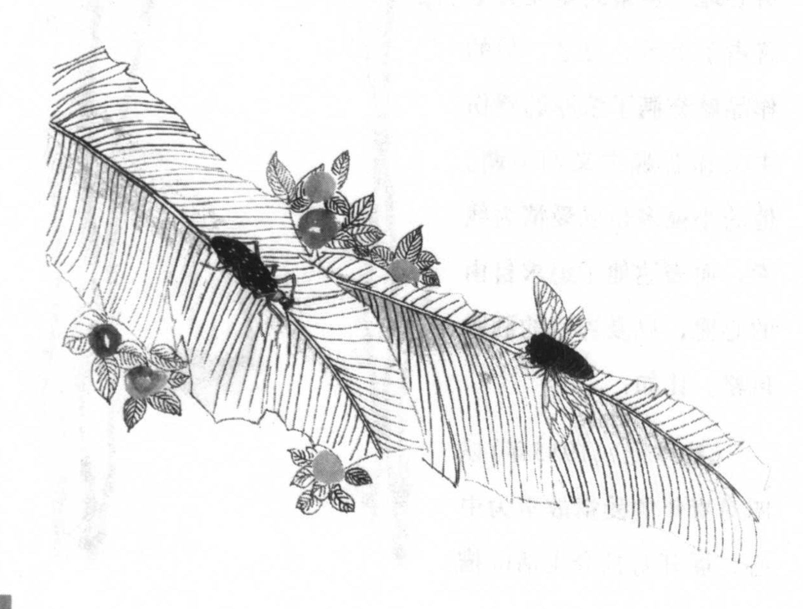


《绛纱记》(1915年)以四对青年的爱情故事为中心，展开对社会生活的描

写。小说写了华侨资本家的倾轧、破产，批判资产阶级以金钱财富为轴心的婚姻关系的卑鄙。它又通过一场“洋场骗术”的描写，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在中国的恶劣影响。

《焚剑记》(1915年) 表现了主人公爱情生活。小说讲述了两个女主人公：一个为姨母迫嫁逃亡出外，反来又为他人逼嫁，只好再度逃亡，最终流离而死；另一个则是在未婚夫死后，被逼抱着“木头相”成婚，最后守寡终身。苏曼殊借这部小说，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沉痛的指责与控诉。

《碎簪记》(1916年)塑造了一个封建礼教代表者的形象。小说主人公反对子女婚姻自主，认为“自由恋爱是蛮夷之风，不可学也”。在他的干涉下，三个男女青年都殉情而死。本篇



在作者小说中最富于抗议精神，发表于《新青年》。陈独秀称赞它具有“反对黑暗野蛮时代”的战斗意义。

《非梦记》(1917年)写了一对贫富不同的青年男女的爱情遭遇，并以悲剧告终。小说讲述了：男主人公被婶母逼迫抛弃了贫寒的画师女儿，另娶了一位“家累千金”的门当户对的女子，结果女主人公投水而死，男主人公最后也当了和尚。影射了苏曼殊自身的经历以及对雪梅的悲思。



苏曼殊虽然自知多情，但他对出家修道之心还是十分坚定的，而对整个佛教的命运也是十分关注的，这在他与章炳麟同写的《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及《告宰官白衣启》二文中有详细表述，内容慷慨豪迈、义愤填胸，文笔也是十分精彩的；而对于英雄豪杰，他也是充满了敬重之情，如他的诗《过平户延平诞生处》就是最好的表达。







女杰郭耳缦

苏曼殊对鉴湖女侠秋瑾的英勇就义特为赞赏，他曾为秋瑾的诗歌撰序，开篇就是："死即是生，生即是死。"他说："秋瑾以女子之身，能为'生四'请命。"这是以大乘菩萨来看待革命志士秋瑾，他真正钦佩的是秋瑾的视死如归。这或许就是苏曼殊入世态度的最强烈的体现吧。

苏曼殊曾经就当时国外女侠郭耳缦写过《女杰郭耳缦》一文，全文如下：

女杰与无政府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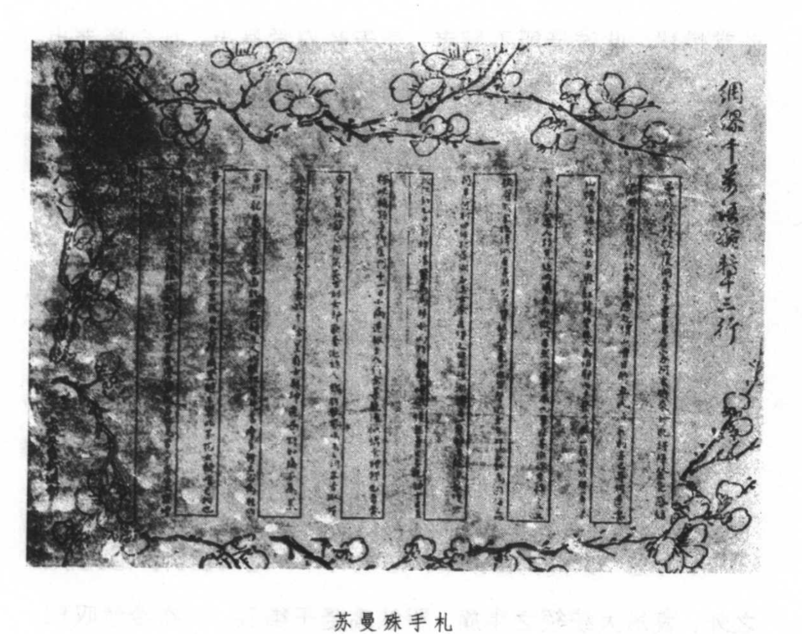
咄！咄！咄！！！北美合众国大统领麦坚尼，于西历一千九百〇一年九月十四日，被枣高士刺毙于纽育博览会。捕缚

之后，受裁判。枣高士声言：“行刺之由，乃听无政府党史巨魁郭耳缦女杰之演说，有所感愤，决意杀大统领者也。”

当局者下捕郭耳缦女杰之令，追寻四日，竟由无政府党员西脑李斯之住宅就缚。

女杰之素行

郭耳缦年三十二，生于俄京圣彼得堡。当十六年前，姊妹偕至美国，定居于洛旗斯达。身在中流社会，常寄同情于不幸之贫民；被种种不正裁判事件所驱，竟投身于无政府党，以鼓吹该党之主义为生涯。



苏曼殊手札

女杰与枣高士之关系

郭耳缦与枣高士无深交，彼此仅面会一次，亲与谈话，亦不过片刻之间耳。五月中旬，郭耳缦在库黎乌兰市开演讲会二次；时枣高士临会，听其议论，雄心勃勃，谋杀大统领之机已动于此。政府指女杰为暗杀之教唆者，非偶然也。

女杰之气焰

郭耳缦曰："无政府党员，非必须嗾使枣高士加凶行于大统领也。大统领何人？自无政府党之眼视之，不过一最无学无用之长物已耳！有何所尊崇？然则无政府党亦何为而必加刃于此无用之长物也耶？当世之人，于大统领之被杀也，亦非常惊扰，此诚妾所不解者。妾无政府党员也，社会学者也。无政府党之主义，在破坏社会现在之恶组织，在教育个人，断非持利用暴力之主义者。妾之对于该犯人之所为，毫不负其责任，因该犯人依自己之见解而加害于大统领。若直以妾为其教唆者，则未免过当也。该犯人久苦逆境，深恶资本家之压抑贫民，失望之极，又大受刺激，由万种非愤中，大发其拯救同胞之志愿者耳。"

狱中之女杰

斯时也，女杰拘留狱中，意气轩昂，毫无挫折。遥见铁窗之外，哀吊大统领之半旗，飘然高竖于街头，女杰冷然叹曰：

"大统领死，是奚足怪？人皆有必死之运命，王侯贵族劳动者，何所区别耶？麦坚尼之死也，市民皆为之惜，为之悲。何为乎？特以其为大统领故，而追悼之耶？吾宁深悼夫市井间可怜劳动者之死也！"其卓见如此。女杰后卒放免，而枣高士遂定罪。

英皇之警戒

英皇爱德威尔七世，因此深为之怯，日夜孜孜，严加警戒；常使数名微服警官，卫护身边，如秦始皇也者。噫！皇帝，皇帝，诚可怜矣！

各国无政府党之应响

是时各国之无政府党人，云起响应：如某宝玉商与法人富塞伦氏论南非洲之惨状，而归咎于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宝玉商遂嗾富氏刺杀张伯伦，而富氏不允诺；宝玉商怒甚，即在地上执起铁棒，将富氏击毙，此宝玉商固有名之社会党员也。同日又有加拿大警电，云英国皇太子巡游殖民地之时，有无政府党员，抱暗杀之目的，同到市中。后市长知之，严为防护，乃免。千八百九十八年九月一日，奥匈国皇后以利沙伯托，正徒步游览于瑞西国更富市间，忽被二十五岁之工人所诛，是非无政府党员意大利路易基尔秦之所为乎？又千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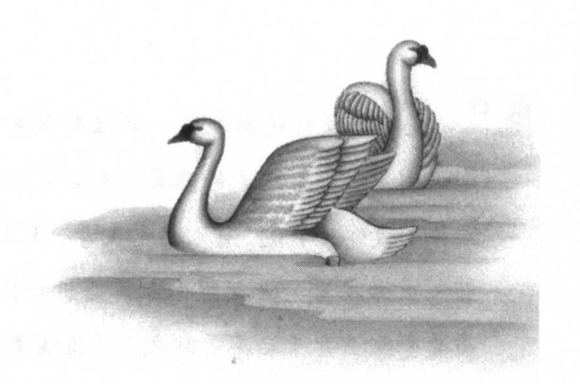
百年七月二十九日，意帝夫毋倍尔德一世，由罗马市郊外蒙萨村之归途，殪于凶人之手，是非无政府党员意大利人布列西之所为乎？又千九百〇一年三月六日，德皇威廉第二世，赴布内门市之火车站，途中遇一工人，持铁片袭来，帝乃负伤；又千九百〇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比利时今皇雷阿活尔第二世，尝受短铳弹丸，幸负微伤，是非无政府党员意大利人夫尔诺之所为乎？继此风云，尚不知其何所极也！



苏曼殊像

点评 处于动乱时代的人们，不但要在生活上追求安稳，也还要寻求心灵的慰藉，为心灵寻求一个安身立命的载体。于是，有人追求文学，有人追求艺术，有人求诸政治，也有不少人把思想寄托于宗教上。而苏曼殊出身于动荡的时代，又值遇变化多端的家庭，于是就造就了他坚贞好强、追求完美的性格，也促使他不断地在佛法、禅学、文学和绘画上精益求精，一代天才就此诞生。







呜呼广东人

由于清末民初的动乱时局，让苏曼殊内心产生了极大的激荡，让他更觉得佛陀所说的“生命无常”是极为正确的真理，于是让他入世不是，出世又怕置身事外，而不能有所作为。于是，虽然有些放浪形骸，但内心对佛、救世主义同等重视，一直想兼顾周全，这就是他一生浪迹天涯而又僧俗两难全的原因。

时代的衰微，原因固然很多。但以中国近代史的状况来看，主要还是因为当时清政府的懦弱无能。为了推翻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涌现出一大批仁人志士。曼殊大师被人称之为“革命和尚”，正是来源于他积极的入世态度：

吾悲来而血满襟，吾几握管而不能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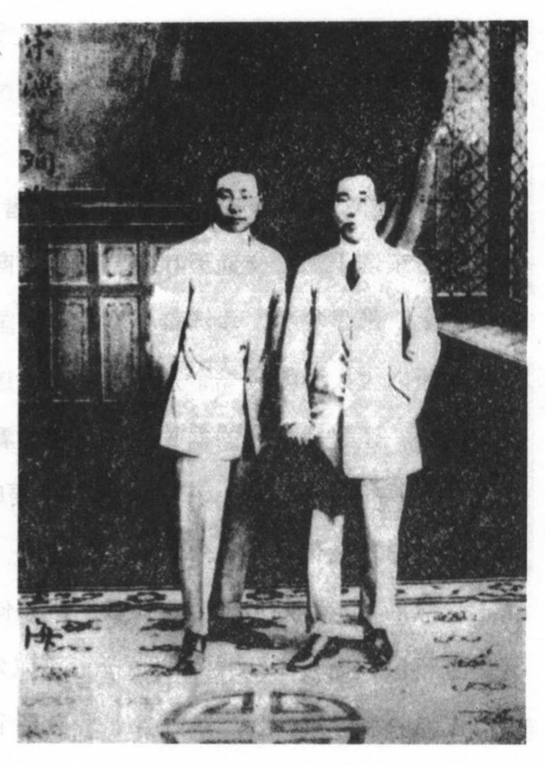
吾闻之：外国人与外省人说，中国不亡则已，一亡必亡于我广东人手。我想这般说，我广东人何其这样该死，岂我广东人，生来就是这般亡国之种么？

我想中国二十一行省，风气开得最早者，莫如我广东。何也？我广东滨于海，交通最利便，中外通商以来，我广东人于商业上，最是狡猾。华洋杂处，把几分国粹的性质，淘溶下来，所以大大地博了一个开通的名气。这个名气，还是我广东的福，还是我广东的祸呢？咳，据我看来，一定是我广东绝大的祸根了！何也？开通二字，是要晓得祖国的危亡，外力的危迫；我们必要看外国内国的情势，外种内种逼处的情形，然后认定我的位置。无论其手段如何，根本二字，万万是逃不过，断没有无根本的树子，可以发生枝叶的。

依这讲来，印在我广东人身上，又是个什么样儿？我看我广东人开通的方门，到也很多。从维新的志士算起，算到细崽洋奴，我广东人够得上讲开通二字者，少讲些约有人数三分之一；各省的程度，实在比较不来。然而我广东开通的人，虽有这样儿多，其实说并没有一个人，也不为过。何也？我广东人有天然媚外的性质，看见了洋人，就是父爷天祖，也没有这样巴结。所以我广东的细崽洋奴，独甲他省。

我讲一个故事，给诸位听听：香港英人，曾经倡立维多利亚纪念碑，并募恤南非洲战事之死者二事，而我广东人相率捐款，皆数十万，比英人自捐的还多数倍；若是遇了内地

的什么急事，他便如秦人视越人的肥瘠，毫不关心。所以这样儿人，已经不是我广东人了！咳，哪晓得更奇呢！我们看他不像是广东人，他偏不愿做广东人，把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弃掉，去摇见乞怜，当那大英大法等国的奴隶，并且仗着自己是大英大法等国奴隶，来欺虐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你看这种人于广东有福？于广东有祸？我今有一言正告我广东人曰："中国不亡则已，一亡必先我广东；我广东不亡则已，一亡必亡在这班入归化籍的贱人手里。"



苏曼殊与沈燕谋合影

于今开通的人讲自由，自思想言论自由，以至通商自由、信教自由，却从没有人讲过入籍自由；因为这国籍是不可紊乱的。你们把自己的祖宗不要，以别人之祖宗为祖宗，你看这种人还讲什么同胞？讲什么爱国？既为张氏的子孙，便可

为李氏的子孙。倘我中国都像我广东，我想地球面皮上，容不着许多惯门归化的人。呜呼我广东！呜呼我广东！这是我广东开通的好结果！这是我广东人开通的好结果！

我久居日本，每闻我广东人入日本籍者，年多一年。且日本收归化顺民，须富商积有资财者，方准其入归化籍；故我广东人，旅居横滨神户长崎大阪等处，以商起家者，皆入日本籍，以求其保护，而诳谝欺虐吾同胞。东洋如此，西洋更可想见。呜呼，各国以商而亡人国，我国以商而先亡己国！你看我中国尚可为吗？你看我广东人的罪尚可逭吗？

吾思及此，吾悲来而血满襟，吾几握管而不能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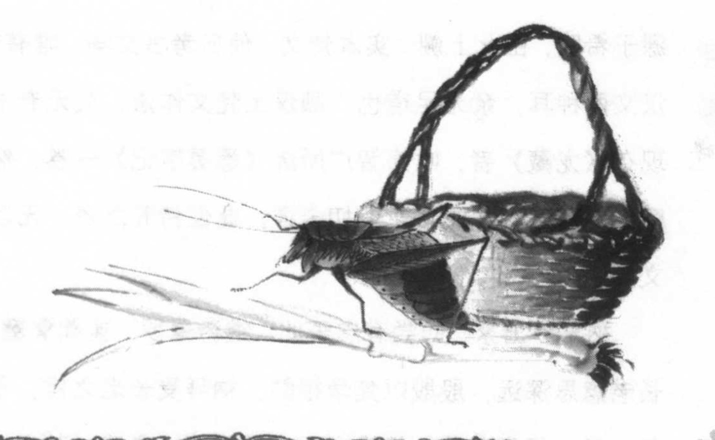
其实，佛法无非是让人醒悟自家的宝贝，开启自心本有的智慧，而不要去贪求别人的东西。就是不要向外驰求，正如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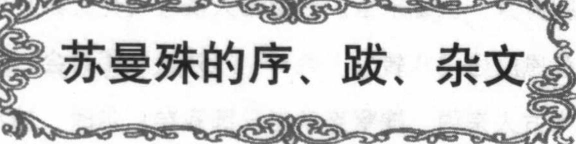


点评

聪明不等同于智慧，思维不等同于觉悟。一个人就是再好，能讲得天花乱坠也是没有用的，与参禅悟道无关——那只不过是耍嘴巴皮子而已，与禅的睿智、安详、沉稳没有任何联系。正因为学禅、悟道与名词声音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德山宣鉴禅师悟道之后，一把火烧掉了他花费多年心血而写成的巨著——《青龙疏钞》（德山宣鉴禅师俗姓周，在悟道前自信对《金刚经》研究透彻，天人无人能及，禅宗出名的"德山棒"），但后来在他的师父点化下悟道，便一把火烧毁了他的著作，边烧边说："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玄；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

大意是说：就算把所有的玄理都弄通了，也只不过像一根毫发放置在太虚中一样渺小；就算懂得了世上所有的机谋巧智，也只是像一滴水江入浩瀚大川一样微不足道；不在妙明本性、自心本源上下工夫，光靠研习经典是无济于事的。





苏曼殊的序、跋、杂文

苏曼殊集情僧、诗僧、画僧、革命僧于一身，有才有情，有胆有义，却半僧半俗地度过了他孤独而又短暂的一生。1918年，苏曼殊于弥留之际写下了八个字："一切有情，都无挂碍。"然后就离开了人世，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惋惜和感慨之情。

《梵文典》自序

如是我闻：

此梵字者，亘三世而常恒，遍十方以平等。学之书之，定得常住之佛智；观之诵之，必证不坏之法身。诸教之根本，诸字之父母，其在斯乎？夫欧洲通行文字，皆原于拉丁，拉丁

源于希腊。由此上溯，实本梵文。他日考古文学，唯有梵文、汉文两种耳，余无足道也。顾汉土梵文作法，久无专书。其现存《龙藏》者，唯唐智广所选《悉昙字记》一卷，然音韵既多龃龉，至于文法，一切未详。此但持咒之资。无以了知文义。

衲早岁出家，即尝有志于此。继游暹罗，逢鞠窣磨长老，长老意思深远，殷殷以梵学相勉。衲拜受长老之旨，于今三年。只以行脚劳劳，机缘未至。嗣见西人撰述《梵文典》条例彰明。与慈恩所述“八转”、“六释”等法，默相符会。正在究心，适南方人来说，鞠窣磨长老已圆寂矣！尔时，衲唯



有望西三拜而已。今衲敬成鞠窣磨长老之志而作此书。非谓佛刹圆音，尽于斯著，然沟通华、梵当自此始。但愿法界有情，同圆种智。抑今者佛教大开光明之运，已萌于隐约间，十方大德，必有具奋迅勇猛大雄无畏相者。词无碍解，当有其人。他日圆音一演，成金色佛遍满娑婆即婆。虽慧根微弱，冀愿力庄严，随诸公后。若夫忘言思，筌蹄俱废，奚以为是？然能尔也。

岭南慧龙寺僧博经书于西湖灵隐山。

点评 苏曼殊多才艺，诗、文、小说、绘画无不精通，尤其以诗的影响最大，故有“诗僧”之称。苏曼殊又是我国近代较早的翻译家之一。他精通日文、梵文、英文、法文，除节译过雨果的《悲惨世界》外，还译过《拜伦诗选》和印度小说《娑罗海滨遁迹记》。他还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编撰过《梵文典》、《初步梵文典》、《梵书摩多体文》、《埃及古教考》、《汉英辞典》、《英汉辞典》、《粤英辞典》等多部专著，不幸多已失传。据有人统计，苏曼殊在短短的十五年时间里，著述共达三十种以上，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文学因缘》自序

先是在香江读Candlin师所译《葬花诗》，词气凑泊，语无增减。若法译《离骚经》、《琵琶行》诸篇，雅丽远逊原作。

夫文章构造，各自含英，有如吾粤木棉、素馨，迁地弗为良。况歌诗之美，在乎节族长短之间，虑非译意所能尽也。

衲谓文词简丽相俱者，莫若梵文，汉文次之，欧洲番书，瞠乎后矣！汉译经文，若《输卢迦》，均自然缀合，无失彼此。盖梵、汉字体，俱甚茂密，而梵文"八转"、"十罗"，微妙傀琦，斯梵章所以为天书也。今吾汉土末世昌披，文事驰沦久矣，大汉天声，其真绝耶？

比随慈母至逗子海滨，山谷幽寂，时见残英辞树。偶录是编，闽江诸友，愿为之刊行，得毋灵府有难尘泊者哉？

曩见James Legge博士译述《诗经》全部，其《静女》、《雄雉》、《汉广》数篇，与"Middle Kingdom"所载不同，《谷风》、《鹊巢》两篇，又与Francis Davis所译少异。今各灵数篇，以证同异。伯夷、叔齐《采薇歌》、《懿氏谣》、《击壤歌》、《饭牛歌》，百里奚妻《琴歌》、箕子《麦秀歌》、《箜篌引》、《宋城者讴》，古诗《行行重行行》，及杜诗《国破山河在》等，亦系Legge所译。李白《春日醉起言志》、《子夜吴歌》，杜甫

《佳人行》，班固《怨歌行》，王昌龄《闺怨》，张籍《节妇吟》，文文山《正气歌》等，系Giles所译。《采茶词》亦见Williams所著“The Middle Kingdom”，系Mercer学士所译。其余散见群籍，都无传译者名。尚有《山中问答》、《玉阶怨》、《赠汪伦》数首，今俱不复记忆。



苏曼殊手札

畏友仲子尝论“不知心恨谁”句，英译微嫌薄弱。衲谓第以此土人译作英语，恐弥不逮。是犹倭人之汉译，其蹇涩殊出意表也。又如“长安一片月”，尤属难译，今英译亦略得意趣。友人君武译拜伦《哀希腊》诗，亦婉转不离原意，唯稍逊《新小说》所载二章，盖稍失精豪耳。顾欧人译李白诗不可多得，犹此土之于Byron也。其《留别雅典女郎》四章，则故友译自《Byron集》中。

沙恭达罗（Sakoontala）者，印度先圣毗舍密多罗（Viswamitra）女，庄艳绝伦。后此诗圣迦梨陀娑（Kalidasa）作"Sakoontala"剧曲，纪无能胜王（Dusyanta）与沙恭达罗慕恋事，百灵光怪。千七百八十九年，William Jones（威林，留印度十二年，欧人习梵文之先登者）始译以英文。传至德，Goethe见之，惊叹难为譬说，遂为之颂，则《沙恭达纶》一章是也。Eastwick译为英文，衲重移译，感慨系之。印度为哲学文物源渊，俯视希腊，诚后进耳。其《摩诃婆罗多》（"Mahabrata"）、《罗摩衍那》（"Ramayana"）二章，衲谓中土名著，虽《孔雀东南飞》、《北征》、《南山》诸什，亦逊彼闳美。而今极目五天，荒丘残

《潮音》跋原稿

照，忆昔舟经锡兰，凭吊断塔颓垣，凄然泪下。有“恒河落日千山碧，王舍号风万木烟”句，不亦重可哀耶！

点评

曼殊大师在小说中十分注重主人公心理的矛盾变化，实际是他自己内心痛苦的真实写照。他的文笔清新流畅，文辞婉转明丽，情节曲折动人，对后来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产生了较大影响。



燕影剧谈



余羁沪向不观新剧。间尝被校书辈强余赴肇明观《拿破仑》一出。节奏支离，茫无神采。新剧不昌，亦宜然矣。前数年东京留学者创春柳社，以提倡新剧自命，曾演《黑奴呼天录》、《茶花女遗事》、《新蝶梦》、《血蓑衣》、《生相怜》诸剧，都属幼稚，无甚可观，兼时作粗劣语句，盖多浮躁少年羼入耳。今海上梨园所排新戏，俱漫衍成篇；间有动人之处，亦断章取义而已，于世道人心何补毫末？约翰书院某君为余言："青年会有精通英吉利语数君，近亦略习莎士比亚（原译沙士比尔）剧曲，将于此土演而行之。"余曰："亦诚善哉！第不知数君将以原文演唱，抑译而出之耶？二者都非其时也。何则？一以国人未尝涉猎域外文学风化；二无善知识，如日本坪内雄藏耳——坪内生平究心莎氏之学，且优于文事者也。燕影肄业早稻田，为燕影教授，又尝观其亲演《丹麦国皇子咸烈德》一出于帝国剧场，——此为莎氏悲剧，畏庐居士所译《吟边燕语·鬼诏》一则，其梗概也。夫以博学多情如坪内尚不能



苏曼殊手札

如松雪画马，得其神骏，遑论浅尝者哉？若谓如欧、美士人建设莎氏学会，专攻其业，燕影有厚望焉！”沪上闻改良新剧之声久矣，然其所谓社会教育者，果安在耶？迹彼心情，毋亦以布景胡装，兼浅学诸生抄自东籍诸新名词，为改良耳。于导世诱民之本旨何与焉？世道衰微，余实为叹！

曩者，友人言新民社剧颇能感人，余昨夕病稍脱体，姑往观之。趣剧名《弃旧怜新》，尚多牵强之处。正剧名《张诚》，亦能描摹社会情态。黄小雅去张诚，声容并茂，出其孝悌之心，所以惩天下之为人继母者。此剧悲欢离合，正近情理，能令人喜怒哀乐。以新民社会诸君俱有愍人之至意，相彼昧者，其有昭乎！闻有《恶家庭》一剧，为乐风君杰作，余病未能往观。普愿沪上善男善女，莫以新剧尽不合时宜而忽之可耳。燕影自惜贫如潦水之蛙，不能缔造一新剧院于沪渎也！欧、

美剧曲，多出自诗人之手；吾国风人，则仅能为歌者一人标榜，大有甘隶妆台之意。此今日梨园名角贾碧云、梅兰芳、冯春航、毛韵珂之所以得党魁之目也！

燕影亦尝于彦通席上，为诗以赠碧云，有"江南谁得似，犹忆李龟年"之句。余以碧云温文尔雅，故云，非如小凤之梅郎为天仙化人。谁料旬日之间，友人咸称我为"贾党"，亦奇矣！文化好事，自古已然，若夫强作知音，周郎自命；及增缘导欲之事，其智反在梅、贾、冯、毛之下矣！

点评 人一生总与他的生长或教育环境大有关系，苏曼殊也有例外。他的悲观思想也是有来源的，比如他在十三岁时曾经害过一场大病，家长们不仅不给他延医治病，反而把他放在柴房里等死。这样的事，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而又刻骨铭心?！想必苏曼殊是终生难忘，而留下的将是永远的伤痛。

燕子龛随笔（部分）

记得我看过一个禅师故事，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什么叫“无相布施”、“真修实证”。这是一个韩国禅师的故事，是说有一位高僧名叫大安——因为没人知道他真正的法名，见他整天疯疯癫癫地喊着“大安、大安”，于是人们就称为他为大安大师。

大安大师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对着一轮明月大声称念着“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众生祈求福惠；想及因战乱或贫困疾苦而受罪的人们，他经常通宵达旦地称念菩萨圣号，悲切处常常是泪流满面。他的行为后来感动了当时被封为国师的元晓大师，并追随他很长一段时间；而大安大师总是以平常的生活小事来启发元晓，而令元晓大师受益匪浅。



记得其中有一件事，是说他们无意碰到了一窝狼仔，元晓大师很怕，但大安大师没有害怕的样子。而小狼好像还没有满月，眼睛还没有睁开，但似乎是母狼被猎人打死了，小狼有好几天没有吃东西，眼看就要饿死了。这时，元晓大师立即称念起“观世间菩萨”圣号，为小狼能平安活下来而祈祷。但大安大师立即说：“你不知道小狼的观音菩萨是谁，你怎么救它呢？”随后，大安大师去化了一些牛奶来，边喂小狼边对元晓说：“这（指牛奶）才是小狼的观世音菩萨，只有它才能救小狼！”当时，元晓大师听后大受感动，当即跪倒在地，以示感谢。

这个故事就是说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相应去做就是真智慧；也说明佛法得对机，不对机佛法就没有生命，没有生机；同时，也证实了佛经中所说的“法无定法”的真实性，所谓“法无高下，对机为上；本体无相，默契为主。”

“文能寄思，文能解愁。”，苏曼殊无论是小说、诗歌、随笔，还是绘画作品中，无不流露出他作为一名佛弟子的慈悲情怀，当他自己对未来无所适从时，他将一腔忧伤的心情用诗文或绘画来舒缓，来消愁——因为独臂难挡狂澜，他也只能如此了。随笔就是他的主要表现形式，如下：

（一）

英人诗句，以雪莱最奇诡而兼流丽。尝译其《含羞草》一篇，峻洁无伦，其诗格盖合中土义山、长吉而熔冶之者。曩

者英吉利莲华女士以《雪莱诗选》媵英领事佛莱蔗于海上佛子持蔡八，蔡八移赠与余。太炎居士书其端曰："雪莱所作诗，于西方最为妍丽，犹此土有义山也。其赠者亦女子，辗转移被，为曼殊阇黎所得。或因是悬相提维，与佛弟难陀同辙，于曼殊为祸为福，未可知也。"

（二）

作《寒山图》，录寒山诗曰：

闲步访高僧，

烟山万万层；

师亲指归路，

月挂一轮灯。

（三）

十二月望日行抵摩梨山，古寺黄梅，岁云暮矣。翌晨遇智周禅师于灶下，相对无言，但笑耳。师与余同受海云大戒，工近体，俱幽忆怨断之音。寺壁有迦留陀夷尊者画像，是章侯真迹。

张娟娟偶于席上书绝句云：

维摩居士太猖狂，

天女何来散妙香；



苏曼殊手札

自笑禅心如枯木，

花枝相伴也无妨。

娟娟语余："是敬安和尚作。"余曰："和尚一时兴致之语，非学吞针罗什。"敬安和尚即寄禅，有《八指头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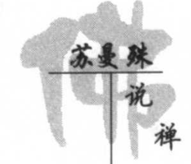
黄仲则"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想少情多人语。

泰西学子言："西人以智性识物，东人以感情悟物。"

点评

苏曼殊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绘画作品中，无不流露出他作为一名佛弟子的慈悲情怀，当他自己对未来无所适从时，他将一腔忧伤的心情用诗文或绘画来舒缓，来消愁——因为独臂难挡狂澜，他也只能如此了。





南洋话

衲南巡爪哇二次，目击吾邦父老，苦荷人苛法久。爪哇者，即《佛国记》所云“耶婆堤”是；法显纡道经此时，黄人足迹尚未至也。唐宋以后，我先人以一往无前之概，航海而南，餐风宿雨，闢有蛮荒。

迄万历时，华人往来通商者始众，出入俱用元通钱，利息甚厚。乃至今日，华侨人数，即爪哇一岛而论，既达三十余



万，蔚为大国矣。谁知荷人蚕食南洋，三百年来以怨报德，利我华人不识不知，施以重重压制。红河之役，复糜吾先人血肉殆尽；今虽子孙不肖，犹未付之淡忘。乃开春中华民国甫成，而荷人又以淫威戮我华胄，辱我国旗。

呜呼，荷兰者，真吾国人九世之仇也！今者当道群公，已与荷政府办严重交涉，固吾新国堕地啼声，应该一试；唯衲更有愿望于群公者，即非废却一切苛则弗休也。后此当重订商约，遣舰游弋，护卫商民，分派学人，强迫教育，使卖菜庸俱有六朝烟水气，则人谁其侮我者？爪哇野老尝为衲言："昔千余年前，华人缔造末里洞石佛山，工竣临行，土人依依弗忍遽别，问我华人何时复返。我华人答之曰，'后此当有白奴儿来此，替我经营，我返当以铁为路识之。'"今铁道刚筑至该地，宁非华侨业尽福生之朕耶！

点评 从苏曼殊的诗文书画中可以体会到，他的情绪总是起伏不定，心情多半总是郁闷忧虑的。因为苏曼殊内心更多是推崇禅宗的平实与睿智，所以他时僧时俗，感情波澜起伏——时而壮志激烈，时而放浪不羁，但这一切都来自他独特的生活经历、禅思的沉淀及忧郁的个性。



幽光录

吾粤滨海之南，亡国之际，人心尚已；苦节坚贞，发扬馨烈，雄才瑰意，智勇过人。余每于残籍见之，随即抄录。古德幽光，宁容沉晦？奈何今也有志之士，门户崎龁，狺狺嗷嗷。长妇姹女，皆竞侈邪。思之能勿涔涔堕泪哉？船山有言：末俗相率而为伪者，盖有习气而无性气也。吾亦欲与古人可诵之诗，可读之书，相为浃洽而潜逡其气，自有见其本心之日昧者，是亦可以悔矣。

僧祖心，博罗人，礼部尚书韩文恪公长子。少为名诸生，才高气盛，有康济天下之志。年二十六，忽弃家为僧，禅寂于罗浮匡庐者久之。乙酉，至南京，会国再变，亲见诸士大夫死事状，纪为私史。城逻发焉，被拷治，惨甚。所与游者忍死不一言。法当诛死，会得灭，充戍沈阳。痛家而哦，或歌或哭，为诗数十百篇，命曰《剩诗》。其痛伤人伦之变，感慨家国之亡，至性绝人，有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者。读其诗而种族之爱，油然以生焉。盖其人难居世外，而自丧乱以来，每

以典涩苟全，不得死于家国，以见诸公于地下为憾。而其弟骥、骤、骊以抗节，叔父日钦，从兄如琰，从子子见，子亢以战败，寡姊以城陷，妹以救母，骤妇以不食，骊妇以饮刃，皆死。即仆从婢媵，亦多有视死如归者。一家忠义，皆有以慰夫师之心。嗟夫！圣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诸禅；忠臣孝子无多，大义失而求诸僧；《春秋》已亡，褒贬失而求诸《诗》。以禅为道，道之不幸也，僧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诗》为《春秋》，史之不幸也。剩诗有曰：

人鬼不容发，

安能复迟迟；

努力事前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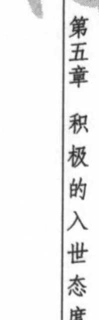
勿为儿女悲。

又曰：

地上反淹淹，

地下多生气，

呜呼，亦可以见其志矣！



零丁山人，姓李，名正，字正甫，番禺诸生也。丙戌城破，其父及于难，山人乃髻首自名今日僧，遂居零丁之山。遇哀至，放声曼歌，歌文文山《正气》之篇，歌已而哭，哭复歌。四顾无人，辄欲投身大洋以死，与厓门诸忠烈魂同游。既又自念：吾布衣之士耳，与其死于父，何如生于君？死于父则无子，斯死父矣。生于君则

有臣，其尚可以致吾之命，而遂吾之志也乎？于是弃僧服而返。性好独坐，然亦非习为禅观者。一室深闭，人莫知其所为。窃窥之，每一剃发，即以纸钱包裹，具衣冠上山焚去，哭之呜咽。试问之，则曰："吾发欲还之父母也；全归之未能，故伤之耳。"酒酣慷慨为诗，有曰：

身当病后哀歌短，

家自亡来骨肉轻。

又曰：

多病一身堪久客，

故园诸弟尚重围。

又曰：

夜夜哀魂同梦父，

年年孤影愧称兄。



又曰：

当天落日愁无影，

到地悲风壮有声。

皆悲酸惨绝，如猿吟鹤唳，不堪入耳。久之，郁郁竟以死，年三十七。悲夫正甫！士之不幸，其至此耶？生既无可奋其才，死而忠孝之心又不白，后之人其终以正甫为何如人耶？其为桑门也，臣之终，其弃桑门也，子之始。终始之间，呜呼，难言之矣！正甫一字零丁，零丁亦大洋名。自文文山

一至，数百年乃有正甫以哀歌招其魂魄，文山亦幸矣哉！

女以烈见，不幸也；而烈以魂见，使人得传其名氏，则犹为大幸。初广州有周生者，于市买得一衣，丹縠鲜好，置之于床。夜将寝，褰帷忽见少女，惊而问之。女曰："毋近，我非人也。"生怯趋出。比晓，闾里争来观之，闻其声，若近若远；久之而形渐见，姿容绰约，有阴气笼之，若在轻尘。谓观者曰："妾博罗韩氏处女也，城破，被清兵所执，见犯不从，触刃而死。衣平日所著，故附而来耳。"屈翁山哀之以辞曰：

彼绡者衣兮，水之不能濡，美人之血红如荼兮；

彼衣者绡兮，火之不能热，美人之心皎如雪兮。

毋留我绡兮，吾魄与之而东飘兮；

毋留我衣兮，吾魄与之而西飞兮；

噫嘻烈兮，不自言之而谁之知兮。

增城湛翼衙之女，及笄，受聘吴氏子。丙戌，广州不守，女投井而死。吴生欲迎丧以归，其亲串止之。有李生曰："凡女子许嫁字而笄之，死则以成人之丧礼之；况死于节者乎？"于是吴生迎丧以归。一夕月明，李见一好女子，身被湿衣，前拜曰："妾湛氏女也，非君执议，游魂无依矣。请赋诗志妾之死。"言毕而灭。屈翁山抚琴为之操曰：

呜呼嘻！井之阴阴兮，

美人以其魂嫁犹不沉兮，



匪一日之沉兮，

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

谢君之友兮，

以礼而合幽冥之瑟琴兮。

甲寅春，广州有请乩仙者，忽有自署苏氏者来，问其谁。曰：”妾广州绣花街人，年十七，嫁汪叔孟季子。庚寅冬，城破，吾父被杀。吾以几击清兵破头额，因磔我而死。”屈翁山为之歌曰：

击奴击奴

奴虽不死已碎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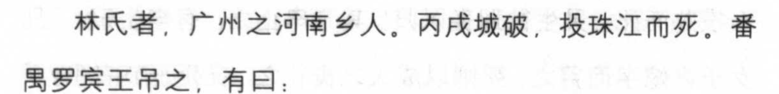
脑血可以溅吾夫；

纤纤女手有霹雳，

泰山难与秋毫敌；

丈夫何必是荆轲，

死为鬼雄随所击。



林氏者，广州之河南乡人。丙戌城破，投珠江而死。番禺罗宾王吊之，有曰：

黄泉随母逝，

白璧为夫全；

抱玉云飘海，

沉珠月在渊。

李氏者，番禺三元市人。庚寅，广州被围，胡骑抄掠得



之，不辱，赋诗十章而缢，有曰：

恨绝当时步不前，

追随夫婿越江边；

双双共入桃花水，

化作鸳鸯亦是仙。

味其辞，其夫必先自沉者。

丁亥某月，益阳王遇害广州，妃某氏，色美，清兵欲妻之。妃曰："王，故夫也，亟具棺衾，得尽一哀，以事新者，当无复恨。"兵出市棺衾，妃阴置小刀数十衵衣中，整刃外向，丧服哭泣视含殓，与兵出葬北山。既毕，兵遽前犯妃，妃大骂。兵怒，抱持益急，身数十处触刃，血漉漉仆地。妃乃反刃自杀。





屈翁山为歌云：

为我殓王，送之北邙；

逝将从汝，不惜新丧；

王魄已归土，同穴终何补；

利刃怀满身，欲切奴为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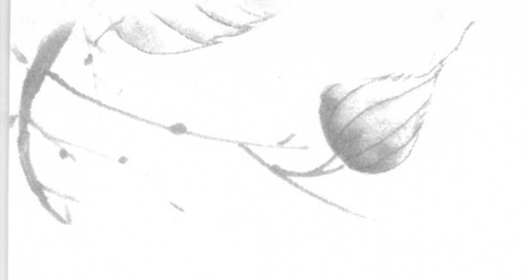
奴血何淋漓，痛楚莫予侮；

自刭以报王，黄泉相鼓舞。

点评

苏曼殊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总以其坚定的信念，始终坚贞不渝地追求着佛法的最高真理和生命的究竟解脱。但他的这种追求方式，并不是在理论的思辨中进行的分析——因为理论的思辨只是知识与悟性的纠缠，与真实的佛法及悟道无关，这也是禅宗一向比较反对的。

禅宗对中国人的影响一直都很大，直至如今。而佛教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宗派——密宗对禅宗也是很推崇的，并且有密宗大德赞叹禅宗为大密宗。其实，这个并不奇怪，《楞严经》中就有："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之语，也就是说佛法悟到究竟处都是一样的珍贵，没有高下之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金刚经》）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六章

寂寞身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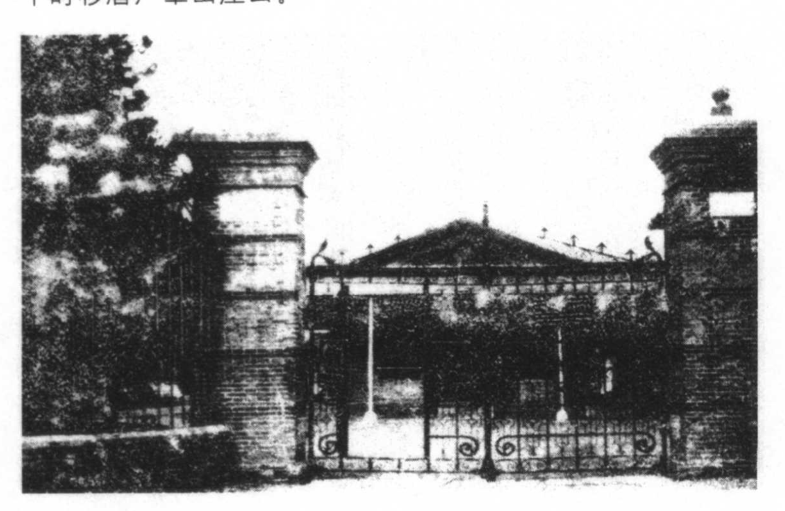






曼殊上人怛化记

曼殊上人苏玄瑛，工文词，长绩事，能举中西文学美术而沟通之，其道德尤极高尚。年来慨政局纷扰，社会堕落，常思至罗马，考察彼都美术；而郁郁多病，卒未成行。自去夏复胃病大作，时缠绵病榻，迭入某某数医院疗治，间获小瘳，然不久辄增剧。至昨日午后四时，竟怛化于广慈医院，由汪精卫先生代为料理棺殓。现定今日午后三时成殓，明日午前十时移厝广肇山庄云。



曼殊上人圆寂讣告

曼殊上人苏玄瑛师，于五月二日，在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示寂，择于三日午后三时成殓，四日午前十时移龛广肇山庄，此讣。

汪兆铭，丁仁杰，林镜台，周日宣谨启。



苏曼殊西湖墓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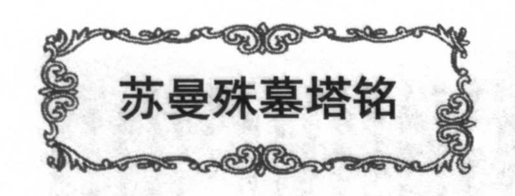


曼殊上人安葬孤山通告

兹定阳历六月八号（即阴历五月初七）上午九时，奉柩由沪宁北站启程，约下午四时到杭。凡沪杭两地同人，与有交谊者，请准期在站迎候可也。九号午时登穴，特此通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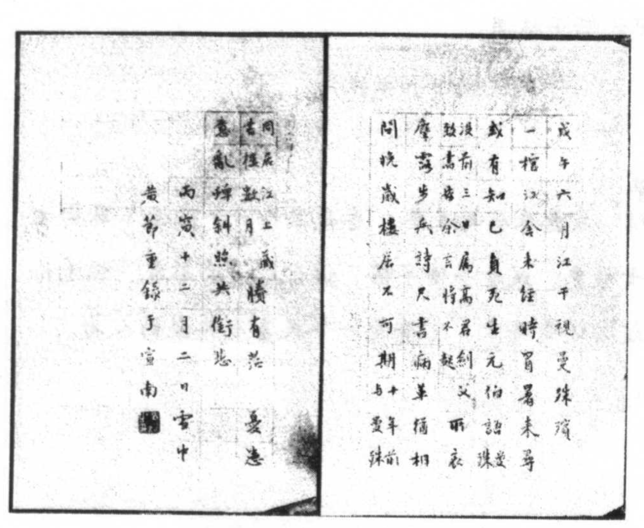
南社同人启





苏曼殊墓塔铭

呜呼，此吾亡友曼殊大师之塔！大师广东香山苏氏子，名玄瑛，字子穀，早弃冠服，不忘宗国，行脚万里，劬志一生，博通艺文，旁及语学，其人生平，此可知矣。大师母为日本人，故常居日本，归国以还，时时往省，盖虽舍家，笃于伦纪，其于朋游，弥勤信纳，有所不屑，驰书力诤，久而益敬，众所称焉。往与论交，几二十年，最后之别，岁为丁巳，大师遂于是岁五月，遽告怛化，年仅三十有五。甲子五月，



黄晦闻吊苏曼殊诗墨迹

张默君吊苏曼殊诗墨迹

友人为筑塔孤山之阴，诸宗元乃为撰铭，林之夏书之。铭曰：

终隐浮屠

夙恋此湖

藏骨于此

可无惭于林逋

中华民国十三年六月

点评

苏曼殊从始至终，总是保持一个浪漫不羁的才士形象，或者半僧半俗、近于疯子的形象，但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他将是一个极富有典型的人物。





曼殊大师年谱简编

苏曼殊曾在他的画——《题〈参拜衡山图〉》中提到过一首诗，是天然禅师写的。诗是这样说的："怅望湖州未敢归，故园杨柳欲依依；忍看国破先离俗，但道亲存便返扉；万里飘蓬双布履，十年回首一僧衣；悲欢话尽寒山在，残雪孤峰望晚晖。"这首诗如果用在苏曼殊自己的身世上，我想是再恰好不过了，可以作为他一生半僧半俗、浪迹天涯的最好总结。

1884年一岁　9月28日生于日本横滨，初名戬，号子穀，小字三郎。父亲苏杰生，广东香山县人。往来于中国和日本经商，1875年娶日本女河合仙为妾，后与其妹河合若私通，



生下苏曼殊。苏曼殊出生数月后，生母被迫离开，此后，便一直随河合仙氏生活。

1887年四岁 喜效奈良时裹头法师装。

1888年五岁 同父亲、河合氏第一次回到广东。改名玄瑛，号子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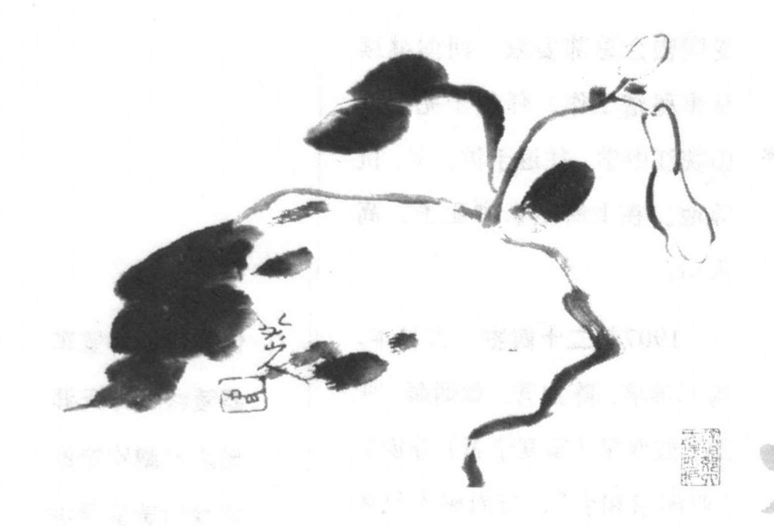
1890年七岁 在沥溪简氏大宗祠村塾读书，喜好绘画。在家中备受二庶母大陈氏虐待。

1891年八岁 养母河合仙氏回到日本。

1892年九岁 在香港跟随西班牙牧师罗弼·庄湘学习英文。

1895年十二岁 在广州长寿寺出家，法名博经，号曼殊。





1896年十三岁 回到广州，后到日本看望河合仙氏，在日本开始学习西方美术。

1898年十五岁 在早稻田学习政治至1900年。遇日本姑娘“静子”。参加中兴会活动，结识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胡汉民等。

1901年十八岁 受罗弼·庄湘资助到泰国学习梵文两年。

1903年二十岁 在西湖灵隐山著《梵文典》，后在上海撰《呜呼广东人》、《女杰郭耳缦》。

1904年二十一岁 在泰国主讲盘古青年学会，后回到广州。

1905年二十二岁 重回西湖，三个月后回到日本。

1906年二十三岁 加入光复会。与陈独秀同往日本，又

受同盟会总部委派，回国继续从事秘密工作。任教于芜湖赭山皖江中学，往返于沪、宁、杭等地。在上海结识柳亚子、高天梅。

1907年二十四岁 去日本，与刘师培、陈独秀、章炳麟、张继、波罗罕（印度学者）等创立“亚洲亲和会”。与周树人兄弟等创办《新生》杂志。《文学因缘》出版。探视河合仙及生母河合若。

1908年二十五岁 译著《拜伦诗选》出版，《潮音》完成初稿。

1909年二十六岁 在上海结识蔡哲夫，11月赴爪哇中华会馆任英文讲师。

1912年二十九岁 归上海，参加柳亚子组织的南社。应聘任太平洋报社主笔。《断鸿零雁记》发表于《汉文新报》。往返

何　处

何处停侬油壁车，
西陵终古即天涯。
拗莲捣麝欢情断，
转绿回黄妄意赊。
玳瑁窗虚延冷月，
芭蕉叶卷抱秋花。
伤心独向妆台照，
瘦尽失颜只自嗟！



于上海、香港、新加坡、安庆等地。

1913年三十岁 往返于安庆、上海之间。任教于安庆安徽高等学堂。岁暮，患肠疾赴日本养病。

1914年三十一岁 《天涯红泪记》发表于《民国》杂志。

1915年三十二岁 《绛纱记》、《焚剑记》发表于《甲寅》杂志。

1916年三十三岁 《碎簪记》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作小说《非梦记》。

1917年三十四岁 往返于沪杭，在上海因肠胃病发作住院。

1918年三十五岁 病情加剧。5月2日，曼殊大师留下八个字："一切有情，都无挂碍"后，在上海广慈医院圆寂。

点评

从某个角度讲，苏曼殊代表了中国当时的佛教僧人的真精神。他虽有不拘小节、放浪不羁的个性而为时人所微议，但他最终还是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去真参实悟，获得无上甚深的智慧，并没有真正破坏佛的大戒。而且，从他的笔墨之中随时可以见到他那慈悲济世的情怀以及弘法护教的志愿。他虽然没有为整个佛教的复兴或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却在乱世中为周围的人树立了道德和人品的典范，亦属难得。



苏曼殊的诗

花 朝

江头青放柳千条，

知有东风送画桡。

但喜二分春色到，

百花生日在今朝。

春 日

好花零落雨绵绵，

辜负韶光二月天。

知否玉楼春梦醒，

有人愁煞柳如烟。

迟 友

云树高低迷古墟，

问津何处觅长沮？

渔郎引入林深入，

轻叩柴扉问起居。

本事诗（二）

碧玉莫愁身世贱，

同乡仙子独销魂。

袈裟点点疑樱瓣，

半是脂痕半泪痕。

樱花落

十日樱花作意开，

绕花岂惜日千回？

昨来风雨偏相厄，

谁向人天诉此哀？

忍见胡沙埋艳骨，

休将清泪滴深杯。

多情漫向他年忆，

一寸春心早已灰。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苏曼殊说禅
作者＝大荒，隐尘编著
页数＝２０８
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２００６年０５月第１版
ＳＳ号＝１１６２１８２０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６０３３０７３
ｕｒｌ＝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１．ｄｕｘｉｕ．ｃｏｍ／ｂｏｏｋＤｅｔａｉｌ．ｊｓｐ？ｄｘＮｕｍｂｅｒ＝０００００６０３３０７３＆ｄ＝０３Ｄ８Ｃ１２Ｂ６Ｄ６５０ＦＡ５０８６Ｄ３６０Ａ６５９Ｅ７Ｅ８０＆ｆｅｎｌｅｉ＝０２１５０４０６０５３２＆ｓｗ＝％ＣＢ％Ｄ５％Ｃ２％ＦＣ％ＣＡ％Ｅ２％ＣＢ％Ｂ５％ＥＣ％Ｆ８